

獸道

沙汀著

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350元

56









獸道

沙汀著

群益出版社



64174



獸道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題記 | 一 |
| 瑩兒 | 五 |
| 恐怖 | 二一 |
| 孕 | 四三 |
| 丁跛公 | 六五 |
| 兇手 | 八五 |
| 逃難 | 九九 |
| 為了兩升口糧的緣故 | 一一五 |
| 代理縣長 | 一二九 |
| 祖父的故事 | 一四七 |
| 獸道 | 一六五 |
| 在祠堂裏 | 一八一 |



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題記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這里的十二篇小說，是從四個短篇集選出來的：航線，土餅，苦難和祖父的故事。前三種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，上海陷落，紙型來不及運出，隨後書店又遭敵人查抄一次，下落也就更加渺茫。後一種由鄭振鐸先生編入文學研究會一套叢刊里面，由商務印行，因為戰事關係，至今不曾得到一點消息。

這四本集子，共有小說四十篇，我在上海期間所寫的東西，大體盡於此了。現在選出這十二篇來，雖然多少有點敝帚自珍的意思，但這並非我的選集，目的倒在：第一，保存一部份材料免致失散，其次，我相信少數並無成見，真情實意喜歡我的作品的讀者，或許還需要翻翻它們。

1

我說不是選集，這也並非自謙，因為無論如何，我現在還沒到要出一本選集的時候。而這個的不妥當，正如朋友們半開玩笑，親封我為幽默作家，諷刺作家時所常感覺到的不

妥當一樣。老實講吧，雖然才能天分都有限，當一想到若干成績斐然的師友，都還在努力精進的時候，我也實在羞於故步自封，站下來不走了。

我初學寫小說，是一九三零年，這里面寫作時間最遲的一篇東西，是三六年六月，因此這也不能說是選集。同時，也沒有將戰前的創作活動一結束的意思，因為一般的說來，我並不覺得我在題材上，見解上，戰前戰後有着怎樣的差異。如果強要說它們也有不同的地方，這個不同，也只表面的不同而已。然而，如果挪通迴顧一下我短短的創作歷程，要找出一個差異來，也不是很難的。大體說來，航線土餅以後所寫的作品，較為合乎我的理想，寫的時候也痛快省力。因為它們都是我所熟知的題材的緣故。而航線土餅當中的大部作品，則多是憑一時的印像，以及若干報紙通信拼製成的。正惟其如此，寫起來吃力不必說了，最主要的，是頗難於寫出一個壓秤的人物。

因此，便在這一本材料有限的集子當中，讀者也不難看出，編在最末的各篇，所有的故事，人物，背境，都已經取材於四川了。而且，一部份着重在寫人物。這個改變，在我是頗為有意義的，而促成這個改變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我一九三五年回過一次故鄉，重新

接觸到了生活。由此也更可見生活智識之於我輩的重要。我常常這樣想，技巧誠然是了不得，它可能幫助你準確適當的處置你的材料，在攝取材料的時候。它能給你的方便也不會少；可是，如果和生活脫了節，你就只有架空，至少，你會覺得事半工倍。但自然，思想，是更重要，不過思想也必需以生活作養料，它才不致枯死，不致僅僅教會你裝腔作勢。

因為收在這里的全是戰前的作品，讀者也許以為它們和現實無關了吧？這是對的，若果你把現實同新聞看成了同義語；而現實一語若果別有解釋，那麼，至少至少，這里所表現的，正和目前的情形有着頗深的血緣關係。舉例來說：那位烹調專家，已經絕跡仕途了麼？沒有！說不定經過訓練，挑選，已經正式當了縣長，喉嚨也變得更粗了！丁鄉約也一定另外頂了個頭銜，正跛着條腿，挨家挨戶催收糧谷，并熱中於種種新政。而那個軟弱的智識份子，更不見得會對老婆的孕脈泰然處之！

最後，我還要放一大炮：我所寫的若果真已和現實無關，抗戰早勝利了！

編校既訖，信筆寫此題記。



一九四四，十一月卅日，於敵人西進聲中。



瑩兒

孩子一生下地我就隨時叮嚀着：

「瑩兒要讓他粗野些啊！沒嬌慣了。」

然而對這叮嚀，妻總瞞着不相信的眼光，有時還故意做出親暱的轆子氣人。

「你看，對瑜兒你總算盡了做母親的心了吧！怎樣？唉！」

後來，我甚至冒冒失失地例舉那天亡了的，第一個孩子警告她。這一來，妻底對孩子的擔心更不成話了，恨不得終朝啣在口裏。「一刻不見，就『瑩瑩呢』，『瑩瑩呢』地亂嚷，即使被絲線撞一下，也『痛麼？寶寶！』地嘮叨着。

有一次，我着實看不過了：

「我看你要嬌慣壞了才安心罷！沒錢人又怎樣呢？我看，要慣死才相信！」

回答是一片沒有料到的模糊的哭嚷。并且繼續嚷了兩三夜，說我存心咒她底寶貝，說

我是黑心肝……從此，我也就少注意孩子的教養了。一則，每天要到學校裏拌幾點鐘的嘴，回來又要儲蓄次一日的癡話，已夠人忙了；二來呢？孩子快滿五歲了，却還像嬰兒樣，一時一刻都貼在母親的胸膛上，臉色紙一樣白，吃淡薄的牛乳都會停食，我又不肯拿出自己的主張來，怕萬一發生甚麼差錯；心想：好罷！好罷！看你把他怎樣！說來，我是同在妻賭氣了。

唉！女人家是多難纏啊！至少，我底女人是這樣。無事地時候，總頑固地稱狠，可是，一有風吹草動，就嚇得像甚麼似的，拏不出主意來了。

日子我還清楚地記得，是五月前一個禮拜日的晚上。夜已深了，月亮像一個蒼白的浮腫的臉在向窗內窺視，突然，妻像鬼影似地坐落在我底書桌對面了，一會，怯生生地說：

「方子都用過了！怎樣啊，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我並沒有把眼睛從書上移開，只是漠然地反問。其實，妻說的甚麼，自己問的甚麼，是一點也不清楚的，我那時正抱歉自己底記憶力，已經被許多不必要的廢話弄壞了。

「唔？」

妻還是沒有張聲。從經驗，我嗅到某種不快意的氣味了，於是把鼻子從模糊的字堆裏捉出來，——妻在幽幽地暗泣呢！

「唉！又是這一套！說好了呀！」

這一下，更是手蒙了臉，放開嗓子哭了，好在我雖說吃驚，却還沒有嚇跑了自己的習慣，於是拍着她底肩頭，我唱起慣調來：

「啊，啊，羞呀！——好！是我不是！對吧？啊！說呀！你看，我多難過！」

「你也曉得難過麼？」

「好，就算我是木頭！但是，甚麼呀？」

後來，總算啾啾地把一切說明白了，還不是孩子的事！

跑進臥室一看，果然，小小的身體只剩一張皮和一付骨骼了，眼臉下垂着，顯出似睡非睡的神氣。

「唉！這就是你當母親的成績啊！」

或許是我們張惶的樣子太嚇人了，瑩兒也突然哭起來。

「啊啊，寶寶，啊啊……」

我一面安慰着孩子，一面抱怨着妻。但是事情已成了這樣，你指着鼻子，我指着眼窩地互相嘮叨一陣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

「唉，你們的話也難說啊！——還推麼？請醫生呀！」我終於這樣結束了毫無意味的抱怨和着急。

從這夜裏那個留長指甲，說話口水亂濺的中醫起，在一星期當中，中西醫生接連換了三四個；病症，雖說得有點恍惚，但我相信都診斷得不錯：虛弱。可是藥却一點也不見效。

自然，這病不是短期可以醫好，也不是靠藥瓶子藥湯繡可以醫好的。重要的，是在能夠使他喜歡玩，喜歡跑跳，像我自己幼年在田埂上抓泥土玩那樣。總之，要從母親底奶子底下解放出來才好啊！

「怎樣？讓他粗野些試試看，不要再婆婆媽媽的了！」

妻總算聽了我的意見，接着就買了些運動玩具給瑩。孩子的臉上，不久，果然有點血

色了，這才叫人稍稍安了心。

唉，那騎在小小的自動車上，踏着腳，把臉都給擰紅了的樣子，現在想起來還活現在眼前呢！唉，那蘋果色的臉，……不要想這些了。

的確，沒到一月，孩子就好了多少，彷彿能夠看見他生色，長肉，再少癟着睡眠不足的眼皮，張着小口，拖着妻底衣角，「媽媽，」「媽媽」地叫着的可憐的樣兒了。

「怎麼？早聽我說，——」

「對！你能幹！」妻笑着截斷我。「只是地方太小了，——呀！當心！」

地方真太小，瑩兒騎着車，不到幾步就碰牆壁，並且空氣很壞，輕輕的煤烟斑斑地貼在流汗的小臉上，暑假能夠搬到市外住一住，那就好了。

「我相信，孩子會發胖呢，只要挨近鄉間住。」

「不是麼？搬一搬好了啊！唔？」

9
想起來，這也許竟是我的錯誤了。自己不先提起或許不會搬到這使人傷心的屋子裏來吧？瑩兒也不會閉着他底小眼睛，沒理會爸爸媽媽的哭泣和嘆氣吧？因為，自我一提起搬

搬家的事，妻就每天「早搬好啊，」「你看，儘都服不起原呢，」「她同我拌嘴，要我不等到暑期就搬到市外去。後來，真地搬了，而不幸的打擊是來了。……」

屋子是坐落在市北的盡頭，一層樓的小洋房，左右有兩三家木料廠，同一些低矮的鋤鉛皮蓋的小屋，除了鋸木的柔和單純的調子，被空曠的田野磨軟了的遠遠的火車聲，沒有一點聲息。走出繞在門前的長長的籬笆，在初夏透明的空氣下躺着碧綠的田地，一住定，好像孩子胖胖的臉已經軟軟地貼在我頰上了。

「你看！好多了哩！」

「不是麼？來！瑩瑩，跳給爸爸看！」

這樣，我們一有閒，總是把孩子的體重，顏色，飯量，玩跳的事當做談話的資料，彷彿就說盡幾代人那樣長的時間也不會敗味。

倘是遇見瑩兒不愛跳動，呆拖着妻叫「媽」，「媽」的時候，妻便像失掉了靈魂似地問：

「怎麼？不舒麼？來，媽抱了！」

或者，夜裏陰沉着臉，飄到書房裏來：

「喇，今天沒玩呢！……」

「病了麼？……噫？」

「不！連車都沒騎！」

於是我總不能不跑去瞧瞧。可是，總又並沒甚麼：

「不要大驚小怪的！任他好了。」

一天星期早晨，妻像剛結婚時一般的活潑，帶着一根秤，跑到書房裏來，說：

「看！重了半斤多！——會像你個大胖子樣！」

「尖嘴！來，瑩！爹量看！」

妻也替我更大聲地叫，空氣都被快樂的聲音震響了。可是，我們重了八兩的孩子並沒有跟着叫聲歡躍進來，也沒應聲。

妻惶惑了，灶屋裏的江北娘姨忽然吼道：

「少爺在曬台上吧！太太！」

我和妻也沒想想，就奔到曬台上去。可不是麼，孩子正在牆邊的一只矮凳上面呢。

「媽，看！」瑩車過臉來向我們嚷，跟着又把尖尖的下巴靠在牆沿邊拏糖果往外面亂撒着，一面嚷道：「啊！接着啊！」

「啊呀！當心吶！」

我們跑去扶住他，順着小手望了過去：五六個襁褓的小孩子，弓着腰，拐着肩頭，正在一座垃圾堆上小牛似地互相擠撞。這在原先，我們並不知道，因為還沒到籬的那面去呢。

「怪不得我時常聞着怪氣味！」

妻驚慌地說，彷彿真有一股粗大的臭氣，從那些孩子們歡躍着的垃圾堆上發出來，並且像針似地刺入她底鼻管了，拖着瑩兒就要走。

「不，我看！……我不走呢！……！」

「還離得高呢！……別人喃？」

「我閉着都頭昏啦！……啊，媽給好東西！」

在妻哄騙了好久，並且答應買一架火車玩具之後，孩子才哭喪着臉，由妻抱着下去了。我却徬徨着，被一羣想抱怨人，想發點脾氣的心情所占據。但是抱怨誰呢？妻嗎？瑩

兒嗎？那些垃圾堆上的小英雄嗎？我自己嗎？我通通不明白！

我又貼近牆去。這時一個戴着變了形的黑呢帽，帽簷下露着短烟袋的漢子，拖着一輛方形車來了。接着，許多黑水晶似的眼睛，拋向那車箱去，小小的身體鑽動了。

「小鬼們！又亂撞吧！……讓！」

拖車的人笑罵着。等到拖近土堆，便把車箱上劃着白色字樣的一面取去，兩隻手一推，於是，那滿戴的黑褐色的穢物，便坍掉在那被無數求生的小手掘鬆了的地上，堆築起來。

一場衝撞開始了。

頭亂鑽着，拏膀子互相掀開別人的屁股和腦袋，一個戴便帽的小姑娘，被那大塊頭的孩子撞翻了，於是躺在地上哭罵，一會，她從口裏取出一塊東西瞧瞧，又放進嘴去，接着擰起身子，又擠進混亂着的陣營去了。另一個又被推翻了——不哭！挪一挪帽舌子，重新擠了上去。……

那已經坐在「車把」上休息着的老頭兒，隨時把煙袋從嘴裏取出，笑着嚷道：

「不要搶！都有分！小鬼！」

我興奮得想要笑出聲來，然而一個模糊的意念使我一怔，火熱的情緒低落了。我慢騰騰地離開曬台，想着那些孩子，想着瑩兒，想着我在田塍上抓土吃的幼年，想着我是被一種特殊的教育和機會帶到另一種生活裏來了，心裏就難過，……

妻的聲音從沉思裏把我喚醒了。她還在同娘姨吵嘴，說，爲什麼不帶耳朵，偏要忘了關曬台的門！

從這一次起，我對妻付予孩子的關心，發生反感了，她一提起瑩兒的肥了或瘦了，我總是生氣地回答：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」也不看她底臉色。

好在妻也少同我談起孩子的事了，只是不時說些挑釁的話，如像，「孩子今天，」剛說完半句，又突然改換口氣嘆道：「好！別人不高興聽！」由她對於我底苦笑和不張理的習慣的解釋，她是相信我底位置又發生問題了。

其實出毛病的，倒是我底腦筋啊。

那些求生的小手，暴把我底心情攪亂了，但對這，我無怨意，因爲她給我機會看清楚

了自己底腐爛。

當我看見自己的孩子，別人的孩子，不管黃的或白的，那穿着海軍服或獵裝，有着漂亮的皮鞋的一切小廢物，我總想擰着那蘋果似的小臉問：

「你們才是娘養的麼？」

我又想，要是把這些戴着牙紅邊的運動帽的寶貝，扔回那垃圾堆去，恐怕會像被藥的小耗兒似的死去吧！

唉！瑩兒倒做了第一個致輸品啊！這是偶爾中了我底懺語，也是支配着每個生物的法則底必然結果呢？我們這些單吃不做的灰色生物，已經失掉生存的自然能力了，就連幼者也受了我們空虛生活的累！

要是我像自己的父輩樣，在烈日下，在風雨下，推着犁頭，揮着汗水，用自己底手爭取自己底生存，那，瑩兒會正筋蓬蓬地騎在大黃牛的背上，大聲武氣地吼着山歌吧？唉！我咀咒這空虛的生活，詛咒那我僥倖得到的特別的機會和教育，……

一天，我正從學校裏回來。剛跨進門，一片吵嚷聲把我驚嚇住了，一問，又是孩子！

孩子不見了，妻罵娘姨不當心。娘姨拍着圍裙回嘴道：

「你只叫鬧曬台門呀！」

「屋子裏不見麼？到外面去找好了呀！」我攤開手望着妻嚷。

於是，我把皮包遞給妻，匆匆地逃出來。蜂子到處嗡嗡地，風帶着鋸木聲在田野上飄蕩着，一條黃狗消逝在綠色的田野中去了。

我又往屋後轉去：瑩兒坐在地上哭呢！

「怎樣？……啊，爹抱！」

垃圾場上這時只有很少的人了，一個較大的還懶懶地工作着。其餘兩個出奇地望着我。我笑着望了望那些像飽有生命的經歷的臉，對瑩說：

「你看，啊，羞呀！」

「他自己摔倒了的，這裏！」那腰技上縛着麻帶的小女孩說。

「關你鳥事！濃疤！」掘着土的孩子罵。

「呀！他怪我們呀！」

原來是聽錯了我的話了，他們自家嚷起來。

「那……」

唉！我剛要開口解釋。一股死屍似的穢氣撲來，於是太陽穴發脹着，我快昏暈過去
了。我本能地抱了孩子就走。

我在籬笆邊碰着妻，她驚叫道：

「啊！怎樣了？」

「在垃圾堆邊摔倒了呢。」

「甚麼？被那些小鬼摔倒了麼？叫沒出去呀！」

「那裏，你胡扯！……」

「來，我看！這些小鬼啊！」

「那裏！……他自己！你問看！」

「總是自己的人不是啊！臉色多壞呀！」

妻同我一直爭囁到屋子裏。她對我底分辯和解釋好像耳邊風一樣，我于是氣憤地說：

「他還沒死呀！未必給償命麼？」

「那是什麼東西！配？咒死了你多好啊……！」

事情像做作似的，就在當天夜裏，孩子發燒得灼人，病在床上，並且，唉！並且兩禮拜後，嘴角牽線地流着淡淡的血水，死了！

娘姨拿手指揉着瑩兒半睜的眼臉。我被突來的悲痛打擊得說不出話來。妻呢，却更囂鬧得利害了。

「死了你多好啊……我要叫你把他吃了！……」

「唉，太太！死都死了，總該啊！」

「放屁！給我滾！你們打起夥兒……！」

娘姨於是氣得直跳起來，拍着圍裙，往復地嚷叫着，「我敢麼？」「你看我咒過少爺

麼！」

這簡直吵得人太不堪了，我憤憤地叫道：

「怎麼不該呢？娘姨說得不錯啊！看那些你咒罵的小鬼吧！他們搵樓，他們沒人叫」

「寶寶」「寶寶！」他們在發臭的空氣裏呼吸，他們在垃圾場上同飢餓奮鬥，可是，他們却筋蓬蓬地生存着！他們還要一直奮鬥到像他們的父輩樣，用自己底胳膊拳頭活下去！而且，……咳了！不要哭！不要鬧！我們這些好吃懶做的，都快要要在歷史的垃圾堆上摔死的！快了！……」

一九三一年十月



恐 怖

一到夜裏，水車底清厲的聲音，就可以分明地聽得見了。頭上是秋的天空，很高，飾着繁星。外面的街道好像是死滅了。平常在這樣的時候，充滿快活的草壩，洗盥室，也死滅了，兩三堆人都默默地把腳泡在水盆裏，不作一聲，也不動一動。

燒開水的老頭子立起身，打個呵欠，帶着渴睡的聲音囁道：

「老師們！還要麼？添水了！」

水盆開始淺淺作響。有的從盆裏提出冒氣의 腳揩着，有的還是不動，有的吸燃烟，但沒有應聲的誰。

「好！那添水囉！」

他囁囁着，兩手在腰肢上幾揉，到草壩裏的井邊去了。桶撞着井底，撞着水，發出空洞的響聲。睡去的蟋蟀也像給驚醒了，唧唧唧地叫囁起來。

「唔！」

許多頭轉向那發出聲音的處所去了。於是那人抽了一口煙，接着說：

「大家聽到甚麼消息麼？連許多藝術家也變成和尚了！可是危險並沒有同頭髮一起削掉！在少城，那紀念碑旁邊，躺着的兩個却正是道地的光頭。只要他們順了手，一馬刀，身上粘一個條子，你就只有慢慢地去同閻王爺分辯好了！可是，我們還舒舒服服地燙着腳，心裏想着愛人，看看星子……這水車叫，就像鬼哭樣！」

水車更叫得大聲了。這彷彿不是一種聲音，而是一種感覺的結晶體，穿過清冷的空氣，打在人的心坎上。街上賣餛飩的突然無精打彩地叫起來，接着，又沒聲沒氣了。

燒水的回轉到爐邊去，取下掛在牆上的煙袋，裝上煙，在爐子上叭叭地吸燃。他用手捏了一捏煙頭，吐了一口濃痰，吸食起來。

「那，老師們！當真搞起來了麼？」

「是呀！同志，明天就要打到了啊！燒水的同志，記清楚，我可沒有壓迫過你啊。而且，每次燙腳，總是自己提水。」一個胖子半玩笑地說，一面搓着腳趾。

「你老師，甚麼呀，總是玩笑！」老頭子有點忸怩了，擱下烟管，用鏟掐着火。可是，對這可憐的玩笑，並沒有別的人起一點反應，大家反而更沉默了。在沉默中，各人聽着自己的心跳，他們連星星也怕看了。頭彷彿要低垂到膝頭上去。從學校園那面送來了涼爽的风。

「好像在等死啊！」一個摩了摩光光的頭頂苦笑着嘆。

「比那還難過呢！」有誰接着說，「判了死罪的人，究竟沒有旁的希望撩亂他，他可以一心地等着，管牠是死是活。我們明天該捻着的鬮，你說是那一個字呢？全過碰啊！自然，要是不順了手……鬼知道他順不順手！」

「大家守閨好了呀！要是還躲不落，那麼，運氣，運氣！」還穿着夏季學生服的長子，趿着鞋，向草壩對過的甬道走去了；影子消失在黑暗裏。

別的人也把腳從盆裏提出來，蹬在長凳上，用毛巾揩擦着。老頭子不耐煩地嘆道：「怎末？不洗了？那下火囉。」

在寢室裏，有人還哼唱着什麼調子，但突然大吼了幾聲，被蛇咬着似的不響了。

夜深深地黑下去，水車底聲音也就更淒厲，更撩人，蟋蟀更了不得地啾啾唧唧地鳴叫起來。

幾百隻眼睛都直瞪着帳頂和花的望壁。他們不知道動一動，也睡不穩，漫漫的長夜像是把他們悶閉了。有的間或嘆一口氣，或是叫一聲同寢室的伴侶，但是，不管有沒有應聲，接着却總被黑暗同靜寂所吞蝕，沒有人聲，也沒有人氣。一個個僵着的黑影，賊心似的，毫無聲息地跑遍了每一排寢室，又無蹤無影了。

在第三號的門牌裏，有人談着話：

「你也沒睡着呀？唉！我想起一個陳舊的故事了。說是張獻忠剿四川的時候，正借住在一家破廟子裏。你知道，說是這先得找一個人開刀，祭旗。翻開天書看，唉，那第一個該殺的，正是那個招待他的住持。這叫他躊躇了，決斷不來。不過，張獻忠終究還有幾分人氣，就先叫那和尚到了日子躲一躲。開刀的日子到了。帶着刀，四下一望，連鬼影子也沒有！可是時刻是不能錯過的，就刷地向山門外的一株老槐劈去。樹子劈斷了，那空洞的樹身裏面，却滾出個老和尚的頭來！……」

突然，從別個寢室的窗口，跳出一串苦滯的聲音：

「唉，那位密司脫有烟捲麼？」

沒有回聲。顯在夾牆上的一團黑影消失了。遠遠地傳來了個紅眼圈更夫の木梆聲：托——托，托，托。於是幻想小鳥似的飛過，大家的眼睛是更張大了。

他們僵伏在老和尚逃不脫的命運之下，想着明天碰着的或生或死，想着那另一個世界進行着的歷史，他們希望着那鈍重地落在人心上的，是最末一次柝聲。水車聲是更清厲了。

聽着水車叫，人便想到那大而平靜的河流，兩岸蓬生着蘆葦和灌木林。月光瀉在蘆葦上，烟似的林梢上，水上，屹立着的車稜上，……而水車轉着，轉着，濺起一切流過的水。我們底歷史也像那水車，許多弱小者都被濺回恐怖裏去了……

有誰從黑暗的走廊穿過來，拿手掌圍住嘴，壓小聲音囁道：

「老師們！起來！……大家……快呀！」

隨着一片很一致的沙沙聲，許多頭靠在護窗上了。

「甚麼？」

「咚？大聲點！」

「圍住了！」

一切聲息，斬釘截鐵地沉了下去。

「怎麼辦啊！」

有人開始絕叫出來，於是有的也跟着時聲嘆氣了。有的還是呆呆的說不出半句話來。

一種低沉的擾●更使空氣靜得怕人了。

「甚麼？這是那裏來的？————洋火在那裏呀！」有誰在門邊拾起一張傳單，戰抖起來，因為那上面寫着幾句關於慶祝那在二百里外正建設着的新組織的話。

「我門前也有呀！」

「作孽啊！」各個人都在自己的門前發現同樣的傳單。於是大家在恐怖的海裏沉得更深了。

「不要怕！這不能算是證據！」

「找辦事人去交涉罷！」一種帶哭的聲音嚷。

一個老頭子，一隻手提着後衣包，踉蹌地從甬道上跑過來：

「不要吵！有甚麼嫌疑東西先燒了再說，不會就來的，天還沒亮哩！」

「先生，不會亂來吧？」一齊小聲地問。

「當然，他們是按名捉拿的，——你們是麼？」

這一反問，大家好像很聰明了，於是齊聲嚷道：

「對囉！雷打人總也查個善惡呀！」

「大家，同學們，燒了書再說！別只管發議論了。」

人們住寢裏爬去了，拿出所有的書來，用火柴點燃。火堆很有秩序地排列着，拂着風，噴着烟和火焰。幾隻驚起的烏鴉在學校園的大槐樹上噪鬧着，水車揚着悶人的聲音。

「唉，不吉利！像燒倒頭紙啊！」

「問你，連小說也一起麼？」

「是的，紅封面的，毛邊的，一起啊！」

說：

一個穿長衫的，坐在階石上，拿了一根鋼筆桿在翻撥着冒烟的紙堆，他一面慢慢地

「要是我們是，或許還沒有這樣危險吧！你看！頭也剃光了，書也燒了，心裏却還是恐怖着——怕順了手！倒是那些真正在幹的……我心裏發慌……真是不明白……」

遠處有鷄叫着。在蒼白的曙色中，黑的紙灰飛舞着。曉風使人感到寒噤。

有人提出意見來：

「唉，我看，同學們！睡着等好啊！不然還以為……」

大家一齊馬上悟出這話的真理了，就又趕急離開倚着的門枋，跳往寢室裏去。

「紙灰哩？」

進去的又退出了。

「老師們！進……來……」戴黃氈窩的校役把頭伸出過道口，叫了一聲，沒見了。

接着是一個大的忙亂與恐怖；用手，用臉盆，有的用衣兜弄開着紙灰；有的隨手推到

砌石下去，有的跑着，細聲叫着，而終無法可想，然而，每一排校舍是站着崗兵了。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在恐怖的包圍中，嚇人的吡吼中，所有的人應過名，而且在馬燈的黃光下被審視過了。軍官却搔着酒疵的臉頰躊躇起來。在躊躇當中，兵士們拿白亮亮的馬刀在柱子上和門枋上樣着耀眼的刀鋒。

「大家進各人的寢室去。」

終於，一齊頂着原封原樣的腦袋，輕輕地鬆着氣，吐着舌頭，退進各人的寢室去了。

「這些人都是真名嗎？」軍官隨又橫了眼問。

「當然……當……然！」學監忍着呵欠，嘻嘻地回答。

但是軍官并不就走開，咬着下唇想了一分鍾；又揚起臉直瞪着立在面前的排長，下巴向上一點，——好像是說：「哼！交白卷麼？」接着厲聲道：

「挨戶清查！」於是穿過甬道，到準備室去了……

曙光照在校門口架着的機關槍上。那花白鬍子的看門人，嗽咳着，拿大掃帚在掃着地。在停着喘氣的當中，他，並不是向着誰，含糊的說：

「這年歲，是地脈龍神也不寧呀……：轟轟轟，轟轟轟……：見都沒見過！真是少

有！

於是搖着腦袋，又唉聲嘆氣地從新打掃起來。突然，一陣腳步聲把他從不平中喚醒了，幾個兵擁着一個發育未全的青年來，他們揪着曬着，往校門對面的草壩中去了。

青年人被推向染上曙光的草地上去，踉蹌着，正想站穩脚步，卻已經撲在血泊中了。他底手向衰黃的草叢撩拂着，還沒揪住，第二一刀又劈下去了。沒有叫一聲媽。士兵們在他身上粘上一幅白紙條。……

另一簇人又擁出來了。……

一切靜寂。街上依然沒有行人。人聽着昂昂的水車叫，就想到那俯瞰着江岸的巨人，轉着，轉着，濺起一切流過的水，在曉色中消逝了……

一九三二年四月

平平常常的故事

由破板壁後面傳來的悉悉率率的聲音，趙姨娘知道那個爛烟灰火房，那給人死蒼蠅吃的，是又在動手弄中飯了，他聯想起吳貴來。

這也是一個廚子。却不給人死蒼蠅吃，並且他底本事，就是已故的老太爺也是熬着白花鬍子稱許的。可是他現在留在鎮裏了，還做了甚麼委員。

在從鎮裏逃出來的前幾天，他就鬼鬼祟祟的，整天忙着彷彿有鬼等看他揸着他似的，恨不得就拿豬合食端上桌子來。接着，謠言更盛了。跟着謠言來的，是「先生」們自己。而且就由吳貴領頭，鎮裏先亂了。

於是，從黑漆籠門子的邊門上逃出來，在紅槍隊和保安隊的掩護之下。然而太太是跑掉了。起先在旅館裏面，隨後又搬到這小棧來，住在樓上。又搬樓下，終於住定這通向廚房的屋子。人都知道，不曉得爲了甚麼理由，中國人的廚房和廁所就像褲管樣，總彼此分

不開的。

房間裏瀰漫着油煙，飯菜的酸氣，和亞木尼亞氣，真使人難受。姨娘鼻子和嘴唇痊癢着，做成一幅怪像。

「這些該死在橋頭下的，沒良心！」

她喃喃地罵着嘆着氣。接着又望床上躺着的小主人瞥了一眼，拿着藥罐到廚房去了。

在那裏，老劉正同火房吹着牛：

「不傻麼？吃的在肚皮裏，穿的在身上，我有甚麼怕的呀？說是打退，我願手掌心裏煎魚吃！連婆娘細仔都幹哩！……」

姨娘的影子一顫抖着現在眼前，劉二馬上不響了，他把煤不知顧惜地往灶裏塞，勾着腦袋。等到姨娘叫喊起來，這纔又吃驚地嚷道：

「呵……呵……呵，我纔想……添水麼？喝！還有！」他紅着臉接了藥罐。

姨娘轉來時，在窗子前面立得很久。心裏想：「變了！變了！這些死在橋頭下的！」花白的頭很快地搖擺起來。

「婆！到底，多久啊？」病的孩子醒了，問。

「誰曉得呢？靠天！」她趕快做了一個失悔的手勢，裝作安閒的聲調，支吾說：「不睡了麼？好！爸爸快回的。」

「嗯，哼，人家問……」

「啊，回麼？不是說，爸爸也說過，等你好就動身了。」

「那，「先生」們呢。」

「噲，」誑騙的嘴像給膠住了，微微地顫抖起來。

這時廚房裏一種枯滯的聲音叫道：

「是呀，傻！我自己也罵！別八，田，女人，——不是你們要我打雜，餓還餓死了哩！」

「劉先人！劉祖人！少爺病吶！」姨娘嘆氣了，翻翻眼睛，又用和平的音調說道：

「先生們麼？早跑了！想，土槍，刀，敢做甚麼呀：軍隊有飛船，大砲，轟呀轟的。」

「婆，好高呢？」

「比祖祖的牌坊還高。機器一按，忒，多高，多高的。」

于是一面在病人的背上拍着，一面用已經硬化了的智慧哄騙着，孩子是漸漸迷糊了，姨娘自己，也逐漸沉浸在她本人手造的希望里面。

她彷彿又從新呼吸着那甜靜和平的空氣了。曲折的迴廊，長屋脊，彩畫的粉樑，倉屋，大壽星的照壁，一切都在好像永不會變動的情景中，浮漾着……金銀花架下，虎呀虎的，那是鬪玩的貓……

突然，她被一種模糊的心思驚覺了，她感覺得混亂起來。然而她找不出那混亂的原因，正如她看不出攪混那平靜生活的歷史中軸一樣，她趕緊默念着阿彌陀佛來鎮靜自己。

老劉走了進來，他把藥罐擱在方棹上，說：

「娘娘！嘻！我想過了。還是走的好……」

「走呀！好日子過完了，不走麼？沒個好東西！」

門框裏現出老板的頭。他臉上的筋肉動都沒動一下，又縮回去了。

在蒼白的電燈光下，主人蒙着黃昏的臉浮出來，他害羞地敲遍了幾家親戚的門，啞啞

懇求着，在懷裏探着早已經蛀魚當成糧食的契約，然而，他終于失望了。

他一聲不響地坐落在靠壁的地鋪上。

「怎樣？」姨孃倒抽了一口氣，問。

「噯！」

「難道說，難道連……」

他把手伸起用力地搖，又趕緊把視線避開。

「甚麼？連勾駝子也這樣忘恩麼？」老太婆替這主子兼小輩的青年人不平了。「我記

得！我要帶起吹火筒看！要是我們就這樣倒霉下去，他也跑不脫的！都逃不脫！沒個好東

西！」

沉默一會，她又用帶點抱怨的口氣說！

「那些人都狗！你該說借，該把契約——」

「你要麼？」年青人從鋪位上撐起來反問道，「沒有到外邊去聽聽！」又依樣躺下

去。一會，却再翻起身來叫道：「怎麼辦呢？我像被水淹着的樣！我沒過過這樣的日子，

沒過過！」於是身子直截了當地橫躺了下去。

他底頭扭向黑暗的角落裏去了。老太婆的憤怒，也分明地場了下去。一切靜寂，吊在床沿的小手給燈光晃照着。油綠色的牆壁呆呆地馱着旅客們的糊鬧和臭虫血。一匹鼠子，邊動邊嗅地跑了過去。這屋子好像是盛滿了水！時代的苦水，人是難於呼吸了。

想起老太爺時代的事，目前的事，目前的悲哀，良善的年青人的悲哀——這樣的人，是會更多呢！他們不明不白的，爲歷史車輪的利齒所撕裂，如在夢裏一樣。夢醒了，生存的慾求襲來。然而，他們是閹弱，乏，因爲沒動過自己底手，蒼白的前途，癩毛狗的結果張望着……姨娘底想念，忽地爲一種冰冷的顫慄所扼制。

在假喀了兩聲之後，她提起勇氣說：

「甚麼？你又沒做過壞事，沒害過人！祖祖原先是施米，施棺，那椿沒做過！老實說，就那樣沒眼睛！……」

她還舉了好多實例和比喻，可是她說着，漸漸爲自己底述說所擾亂，昏亂起來，于是在想不到會住口的地方，突然切斷了。

老劉靠在門枋上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

「我想，少爺！有茶房扶持，我可以回去看看，以後，唉……」

「派爪手拖住麼！當然走啊！怕是原先麼！」

「我心都爆了啊！不要嚷好麼？」青年人突地打斷她。

劉二指着天，指着自己的鼻尖，咕咕咕咕地分辯起來。

在痛苦的喧嚷中，賭鬼的老板跨進屋子里來。他在驚人的靜寂裏，以出牌那樣的鎮

靜，把一束紙放在年青主人的前面。可是他卻沒有看他一眼，一逕冷冷的袖抄着手。

姨娘開翕着皺紋圍繞的眼睛，瞧着張惶失措的主人。瞧着老板發光的腦袋。

「啊，啊，老實，今天初一麼！」

老板輪了輪眼睛，截斷她底話：

「我還以為三十哩！連打牌擲骰這樣小玩意兒，沒上場合，也該摸摸腰包。老太太！

你怕才十二歲半吧！」

「甚麼！好幾個錢！不過等等……」青年的客人，啞啞地嚷叫着；他受不住那討厭的

冷靜了。

老板可是連眉毛都沒動一下。

「不相信麼？那，壓住哩？這個……至少……作個信用。」

「撒污的話，我會用篾片囉！」

「咦，咦就這樣不值錢麼！」姨娘周身顫抖地喊道，「濫船也有三千釘呢，你怕老實

話！秤四兩棉花紡紡看！……老實話……不要看下坡太陽！」

「好鹽菜臭啊，這背時地方。」驚醒了的子囂。

「對囉！好的儘好麼？」

破地板下面有小耗兒哀叫着跑過。

太陽照在水漬塵污的破玻璃窗上，把幾張圓圓的膏藥補釘映成純紅。屋子裏的人，個個都翻着眼睛，張開口在想心思。小孩子把腳抵在牆上橫躺着。鄰室裏有人說夢話。

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走進來，打着呵欠，揉了揉眼睛，說：

「全哥。」

「噲。」

「知道麼？三爺來了。說是，保安隊，紅槍隊，通跑散了。不是腳桿長，他還走不落呢，有人吹。一方哩，給二畝五的山田紅了眼。再說，兵無糧而自散；有的不願拿出來，願拿的，却像我們樣。軍隊呢，你猜怎樣？老遠呆着，說是開火，如何，全騙人的。只曉得殺不相干的人，偷雞摸鴨的。說是勦，夠了，簡直連影子都怕！彭木匠最壞，田坎早剷了。田裏滿是分田的木牌和死尸。爹哩，更急壞了，皮氣糟得怕人。夜裏，看見我抽紙烟，這樣，你看，說是敗子，說不要我了！真想不通，——也好！橫豎看着想着都焦人。你說呢？」

「噲。」

「我想進軍官學校，別外幹甚麼呢？老兄！你自己，人對了才說，也早準備好。」
主人打了一個寒噤。姨娘嘆着氣，扯濫着油條堆向碗裏，然後又添了開水端到床面前

去。

小孩子撒嬌地嚷道：

「儘這個！噫，怪味！人家要吃那個方的哩！這樣子。有花的。家裏吃那個呀！」

來客在藥罐邊檢了一節香烟吸燃。他把瘦瘦的臉子做成怪樣抽着，於是說起曾經是搖籃和安樂窩的故鄉來，爹底脾氣，自己底計劃，自己底興奮和希望。他縐了縐長長的眉

鬚，掠着蓬鬆的頭髮，說：

「儘拖着怎樣呢？未必還讓『現世』麼？」

「我早也想到的呀！不過你不知道……你說得容易！說得容易！我沒有過過這樣的日子。」

「少爺！」老劉走進來，羞慚地說，「我回了，啊，娘娘，多謝你們！」他又攤開手，對了床笑說道：「來，少少！聽瞎伯伯講評書！」

少少爬起身來，站在床上嚷着，大門口的石獅兒，發光的柱子，在野玫瑰上掀動着長身段的蜻蜓……逗誘着這小小的靈魂。

「我要……哼，哼……要哩，啊……」

姨娘喃喃地罵着老劉，又向孩子走去，做出比哭泣還叫人傷心的快樂樣子，揚聲道：

「他要先去打整屋子呀！就來接我們的。啊，啊，聽話吶！」

「對！我先回，八哥兒老了，不好捉呀！還要給桃撒糞！少少好吃哩！」

「劉二，田都分完了！」客人冷聲冷氣氣地說。

「那裏！想看看新聞。田？禍事！你們先不多麼？鄉裏，樹葉子，青草總多呀！這

裏，甚麼也不容易！啊，啊，娘娘！你會罵我的！」

「走你的呀！儘括達括達的！」

「好！走了！」劉二又回轉頭去，說：「我問得過心的。啊！我捉個大的，鳳頭這樣長，立崢崢的……」

除了孩子的哼哼聲，一切靜寂。拿死蒼蠅給人吃的廚子，又開始製造煤烟和油氣了。

從破玻璃透過來的兩條陽光，默默地躺在主人垂着的蒼白的手上。

他忽然跳起來，對着來客吼道：

「真沒過過這樣的日子！記得麼？這樣的天氣，在涼亭上，搓四圈，喝幾杯，帶着

槍，鷹，飄飄蕩蕩地。……唉，唉，我們不是在做夢麼？你不知道！一定不知道！……」

老板發光的頭伸過來，他用冷冷的聲音說：

「咱們貓，虎，十會哨，『霧』在一串了！難道還等我撥水麼？」

涼亭，好的天氣，鷹抓兔，漫不經心的生活，夢……：……：……泡沫似的迸散了，絕望的沉寂掩蓋過來。在沉默當中，那個小孩子突然哭起來。他邊咽氣邊道：

「噫！爸，好久回呢？」

一九三三年五月

孕

在兼作待診室的禮拜堂里，只騰有三四個病人，和兩個伴送病人的親屬了。他們疏落落地散坐着，顯出疲倦的神氣。那個坐最末一排長橙端頭的青年人，不耐煩地搖了兩下腦袋，呼出一口長氣，直挺挺地往椅背上靠過去了。他是伴送自己的妻子來作妊娠的診斷的。

他的名字叫做宗子潔。大學畢業生，一個企圖靠着筆墨生存的「自由人」。他和那個濃眉大眼的女子同居，已經有一年了。在這短短的時期中，他雖然十分小心地享受着一個人應該享受的甜蜜，但「該不會吧」這一念頭，有時候仍然會使他發生一點小小的紛擾。而他現在，却終於抱着不安靜的心情，在等候着命運的判決了。

那個病院里唯一的男僕，一個細腿的老人，已經在準備中飯後的祈禱了，他默默地揩抹過講台和鋼琴，於是一抱又抱地夾了聖經，向着每一列長凳，並不估量坐位間的距離，習慣了一般地擲放着。那書一落在座板上，便發出一種短促而遲頓的響聲。當他走近最末

一列座位時，那焦灼的守候者，仰了清癯的臉蛋，問道：

「可以看嗎？」

「怎麼不可以，」老頭子嚙了嘴回答着，同時遞給他一冊黑色封面的書籍。但他並不想從這當中得到一點感化和慰安似的，僅只無聊的鑒賞了一會那本半舊的新約的表皮和書脊便又沉思起來，隨手將書擱往長凳上面。於是吞了一口忍耐的唾液，放輕脚步，踱到一條薄暗的甬道上去了。

這是幾間診室出入必經的處所，在甬道的盡頭，在那塗白粉的玻璃窗門外面，正躑躅着一個肥頭大耳，商人模樣的漢子，用手虛掩了嘴，做出偷聽密語的神情。這人正是領了久不生育的妻子，來撈取子女的希望的人。

「真是無奇不有。」

想起商人在掛號處紅着臉說出來的怪病，宗子潔苦笑笑了。

從診室里，不時有鐵器和玻璃相觸的響聲傳出來，短促而且清脆。四週圍的空氣靜寂到悶人的程度，彷彿叫過「阿們」以後那一段默禱的時間一樣。待診室里，有誰忍不住嘆

起氣來了。長凳在不安靜的身體下面發出扎扎的聲響，當他依舊踱回自己的座位時，不多久，那個短胖的商人，傍着一個瘦癯的婦人，從甬道口出現了。

這漢子嘻開着嘴，傍着自己的婦人走，微躬了腰，兩手抄在背後，像是要倒在她的身上似的。當到了禮拜堂的出口時，他還忽地嘔起嘴唇來，而那肥黑的臉肉，更像抹過油脂一樣的了。宗子潔扭着身子，一直用了奇怪的眼光目送着他們，直到這一對得意的人向微弱的陽光中隱沒。

他想要暗笑出來，但是一種微妙的心情，却立刻把他送進回憶裏面去了。他記起他的幼年時代，記起父母們的將護和担心；許多已經忘記了的，關於想望子女的可笑的迷信，也一時浮上了他的心上來了。他還很準確的記得，當六歲的時候，在一回正月里的燈節過後，他曾經被人扶坐在一匹打扮得像一個舊式新郎一般的黑馬上，給一位叔父幹過「送燈」的玩藝。這叔父老沒有子女，燈是向人家偷來的，根據傳說，這樣一做，就準會「添丁進口」了。……

「唉……」他突然地嘆氣了。

本來靠了他的進步的知識，這一份小小的糾纏，在平常，他是能夠理清牠的。而因為對於時代和責任有着近乎自負的敏感，說到生育，他還正是某種意見的同調者。「你能願得到那一面的事呢？沒說別的，就是逃難，也會礙腳礙手的呀！」他時常對了人這樣地懇談着。

但現在，他却感到迷惘了。因為有的事情，是由不得自己一個人作主的。兩禮拜前，仗着一兩冊妊娠的書籍，和一位同鄉前輩的經驗，他就已經理解了妻的嘔吐，和別種徵象的原因了。於是依着理智，他開始對她作過不止一遍的暗示，「要是真的有了，怎麼辦呢？」或者，「我就擔心你做不了事情呢。」因為當同居時，她也同樣地申言着，他們是爲了思想而結合的，雖然她早已熱心於織補襪子和烹飪。但直到他正面地，用了商量的口氣，提出自己的意見，那大眼睛女人，卻終於不再含糊，幾乎藉了全部母性的力量，反問他道，「你就一輩子不要孩子麼？……」

「還有什麼檢查的呢？」他想。

於是咬着嘴唇，惘惘然的苦笑了。

但一種軟弱無力的「萬一」的念頭，卻和決定到醫院來的時候一樣，像一點黑夜里明

滅不定的燈光，依舊在他昏暗的心情中閃耀着，使他一時間覺得自己是正在做冒着險的打賭。隨着一片篤篤的皮鞋聲，一個大眼睛女人，從甬道口走出來了。

他像突然遭了一擊似的立起來了，但又立刻軟弱下去。因為在他眉目間閃射着的，恰是那種用滿意和害羞改裝成的苦笑。她很穩健地走到他面前，皺着眉頭哼道：

「怎麼辦呵。」

「也好，遲早總要養一個啦。」他潤了潤喉嚨，懶懶地回答着。

「怎樣，我說是吧！」

一跨進灶間，那個大着肚皮的教授夫人，便像猜準了似的，急急地笑嚷着。

於是就在灶頭邊，宗太太皺着眉毛，和那依舊握住鍋鏟的主人，雜談起生產和哺育來了。嘴里雖然說的是麻煩和艱苦，但他們的聲調裏却都充滿着母性的誇耀。那個無從插嘴的丈夫，旁觀一般的傾聽了一會，於是向鍋裏望了望，唧噥了一句，陰縮縮地踱進客堂里去了。

在那雜物間一般的屋子里，那位同鄉兼前輩的教授，從台子邊拗過身子來，拿鋼筆桿搔着耳跟，撅起下巴問道：

「怎樣？」

宗子潔默默地搖了兩下腦袋，在一張沙發上坐落下去。

「不要緊，你纔一個呀。」

教授用嘆息一般的口調安慰了。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矮漢子，亮腦頂，從前年失業以後，便靠了翻譯和寫雜文章緊攬住自己生存的權利。他已經有兩個四歲以上的孩子了，但在六月間，他又突然發見了太太生理上新起的變化。這使得教授一看見熟人，就搔着腦頂說，「真不得了。」

「我又怎樣呢？」他攤開一支手說，「還不是要活下去？」

「拿你來說，……」

「呀！你以為我很好嗎？」

老頭兒拋下他的鋼筆，又照例地發起牢騷來了。

「給你說罷，」他把椅子轉來對了客人，「這碗飯並不比白墨飯好吃。你以為做教授有上司，當作家就沒有麼？還更多些呢？書店老闆，編輯先生，讀者，……自然，你也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做，也不必裝鬼臉。但是有個條件：你自己的腰包是脹的。至于說到稿費，哎呀，天曉得！……」

「我真想回去，」宗子潔忽而立起身來說。

「回去？我也早這樣想呢。但是回去做什麼？裝狗嗎？送命嗎？我們命定了祇能這樣半死不活的呀！好罷，有人說智識份子總不會餓死的。……」

「你得到家備麼？」

「怎麼沒有得到？正等你回去湊數呢。」老頭兒忽而搔着腦頂發笑了，繼續道，「給你說，就叫我把兩個小孩送回去，我都有點不放心啦。」

「青年人生在這個時代，……」

宗子潔自語一般地嘆息了。他依舊坐在沙法上去，隨手摸過一頂小孩戴的便帽，翻弄着，做出沉思的樣子。從外表看來，他是正在苦悶着，顯着靈魂上正在進行幾種力量的鬥

爭那樣的臉色。而實際上，因為已經把一切麻煩歸之於時代，而且又以為所有的青年人都
是這樣，他已漸漸對自己的命運服帖起來了。

教授向灶間里去了一趟，便又匆忙地走了轉來。他從台子後面取出一張鉛皮，攤向桌
子上面。這其間，宗太太顯着害羞地模樣，在門口出現了。但她並不即刻走進來，一支手
把着門框，在洗臉架邊呆立着。教授用報紙抹着鉛皮，一面晃着腦袋頂，向她說笑道：

「好罷，你嘴硬罷，往後，我看你衣服也穿不周正呢。」

「你就說得一個人那樣沒出息。」

「我給你說，你一定要少吃點東西。」教授太太濕着一雙手走進來了，一面向女客勸
告着，一面從洗臉架上取着毛巾。那個頂小的一個孩子，牽着她的衣角，噁噁地乾哭着，
要着零食。

「你不知道，我頭一個就因為多吃了東西，……」她還自願繼續着說。

教授安置着凳子，笑說道：「養小人她又不能幹呢。」

「就是他呢，儘說多吃一點好些，……」

這時候，那個大孩子，叫嚷着，像皮球一樣地滾進來了，他把書包向沙法上一擡，於是爬上一張凳子，大聲地嚷道：「拿飯來吃！」叮叮噹噹地用筷子敲起碗來了。

「你要我打你幾下，是不是？你要我……」

「那都打得呀！」

老頭兒諷刺着。同時娘姨衝進後客堂嚷道：

「太太，湯鍋子又漏起來了呢。」

「真不得了！」

於是教授開始在書架上，在幾處抽屜裏，慌慌張張地找尋着一把釘錘。根據他聰明的發明，這祇要把那鑄鍋用錫燙過的地方錘幾下就行的。但他翻騰了幾處突然生起氣來了，用食指輪流地指了兩個孩子，叱問道：

「你拿去的，是不是？哼……」

「讓我來，你不要這樣凶！」太太護短着。

「是不是？哼……」

那小的一個，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屋子裏充滿了叫嚷聲和步履聲。直到漏洞補好了，每個人嘴裏都嚼着飯食的時候，這一家人纔又恢復了原來和平的調子。那教授照例樂觀着。用輕鬆的句子談論着自己和世界，談論着自己可憐的生活。

「甚麼，還有第四種人好做呀！」

「記住，千萬不要多吃東西！」

宗太太就坐在床邊上，脫換着那件出門才穿的旗袍，布鞋，和一雙新近買來的絲襪。她顯得很是忙亂的樣子，一面還用那種惋惜的聲調批評着教授家的嘈雜和沒規矩；不相信一個人有了子女，就會那樣的狼狽。

「哎呀，我也見過一些人，」她卷疊着襪子，說。

那丈夫卻一聲不響地攤在床上，彷彿一個走上末路的人，跑了一整天，嘗盡了人世間的冷淡。起初，他還冷嘲一般傾聽着妻子的嘮叨，不多久，便厭惡甚麼似的移動了一下頭部的位置，把臉掉向牆壁的一面，沉浸在迷亂的思索裏面去了。

「真想不到，」他想，從鼻子裏苦笑着。

「我看着都煩心，虧了他們還住得下去。」

她從床脚下拖出一口箱子，收檢着衣物，這時候，已經是初秋的薄暮了，屋子裏顯得灰暗而且空洞。在窗外底暗的天空下，正在飛散着輕霧一般的細雨。當拍着手從樓板上掙起來時，她忽而吃驚似的嘆道：

「怎麼還不起來換衣服？」

「嗯——」他恍惚了一下，這才回答說：「我想出去一轉。」

「在飛雨呢，」她彎了腰從窗門口望出去，說。

但直到洗好手，她還沒有聽到他的決定。於是負氣似地向床上凝視了一會，她在靠窗的一張籐椅上坐落下去了。屋子裏立刻充滿了不安的沉寂。她默默審視着自己的手掌和指頭，反復地看，做出那種醫生診察着一種可怕病症似的神氣。在椅子上扭了一下身子，她突然顯出煩惱不安的模樣來了。

「我看，還是打掉牠罷。」她禿頭禿腦地說。

「你看你！」他稍微欠起身來，「好好的，怎麼又說要打呢？我是，人不舒服啦。……看你煩不煩罷：家里沒有信，東西送出去一個多月……」

「所以囉，自己都這樣緊……」

她幾不立刻繼續下去，看也不看他一眼地，順手取了桌子上當天的報紙來看，把臉遮住了，然後才添說道：

「你怕我很想養小人麼！」

「那總是我想養呀！」他苦笑着說出來。但因為立刻直覺到自己失了口，便又坐在床邊上，佯笑着繼續道：「再多一些日子，怕還要進精神病院才行呢；三個月不上，就這樣神經過敏。……」

他惘惘然地停止住了。因為已經預感到往常吵嘴以前所有的那種冷氣。於是咬着嘴唇，忍氣吞聲地搖了兩下腦袋，他走到她面前去了，躬着身子笑說道：

「你氣了是不是？」

「還沒有養下來，就做嘴做臉的……」

「呀，」他有點忍不住了，「我才說過，——你還要我怎樣呢？既然商量定了，大家還這樣囉囉嗦嗦地做氣——」

她插嘴道：「我倒沒有做氣呵。」但聲調已經柔和多了。

「這不是無謂的自苦麼？」他繼續說，「連黃包車夫，都還養小人呢。祇要大家好好的生活，——像這樣地自尋煩惱，就不養小人，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。」

因為看出她已經顯出心服的神氣，他的心裏漸漸輕鬆起來了。於是他開始反覆地說明，一個小人並不僅僅是一項負擔，也是一種快樂；而彼此間的隔核，倒是他們共同生活的障礙。他很明白，現在可望做到的，祇有設法掃除那些因為彼此性情不同，所發生的日常的煩惱了。

「我想，」他很坦白的說，「你也不會否認我們當中的這些悶氣罷？現在才說，有個時期，我真恨死了你呢。動不動就生氣；一點也不原諒人。自然，最近是好多了……」

他還說到生活，說到幾種謀生和退敗的步驟。「天生一人，必有一路。」這一句俗語，他甚至說了兩三次來堅定他的自信。他的聲調是熱烈的，但有時也夾雜着苦惱和勉

強。而在最後，他漸漸露出願意早點結束的神氣來了。

「好，就這樣罷；我們不准誰再談這件事了。」

「我就怕拖累你。」

「拖累我！……你不要這樣瞎想罷。」

他不贊同似的側了一側身子，走到窗子邊去，支吾一般地繼續道：

「沒有飛雨了呢。」

「還要出去麼？」

「我想出去一下呢！」他突然懇求似地說道。「我想到書店去問一問，」他顯然地扯
扯着。

「飯呢？」

「等不着，你就先喫罷。」他高高興興的回答。

像新才抹過油的機器一樣，談話很圓滑地進行着。

屋子裏迷漫了煙霧，樓板上蓋滿烟蒂和口痰。人們就圍聚在靠窗安置的兩架鐵床之間的空地上，有的坐着，有的攤在床上，也有手插在褲袋里站住的。一共有五六個人，除了兩個來客，其餘都是住在這屋子裏的清寒的寓公。

那個在屋角的桌子上寫着文章的人，一個穿着運動汗衣的矮子，他是沒是參加這談話的，這時忽的掉轉臉來，插嘴道：

「我就看他的理論半文不值！」

「總比你好呀，祇知道寫無聊的文章，一個人書也不讀，還談什麼理論，甚麼實踐！」

「我可就沒有見過把理論和實踐分開來講的！」有人替那分不出工夫來的寫作者抗辯着。

宗子潔笑了笑，把臉掉向窗子外面去了。他覺得這些談話都很無聊而煩人。雖然和他們同住時，他也恰恰是這種談話的參加者。他底跑來，本是向他們發洩一點自己的鬱悶的，但自從和他們分住以後，因為很少見面，他們已經把他當成一個異類了。他望着迷

濛的細雨，不由得遐想道：「這樣的生活！……」他的心情更加暗淡起來了。

一個恰配稱做慧大的漢子、忽而在出神的傾聽中，用脚尖踢着別人的腿子，嘴唇對着他的背脊一指，哼道：

「回去遲了，看太太罵呵。」

爭論者們一時間譁笑起來了。於是大家都立刻打趣着他，很誇張地形容着兩性生活的神秘和美妙。這使得宗子潔祇能用手臂做着不耐煩的姿式，哭笑不是地重複着說：

「是，是，我的生活多好呀！」

「不要再打趣了，說正經話罷。」

一個被叫做老陳的人，同情一般地阻止了。這是一個長條子，臉上最惹眼的部份是下巴和顴骨。他不久才把女人和小孩送回家鄉去了。當人們談論着的時候，他祇是不住地吸着紙烟，好像一個看穿了世事的老人一樣。他還懶懶地加上一句，道：

「莫高興，都要過這一關的。」

「無聊，——總比您一個字不寫強！」

那個靜悄悄寫着文章的人，包卷好稿子，氣憤憤地站起來了。他從枕頭下面拖出一條西裝褲子，開始打扮起來。

但人們沒有注意到他，他們都被宗子潔的牢騷牽引住了。在他們同情的睥睨下，他開始說到結婚生活的麻煩，缺點，和帶給一個青年人的阻礙。但他却隱藏着他目前所遭受到痛苦，雖然他幾次快要提到了牠。當有人提起他那太太總算是「一個有思想的女子」的時候，他甚至閉着眼睛，不住地擺起否定的手勢來了。

「空話。空話！」他搖着手掌說，「你問他看吧！」他用手指一下那個老是吸着紙烟的人。「在結婚以前儘管有思想過來，思想過去，一進了小家庭，就只曉得嘮叨油鹽柴米了。說是甚麼事業，全騙人的。假使你將來要幹點事麼，恐怕就是把牠措在背上，她還要橫衝豎跳呢。真的大時代來了呢？——唉，想不得！」

他本來所苦惱的，僅僅是生活的問題。但現在麻煩着他的，倒是一些不過有時接觸他一下的大題目了。他的眼睛好像忽而打開來了，他看見了不安甯的時代，擾亂和痛苦。他訴苦着，覺得自己漸漸是一個被縛了手足的落水者了。

「豈止是坟墓！」他感到絕望了。

那著作家拍着床嘆道，「甚麼人又把我的皮鞋穿出去了！」

「你還勸我不要送回去呀。」老陳瞅着一個戴着眼鏡的人說。

這時候，那兩三個雖早先互相爭論着的人，又開始使用起自己的舌頭來了，但在他們舌尖上旋轉着的，已經不是不可捉摸的空言，而是關於實際的潮流和浪花。回到內地的家鄉，他們是嚇怕的，謀事，他們手揮又太短了。這一點對於時代的關心和敏感，幾乎成了他們可憐生活的支柱了。他們縱談着，好像他們自己也有着一份。那個驕大，挽了一會袖頭，拿了酒瓶子，跑下樓去了。

當享受簡陋的晚餐時，在屋外飛着的細雨，已經打得屋頂發響了。窗玻璃上匯集着眼淚一般的雨滴。這一下，該是那驕大矜持的時候了，因為他的一個表兄正是某種人，而因此他得多知道了一點時代的面貌。但他誇張着，幾乎每一句都加進了自己的幻想。

「哼，你們以爲消滅了罷，」

那姓陳的和宗子潔卻是一聲不響地喝着老酒。他們的神情完全兩樣：前一個十分悠

聞，而那藏着秘密的人，卻愈加顯出苦惱的模樣來了。那個戴眼鏡的人，忽而用筷子點着菜碗，因為他正想夾菜，一字一字地叮嚀他道：

「別的倒不說了，有不得小孩子呵……」

「您不要咒他了，」那姓陳的插嘴着，隨即「滋」地喝了一口老酒。

那個穿黃驃學生軍服的來客在長久的守候中，已經打起盹來了。這是那種隨時都得在熟人的地板上借宿的人。長期的胃病已經奪去了他全部的精力。宗太太哼了一聲，感到不耐煩起來了。她故意大聲地咳嗽着，帶了催促的意味唸着鐘點。

「十一點了。」

「還沒有回來嗎？」

黃軍服嚙嚙着，睡矇矓地張望了一會，就又移動了了一下身子，恢復了那原來的狀態；而且不多久，還似乎睡着了。他閉了眼睛，半張開口；嘴角上流着唾液。

「真煩死人，」她在屋子裏腳踢起來了。

雨還在浙瀝着。空氣沈靜而且透涼。從滴搭的簷溜聲中，不時飄來一兩音叫賣炒白董的尾音。當宗子潔響着懶懶的腳步聲，推開門走進來時，她故意做着不看他，偏挺起了頸頸子，低沉着聲音，責問他道：「就回來了麼！」隨即側着臉用下巴指點出黃軍服來。

但他一聲不響，低垂了視線，隔着一張茶几，在和客人並排放着的藤椅上坐下去了。因爲這種出乎意外的舉動，她賭氣地盯了他一眼，也便幾乎快步地衝到床邊上去坐下，朝他背轉着身子。可是直到她憤憤然地脫掉了襪子的時候，他才用一種告哀的口調，一面思索着甚麼似的說道：

「我看，恐怕我們還是準備回去的好吧。」

「隨便你。」

「怎麼隨便我，我是來和你商量呢。……想一想吧，在外面混些日子，也就是這樣。」

「又不是今天才說起，你是知道的。——甚麼叫做事業！真看穿了。所以，……」

「隨便你呀！」

她大聲地截斷他，於是他發着冷笑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這時黃軍服已經給吵醒了。

「呵，我倒睡着了呢。」

他自己拿杯子倒了半杯開水。

「說是又緊起來了呢？……唉，我這個倒霉的病……」

宗子潔攤開手對了床，說「商量，這也錯了……」

「我並沒有說你錯，我沒有意見。」

「好罷，那我們就走罷。我是一樣的。……回去也行。」

黃軍服驚問道：「回去？」

「真是糊塗！」他自語般地繼續着說，並不注意客人。「早知道，就在家里不好？現在才這樣！……好，回去！橫豎是一樣的，——我們自己原先倒還在罵別人！……」

他一下子又忍住不說了。於是黃軍服乘機會說道：

「許多人回去了，又來呢。在這裡，你總覺得好像有點希望似的；苦是苦。大家有甚麼意見，總好商量的，彼此讓一兩句。……」

「我們又沒有吵嘴呀！」

「你不清楚，他是在和我賭氣的，」那女的接着說。

黃軍服感到惶惑了。他打算即刻走開去。但一想到友人家的口角，他便又佯笑着停留下來了。一直到換上第三杯開水時，他才拿住茶杯，走近窗子面前去，沉吟道：

「像住了哩。」

「唉，你現在就一點也不想諒解我呀！」

幾乎同時，宗子潔突然立起身去，受盡委曲似地嚷叫起來了。

一九三四年五月

丁跛公

——一個道地的四川故事——

丁跛公是穆家溝的鄉約，還是一個青年時，他便跟着老丁跛公，見習這惹人嫌厭的職務了。這父親才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跛子，拐了右腿，走起路來腦袋一點一點的，彷彿一匹被山路和重載磨壞了的馱馬。他像尾巴一樣跟着他，替他担上藍布搭鏈，「掃蕩」似的在這山溝裏穿梭着，略有七年之久。直到老頭兒的眼睛合攏了，他就代替了他，並把他那響噹噹的渾號，也一同接手下來。

在起初一些日子裏，因為時候正當反正後不久，他自己又不是適宜於板着面孔說話的人。一到收款或派款，在他總像「過殿」一樣的難受。因為不但那些稍有勢力的家主亦揶揄他，就是一個毫沒眉眼的農夫，也不把他當成一個上頭派下來的看待。「甚麼」，有一次他竟十分憤怒了，嚷叫道，「甚麼，唱小旦也是人幹的呀！」可是當他送上幾兩銀子，

叩了一些「響頭」，給泡水大爺承認了他是一個哥老會的會員以後，情勢就全然兩樣了，那些泥腳桿再也不敢多和他囉嗦了，他們只是斜着眼睛想道，「好哇，你現在給掐了眼睛了哩！」

從那時起，他在職已十多年了。在這長長的歲月中，他凡事都辦來順手。他是一個十分樂觀的漢子，身體又好，雖說是四十六七的人了，看來却還只四十歲的光景。並且倘是給旁人開起玩笑來，甚至顯得連四十歲的年紀也不到了。他的對人也很和氣，不管怎樣的玩笑，他那鬆弛而寬大的嘴唇，總是嘻開着的。僅僅是碰到那些作弄太野蠻了，或在許多人對他一個時，他才曾生起氣來。但即是這樣，也無非瞪了眼睛，喘着嘴喝道，「龜兒子！我要毛臉了哇！」於是又忍不住笑出來了。

那些玩笑對手的範圍，在他，是頗為寬廣的。起先不過是幾個同溝居住的光棍和賭徒，不多久，竟連縣城里的一些表面人，也發覺了跛公是一個混身趣味的人物了。待到後來，就是兩三個時常跟父親登茶館的孩子，一聽見他那老是半張開着，留神着什麼似的闊嘴，也會做出一種告哀的神情，用乳聲哼道：「您，老，人家，怎樣咯……」

這句話包含着一個如下的故事：在一回春天的夜里，那個住在溝頭的屠夫老土，用了他的屠刀，把一個從城里跑來的逃兵陰銷了。早晨時鄉約一面扣着鈕扣，一面跳到那大漢子的面前追究道，「槍哩，槍哩！」他出了十元錢，把那軍火在茗窖裏藏起來了。但是不久明白了這事的團總，却並不生氣，僅只冷笑道，「好哇，你藏起好了哇。」於是丁跛公立刻軟了半邊，後來自動的把那兒器獻上了，并且還連連地陪笑着，說話格格不吐；直到背過身子時，這纔很連貫的都噉了一句，「我們是聽水響的啦。」

「甚麼？」周三扯皮立刻生氣了，喊叫道，「你說清楚來！」他接着宣言說，公事已經放在他的荷包里了，上頭正在追究這件案子。他不讓丁跛公插嘴，也不想再從他身上找出一點趣味，他老是揮着手道，「你把牠帶轉去！你把牠帶轉去！」這時候那位可憐人，竭力地微笑着，好容易才吐出一句十分重要的話來，「您老人家怎樣咯……」於是他得救了。……

但是這件事足足有一個月使他不舒服。他一點也提不起應付玩笑的趣味，即是碰見過火的作弄，他也只好袖統了手走開去。自然，在末後，他也終於把牠想通了。然而不知道怎樣，自此以後，每當他一人獨自時，他老是會不知不覺地惦念起他的景况來，想到和他

同齊出世的幾個人，他們差不多都已翻身了，幾乎祇有他，還依舊住在一排長五間的破屋子裏面，窮得來和下台後的木偶一樣，他臉上罩一層黑氣，獨語道，「入的，有些人還講我吃肥了哩……」他突然感到人世間的不平和沒趣了。

然而一九二八年那一年——當中，過開春以來，丁跛公的命運却隨時都顯露着轉機，二月裏，仗着團總周三扯皮的情面，他把獨子小跛，送到一位駐防外縣的同鄉那裏，當馬弁去了。這青年人爛酒爛賭，放蕩得像一條野馬。但去後不久，似乎另外變過了一次人，他時常請人寫信回來，說是那位營長很信任他，不過要做大事，總得先寄點錢去聯絡一批朋友。鄉約常常把這些信擱在搭襖裏，去碰頭所有的熟人，並且一點也不臉紅的，他讓人們稱他做老太爺了。

到了收鴉片烟的時候，運氣也待他不錯。他很便宜地收買了八分地的煙苗，出漿很多，一個「臊桃子」也沒有碰見。但最使他感到「運氣像來了呀」的，卻是那件三月尾邊勒派獎券的工作。那些獎券是州里司令部發行的。當他把自己區域里的一份領下時，還說，「又給我們臘腸坐呀！」因為在十多年中，在這奇怪的省分裏，他僅僅勒銷過兩次烟

士，勸人發財的事，卻是做夢也未會夢見，然而靠了他的經驗和歷史，那結果，竟連鄉約本人也覺得太意外了。

那些泥腳桿在起首自然咬定說，「我們不想發財呀！」後來看出強不過，便大多自願白出一條獎券的半價。獎券只有五個號碼，一共二十多條，而溝這裏的住戶卻超過他三四倍。因此，他不但到手一筆現款，並把那些發財的機會也撈住了。事後跛公對這經過是秘密的很緊的；見了人還故意抱怨這差事的繁重，希望不會再有。但是不多久，從團總到搖單雙寶的老八，都氣罵他道，「這龜兒，就是中了頭獎，甚麼人還想沾你一文麼？」於是他只好強笑着，把自己的運氣向他們承認下來了。

然而掃興的是，獎券並沒有依照規定的日期開獎。到現在已是冬天，消息反而更沉寂了。倒是認識跛公的一批朋友識趣，他們一瞧見他那用白綾密釘過的藍布褙褌，就提起這事來談，似乎非常關心。這當中有三四個光棍，甚至還冷不防抓去他茶碗邊的錢柱，買了燒酒和落花生來，預祝過兩次他的中獎。第一次他是很高興的，在吵嚷的打趣中，快樂和害羞得來像一個新郎一樣。但在最近一次，當大家有了幾分醉意時，他却突然閉了眼睛喝

道，「我要毛臉了哇！」於是把剛才舉起的酒碗，又還在茶桌上了。……

這一天丁跛公起身得很遲。因為昨天在一家邊界酒的筵席上，一個不提防，給兩三個熟人，灌醉了來梭桌子了。他坐在被窩裏大大地打了個呵欠，便披起衣服，向着堂屋裏走去。兩個雇來給烟田芸草的短工，早已下田工作去了。鄉約娘子在灶屋裏攪豬合食。那個渾號乾黃鱔的青年人，站在柱子邊乾膈着，還不時用食指搔一下上顎。他是鄉約的內弟，細眉細眼，鼻梁瘦來和刀背一樣，穿着一件油污的單衣。他在這屋裏算是一個跑腿的幫人。當跛公走近門檻時，他討好似的報告說：

「說是已經開獎了哩，」他偷着瞟他一眼。

「又是從八娃子嘴里聽來的吧？」

「不是老八，」內弟胆怯的回答說道，「是鄧布客說的。昨下午進城打油，我在燒房邊碰見他。他才從州里辦貨回來，他說，「乾黃鱔，……」」

第一分鐘，跛公幾乎相信下去，但一想到布客和老八是好朋友，而且和他自己新近也有了玩笑的往來，便立刻鬆了一口氣，截斷他，道，「見你娘的鬼呵！鄧，布，客，說

的！……」

他長長地瞪了他一眼，重新扣起鈕扣來，慢騰騰地回轉到堂屋裏去了。但他隨即又走出來，指摘了一番乾黃鱔那可憐的裝束和相貌，說是他不知道在城里損傷了鄉約多少的臉面。他對外人雖然和氣，可是一回到家里，他總立刻記起他的身分來了。他覺得又無聊，又不耐煩。吃過飯，向田園里看了一會烟苗，還是不能把一些雜亂的想頭忘掉。從烟田邊走回時，他又橫了乾黃鱔一眼，道，「鄧布客說的哩！」

可是一眼看見那藏着獎券的板箱，他覺得內弟的話，或許有幾分可靠，也說不定了。他嘆了一口氣，掏出鑰匙，把那些紅紅綠綠的花紙頭取了出來，借着從「亮瓦」上漏下來的光亮翻了一會。他在屋子里轉來轉去，一時間不知道怎樣才好了。乾黃鱔還在柱子面前站住，像要數清那上面的蟲傷一樣。他走近他去，做出一付惡心的神情，用眼角掃着那個可憐人，沉吟道：

「你看你那爛眉爛眼的樣子呵！——他是不是才從州里回來的，你都沒帶眼睛麼？」

「是罷，我看見他穿的草鞋哩。他說，「乾黃鱔，已經開獎了呀！你還不趕快回

去……」

不聽他說完，鄉約吁出一口氣，半氣半笑地嘆道，「玩笑開多了真不好！」

他隨即把雪帽往眉毛邊一掀，搖了搖下巴，跑進屋子里去了。他從床架上拖下條項巾，向頸子上幾繞，決心上城去問探一下。這裏離城只有七八里遠近，除了快近市街時有一片沙場，其餘都是山溝路。路上行人很少，冬田里的積水靜來像鏡子一樣。有的屋頂上，已經冒着炊烟了。在木牌坊，一個肩着柵松樹桿的農夫，一瞧見他那矮而肥扁的身體，笑道，「老太爺，上城了？」此外便再沒有碰見一個活人，一直上城了。

這城是很小的，只有兩條大街。並且小得來如那些刻薄嘴所形容，立在南門城樓撒泡尿，就會撒進北門城邊的毛坑。但牠却有着十個以上的茶舖；其中有名的是者者軒，和那沒有牌號的半邊茶舖。前一個是正經人的巢穴，後一個位置在南門城邊，茶客的分子很複雜，也有紳士，也有歪戴帽子的賭徒。當跛公走上半邊茶舖的階沿時，五六個茶客們，都忍不住噙地一聲笑出來了。

「把屁股亮在外面了哇，笑甚麼？」鄉約笑嘻嘻着，一面紅着臉掏荷包。

「笑甚麼，」老八回答道，「昨天下午，我們就煨起爛臊等你哩！」這人面孔白淨，嘴角上有兩個艾火把。

「吓！你以為我是聽了鄧矮子的話才上城麼？哎呀，笑話，笑話！」

「好罷，鄧矮哥，你就不要給他說罷！」

「那個龜兒子才想問他甚麼！」

他仰着身子大笑了一會，便俯下腦袋喝茶去了。他一連喝了五六口，每喝一口，又拿眼角稍一下左右的茶客，發出一聲乾笑，好像他是給滾茶烙傷了的一樣。別人也都停了嘴，但皆微笑着，擠眉弄眼的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，彷彿是說，「看你這寶貝今天怎樣？」當一仰起頭，接觸着這些眼勢時，他又忍不住發出一串不自然的笑聲，掙起身來，向老八肩頭上打了一掌，罵道，「碰見你這龜兒就不吉利！」

他抓了自己的錢柱，在一片笑聲里面，擺開肩頭進城去了。他想倘是真的開了獎，三扯皮總會知道得更清楚一點。但那坐在公鋪門口的奶母告訴他，團總已經上衙門投早麻將出子。同時那個五歲的少爺，一支手抱了柱子，挖苦他道，「你老人家怎樣咯！」在別

處，他也沒有嗅出關於開獎的真實消息。於是在衙門口讀了幾張告示，他又依還轉到半邊茶舖去。那些茶客都已經吃過午飯了，但結果他們還是擺布他買了兩個大銅板的糖食。待到快只賸一張包糖的草紙時，老八搶去最後一片「米花」，笑罵道，「寶貝！想發財謹防想瘋了！」

鄉約轉到家里，短工們已經吃過晚飯了。他在場壩上踢了一脚那隻瞎嗥着的黑狗，罵了一句，便一直朝堂屋里的油燈走去。他坐上椅子，又立起來笑一聲，罵道，「我早就料到的罷！」乾黃鱔把夜飯搬進來，鄉約娘子嘆了一口氣，一屁股坐在門檻上面。她瘦來像乾柴極一樣，貼着兩枚太陽膏，時常淌着眼淚，並且嘆氣着。當丈夫琢磨乾黃鱔時，她總是嘆息出這句老話來：「你一點也不爭氣呀。」

現在她又爲她的兄弟傷起心來了，她一面包纏着黑頭巾，一面唧噥道，「還要怎樣說呀，自己沒娘沒老子的，多爭一口氣……」

鄉約揉着飯碗喝道，「城隍廟的鬼給你說，你也會相信的哩！」

「他是那樣講的，……」

「他是那樣講的！」——「看看你自己那爛眉爛眼的樣子呵！」

鄉約十分悶氣地離開了食桌，在一張圈椅坐下。他呼出一口氣，拿一隻脚勾了張凳來，攔上腿桿，於是躺倒在靠椅上面了。鄉約娘子還在淌眼淚，從遠處不時飄來一兩響步槍的響聲，狗懶懶地狺吠着。好像出於無聊。跛公忽而掙起身來，叫屈道「入的，旁人都擺正了！……」他又想起他的景況來了，他老是問他自己：「我的命就這樣壞麼？」許多連他不如的人，在這擾亂的歲月中，都已經走上正路了，他們建築起「四水到堂」的新屋了。有的還討了小老婆，只有他依舊穿着粗布大褂，守着一個貼着太陽膏的女人。他有一個

「拜弟」，早前還不過是一個捏鋤把的，但現在却腆着肚子，在者者軒出進了。……

那些獎券，很明顯地跳上他的意識，他就耐不住生氣道「我真想幾爪撕掉牠！」

但是一眨眼，五十八年的糧票又下來了。他兼了兩個糧會的糧董，每到下糧的時候，他就沒有工夫來想心思了；他只是不停息地瞎跑，爭囂，逼得小糧戶上吊。他得隔一天上一次城，繳掉那些零碎收來的糧款，因為時候已經是土匪出世的季節了。在這帶點習慣性的忙亂中，他只有一個機會對他的運氣發過牢騷。這是一個教書匠家裏。不知怎的，那老

先生忽而感慨起省城裏男女同校的事來了。不過談到文化，對手又是正經人，鄉約是只會「是呀，是呀」地應聲的，然而當藍布搭褲搭上肩頭時，丁跛公卻也很明白地拿出他的意見來了，他紅着臉嘆道，「老先生！我們中國人的事情都鬧得好呀……一點不顧信用！」

可是當次一日上城時，要是他的記性好，他一定紅臉過他的胡說八道了。他一走進柵欄子，那個燒房の胖老板，便在路上攔住他，用吊在鈕扣上的手巾揩揩鬍子，道，「嘻，怎麼說哩？」於是他告訴他說，獎券的號單已經在前一天寄來了。此後沒走上十家鋪面，一個剃頭司務又給了他一次同樣地報告。在半邊茶鋪的門口，那些朋友們的通知，要算是來得頂認真的一次了，他們直到重新承認了萬一中獎後的應酬，然後方讓他通過。他們沒有騙他。而且高興的是，他竟有半張獎券碰上了尾獎了。在徵收局的大門外，在那張紅底粉字的號單面前，他呆立着，反覆地去默讀那一串幸福的號碼；有一次還不知不覺地讀出聲來。要不是——個司書的出現突然使他紅了臉，他簡直會連繳款的事也忘掉了。

退出來的時候他又看了牠們兩遍。他打算立刻回家去，趕一點路，把獎券取來兌現。

但八娃子們在南門口把他攔住了。「中個屁！」他很失望地回答他們。可是因爲性格關係

，同時也經不住人們的逗引和逼迫，他終於把他的幸運承認了。但他隨即嘆了口氣，向那些道賀者造出一篇開銷來，而且冒失到多過他所得的數目半倍。他拍着衣兜嚷道，「過胖年？連還賬都不夠哩！」

「我們沒有人借你的，狗寶！」人們罵他。

「呀，我騙你們麼？單是張寡母一筆賬……」

「你不是說連本帶利都還清了麼？」老八指着他的鼻子問。

鄉約紅着臉笑出聲來了，他忸怩地笑道，「好好好，我不同你們辯嘴……我們去喝兩杯罷；我會賬！」

他一直胡鬧到夜里才回家。這一天晚上，他再也不像平常在家時那樣地嚴刻了。只是當乾黃鱔給他送上酸湯時，他卻例外的要他從床上扶他起來，並且像喂孩子一樣地喂他；雖然他醉得並不厲害。喝了兩口，他忽而帶着同情稍他一眼，沉吟道，「你看你那爛樣子呵！」於是對他那黑布頭帕纏的很低，坐在油燈邊的老婆說，她早就該把他那件短襖取出來，交給他的兄弟了。他隨即又和她開玩笑，問她可不可以讓他給他的小跛討一個「小

媽。」對於這問題，鄉約娘子充滿愛嬌地回答道，「只要你養得起，我怕你討十個來擺起哩！」

她也不嘆氣了，彷彿突然間膽大了似的，他老是談着兒子的親事，談家庭裏的虧損和添補。「不管你答不答應，」她說，「開了年，我借債也要買一槽豬來養。培養房子？這樣的年歲，還講究什麼外表呵，又不是住在露天場里的。……」

但她停了一會嘴，忽而膽怯地問道，「明天該還領得到獎麼？」

鄉約拍着大腿笑道，「你一開口就笨的撒牛矢！」

因為夜里太做多了好夢，鄉約醒來時，太陽已經爬上階沿了。但他出門時還和那兩個短工開了幾句玩笑。他把獎券在那老的一個鬍子邊搖蕩着，笑道，「花紙頭？給換成銅板，你一個上城還馱不回來哩！」於是做了一個鬼臉，嘻開嘴上城里去了。這一天正當集期，時候又近年終，街市上顯得十分擁擠。那些索債者大聲地恐嚇着，在舊藍布套頭的黑雲上，已經飄蕩着各色的喜神禿了。丁跛公還沒擠進城門，就給幾個「中間人」拖住密談過兩次。但他都很巧妙地把他們回復了；心想，「年終歲尾的，三分息我還要借呢！」他以

爲不如把運氣攔在買賣煙土上好些。於是，爲了避免熟人的眼睛，當走過城門時，他把身子向着稻草担子邊一閃，溜上一條僻靜的巷道里去了。他決心由背街到徵收局去。

他一個人行走着，竟有三次忍不住笑出聲來，自言自語地道，「現在倒請求我哩。」他只碰見過三四個提着籃子上市的老媽子，但他把她看成空氣一樣，一點也不因此檢點一下自己的行跡。然而當他正要穿出孝子巷的巷口時，後面突然來了一聲招呼，把他留住了。因爲這正是團總的聲音。周三扯皮是一個三板子人，滿臉骨頭，門齒突出，好像老鼠一樣。他是舉人的兄弟；但在反正後，他又兼上一個「大爺」的頭銜了。他正在走出門向衙門去。他冷聲冷氣地問鄉約道，「你是進局領獎的哇？」

跛公的嘴唇嘻開起來。

「哼，好哇，你進去等我一下再說。——領獎，嘻！」他看也不正看他一眼，就把跛公剩下在大門上了。

鄉約一時間失神了。他伸出頸子張望了好一會，然後才定着眼睛嘟囔道，「這才怪！……」但他的腳腕把他帶進大廳里面去了。在那里面，只有那個生着撇長鬍子，長就一

付馬臉的賬房在着。這人抱着水煙管，一看見他就笑彎了腰。於是吹了幾口紙杖都失敗了之後，他忽而停下來，騰出右手，抹了一把鬍子，閃着眼睛，笑問道，「你是來領獎的哇？」

跛公動了幾下嘴唇，然後低下視線，嘆息道，「我又沒有得罪過甚麼人，……」

「快算了，這筆錢你都吃的下來呀！」

於是他說這事早就有人向縣里控告，錢已給徵收局扣留起來了。

「那三老爺早就該說一聲呀！」鄉約叫了出來。

「早就該說！」像你這樣講，還是三老爺的錯哩，——那才怪，想一想吧，錢是全縣人出，你一個人倒得獎，三老爺不說，別人也不說話麼？我給你說！縫不縫得好，還要看三老爺上衙門回來才清楚哩。」

「我清楚！我們是聽水響的，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我不回你講：我兩個講不通！」

可是三扯皮杖過十六圈麻將回來時，丁跛公終於給他講「通」了。「我一輩子就給

人變牛，」鄉約很陰暗地肯定了自己的命運。但他的嘴里還連連地陪着不是，強裝出笑臉。他有氣沒力地退出來了，這時已是夜間，有幾家人已經關上大門了，城門只有半扇是敞開的。在半邊茶舖里，老八正在大聲地罵道：「這龜兒，一發了財，就連人影也看不見了！」鄉約忽而清醒起來，他嘟囔了一句，「見鬼！」於是趕緊背轉身子，從茶舖的側面，順着城牆溜掉了。

失望和飢餓，已經打擊得他十分疲倦了；因為在長久的守候中，那賬房催了他三次吃飯，他都推說，「我不餓。」但他的腦筋却很興奮，充滿着種種的念頭和幻象。這是一大堆亮晶晶的銀元。他又看見鴉片煙和新房子了，他的女人正在挽起袖了喂豬。一想起「小媽」，他幾乎快要哭出來了；帶着羞愧，也帶點懺悔。但是當那張有着老鼠門齒的瘦臉，忽而在他眉毛下擴大起來時，他又振作起來了，叫屈道，「唉，就是一條獵狗，也得有一付腸肚吃呀！」

「倒是做土匪好些！」當走近木牌坊時，他突然向自己這樣地叫出來。他又想起幾個早年的朋友，和他那「拜弟」來了。那是一個土匪出身的紳士。他起初路劫，後來搶多了

就「打門。」待到有了號招能力，便又做司令官了。不久雖然被繳了械，但他現在却擁有四五個老婆，留着一梗鬍子，就是那個以正神自命的周三扯皮，也和他打上兒女親家了……他覺得這倒是一條正路。他挽着袖子申言道：

「就是當褲子，我也要買兩條槍來爛一手！」

一聽見狗吠，乾黃鱸便趕急把煤油照子，由堂屋裏照出來了。也已經穿上那件短襖，雖是臃腫得不成人形，但却暖和平。他笑嘻嘻地拿着燈向場壩上走。然而他沒有料到他的姐夫會向他喝道，「走開，我看得你那爛樣子！」

「你在喜歡些甚麼？」鄉約又把他叫近來。

「我又沒有哩……」

「你穿和暖了是不是？你給我脫下來！我要幾爪撕掉牠！……」

「叫你爭口氣呀！……」

「這年歲只有做土匪！」鄉約的聲調帶點悲哽了。……

他整整有兩天沒有進城，也沒有繼續去掃解剩餘的「糧尾」。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，

都花在那條靜僻的乾堰溝上，想着倒不如做一個匪徒有望一些。但在第三天夜里，他忽然聽見狗吠，場壩上亮出火把，隨即是打門聲和叫喚聲。他趕快下床，可是十多個臉上塗着鍋煙，頭上插着油紙枚子的漢子衝進來了。「兄弟們，都是自家人呵！」他打着江湖話。但隨即又懇求道，「我沒有帶過甚麼人的過呵！」因為他已經被縛在柱子上了。末後他更睜着眼淚叫屈，「我一文錢也沒得到手呀！……」

這一夜他沒有失掉甚麼銀錢，雖然連毛坑也被攪撈過三次。可是當匪徒們臨去時，他們用石塊把他右腳的踝骨打碎了。這使得他兩月後只好跛着腳走路。也許原因就在這裏，他並沒有去做土匪，他依舊肩上海那用白綾密釘過的藍布搭襖。他突然間變得很蒼老了。但半年以後，他又重新在半邊茶舖里開起玩笑來，而且比先前更粗野了。有一回，老八摸了一下他的屁股，他便就勢躬下身子去，跛着腳車了個半圓，用手拍着臀部，灣轉頸項嚷道，「來呀！你來呀！」

然而雖是粗野，卻也新添上例外了。那就是，要是有誰提起獎券的事來打趣他，他便立刻連頸項也氣粗了，凶神惡煞地喝道：「你另外說點甚麼哇！——你就入我七祖八代

都行！」他又喘着氣加上一句。



一九三五年一月

兇手

彷彿一頭獺狗一樣，斷腿天兵就在王爺的殿堂裏等待着他的末日。這廟是建築在穆家溝進溝處的土嶺上的，只有兩方丈大小，白壁黑瓦，看來好像碉堡一樣。環廟五六里的土嶺，因為出產沙金，曾經經過一度人類的繁榮，而這廟也就是那時候建造的。但現在，從廟門口望出去，已經看不見一只尖底背兜，也聽不見一聲鶴嘴鋤掘土的聲響了，贖下的只有一片死寂，和那無數場陷了的礦洞。

當從戰場上歸來時，斷腿天兵便立刻被他的父親驅逐了。因為這老頭子早經知道了他那次子的死耗。他很粗魯地咒罵着，既不相信他的賭咒和解說，也不可憐一下他那殘廢的創傷，彷彿他真就是殺他兄弟的兇手一樣。那時候同情他的，幾乎只有他的母親，她不時偷給他一些食物，還承認下去說服她的「老鬼」。可是在守候着進食的當中，老太婆總時常忍不住嘆一口氣。喘囁出幾句使他傷心的話來，於是一天下午，他忽然停止住咀嚼，背靠向牆壁去，隨即哭嚷道，「說，就算是我殺死他的好了麼！」這之後，他嚎哭了，他再

也不接受那些苦味的膳食了；接着他便開始了他的乞丐的生活。

斷腿天兵現在已安全被他的親屬忘掉了。但在幾年前，他却還是那家庭裏的一個重要份子，雖然他的地位是低過他的兄弟。這是一個二十三、四歲的青年，讀過幾年私館，結婚以後便很少摸鋤把了，却用大部份的時間跟自己的岳父學習起醫生來。對於這未來的醫生，老頭子付給的希望是很大的，因為幾次「青山生意」的失敗已經打碎了他的自信，而同時他又認定做莊稼是不會翻身的；他每天酒後都要嘮叨一通他的運氣。這木材商人還有兩個兒子，但却很小，這樣，關於種田的事，便完全落在斷腿天兵一個人的肩頭上了。可是他很能做活，而且還似乎只有做活才能引起他的興趣。一空閑久了，他不是連白晝都會跑去睡覺，便老是坐在一處地方，不聲不響，也不笑一笑。爲了他這種良善的品格，這溝裏的一般好事之徒把他叫作「大傻」。但當了面這樣叫的人却是少有的，因爲他究竟不過有點老實吧了。

那是一九二五年春天的事，一天夜裏，他的女人在難產裏死掉了。這還是他們結婚後幾年的第一次生育，於是老頭子叫罵了起來，說是他再沒有閒錢來供給他們的浪費了。

但次日他還是湊了錢來，分付斷腿天兵去進行妻子的喪事。他是從來不相信他的聰明的，因此他又叫了醫生同着他進城。這兩弟兄很快的就把幾件重要事務辦妥了，他們定做了一件簡陋的靈房，請了兩名道士。他們贖下來的只是辦買油酒之類的雜務，這是斷腿天兵一個人可以辦好的，於是在那道士家的門口，那醫生說出一個碰頭的地點，掉頭跑向衙門口看告示來了，而他自己便順了順夾背，向着熱鬧的市集走去。但在十字口的鼓樓下，他被幾個拉夫的天兵兜圍住了。

「先生，我家里死了人哩」，他和他們扭扯起來。

「不要動！」

「真的死人還在家裏擺起哩，我們去問！」

可是那些灰色朋友似乎並不要證明他的誠實，他們把他和別的一串鄉下人縛在一起，牽他到那拘留夫役的地方去了。那是一座有着朱紅柱子的廟宇，在那正殿上早已坐着一二三十名農夫；他的兄弟也正在那里。這青年人雙手抱了膝頭坐着，挺起頸項，滿臉都是怒氣。斷腿天兵一看出他來，不由得吃驚了，因為他一直祇是惦記着他失去了的錢鈔，他

那死了的妻子，以及老頭子的脾氣的，他呆了好一會，然後吞了一下口水，問道，「你也抓來了麼？」

他的兄弟也立刻認識了他，但也狠狠的盯了他一眼，便把臉車開去了。

他們被拘留了兩個月，隨即便跟着駐軍開拔了。他們一同被派在一位連長手下服務，工作很輕鬆，因為那乘坐他們那架滑竿的，是一個乾癯而年青的使女。在路上這兩弟兄竟彼此照顧得很好，他們已然忘掉了那些拘留期間的賭氣了。他們只打算着怎樣回歸他們的故鄉。但一到目的地他們却又被關了起來，說是還要給他們發放工錢。這在四川的拉夫史上乃是一樁奇蹟，於是那些鄉下人，哦了一聲，立刻發出五顏六色的推測出來了。

一天晚餐時，大家又都照例捧着飯碗，談起這一件意外的利益，猜測着牠的虛實，和能夠得到的工錢的多寡，那醫生起初一句話也不說，後來他很響地●了一下筷子，打斷別人的話頭，道：

「工錢！我只求他早點放我好了。」

這時斷腿天兵也嘆了口氣。「真的，」他十分陰鬱地說，「怕還要拉去當兵呢！」

「你從那裏聽來的？——你瞎說！」

「怎麼瞎說？我是還剛才從那個火夫嘴里聽來的，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他的兄弟立刻把筷子一擲，叫道，「那我寧可槍斃！」他從磚地上掙起來了。

這使得斷腿天兵失神了，他瞪着他的眼睛，半張開口，好像他這才領悟了事情的嚴重。他原來本是爲了討好他的兄弟才說出來的，他再向那火夫打聽了，但他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。這樣，他便一面避忌着那青年人的臉色，忍受下他的嘔氣，一面希望那可惡的消息只不過是一種謠言。然而一天飯後，夫役們被一大批武裝兵士，押解到操場上去了。

當那軍官宣佈出那嚇人的命令時，他的兄弟申訴了，可是他立刻得到了懲治。他吃了近十下用扁担來代替的軍杖，然後同着幾個伴侶一齊給禁閉了起來。而斷腿天兵呢？他却鐵青了臉色，顫抖着膝蓋，依輪次去履行他的入伍手續了。

他向一張志願書，蓋了手印，發了一個誓言，說是他決不逃跑，他們還在他手臂上刺

了一枚藍色的符號。他得到了一套制服，算是一個正當的大兵了。他在當天就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活，可是他也同時開始嘗到了苦頭。在報名時他有兩次叫不出數字來，第三次他又叫錯了，因此他被打了耳光。他們用一種特別方法來訓練他的正步，兩支腿綁了帶子，由一個老兵在前面攙着他走。他時常被罰跑步。他是從來不知道疲倦的，但他現在，一粘着床鋪就睡着了。

他的兄弟被禁閉了兩個月。他應該在一天體拜日放出來，這身斷腿天兵每天都要搬着指頭計算一下的日子。於是他犧牲了他的例假，一早便心神不安地等待着他們的會見。傍晚時他看見他一個人從連長室裏退出來，垂頭喪氣，脅下夾着一套制服，後腦頂上蓋着一頂灰色的軍帽，他一直向着廟宇的頂里面走去。斷腿天兵想要叫他，但他抓了抓頸項，嘆了一口氣，默無聲息地跟他走去了。

他們一同在一處院落裏的台階上坐下來，從那裏可以望見一個小小的庭園，蓬生着雜草和野樹，碧綠的小池畔不時送來幾聲蛙鳴。好多時間在靜穆裏過去了，他這才弄着自己腳上的草鞋練子，一面偷着看了他的弟兄一眼。

「你出來了麼？」

那青年人沒有回答他，他只管把額頭枕在手肘上面。於是隔了一回，他又自言自語似的嘆息道：「有什麼法子呢？遇都遇到這倒霉的運氣了。……」

「我要走！」

「請你不要這樣想吧！」他環視了一下空洞無人的院落。「走，你說得容易。前一個月跑了十多個人，才逃脫兩三個。你還沒有看見過他們怎樣受罪呢？簡直比打偷牛賊還厲害……」他走向他兄弟的面前去，「你不要那樣想吧，耐下去看！」

「耐下去！你倒可以耐下去，我呢？你又沒兒沒女的，嫂子又死了。……」

「你不要這樣說罷！難道我就不想家麼？我的日子更難過呢，要是好走……你還沒有見過我受的氣哩，——真是討口叫化都是人幹的！」

「那你勸我幹！」

「我是勸你幹麼？……我勸你幹！好好好，隨你的便罷，我不管！」

那醫生癡笑了，「你現在呢，還管！」

「那你要我怎樣呢？」一種可怕的內疚幾乎使他窒息住了，他叫道，「我同你走好麼？……你說呀！我知道這全是我拖累了你！……」

他們彼此都不響了，隔了好一會，於是絕腿天兵才又用略帶咽哽的聲調重復道，「好，我同你走，」他好像罪人似的順下他的眼光了。

他從這一天起便沒有得着安靜。在半個月內，他的兄弟就找機會同他密談過兩次，向他商量逃走的方法。平日他簡直不敢望他的眼睛直視，他害怕牠們，彷彿牠們在逼着他放下他的決心，而當那青年人一走近他時，一種惶恐的顫慄，便又立刻通過他的全身了。因為他覺得長官們似乎已經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他們隨時都在探查着他。一天下午，他的兄弟又在操場上直向着的走過去了。

「待一下在財神殿……」

「好，」他回答。

「你從馬房邊轉過去，……」

「連長直盯我們哩，」他的眼光慌亂了。

他遲疑了好久才去赴他兄弟的約會。當那醫生陳述他自己的意見時，他與其說是在諦聽他的談話，還不如說是他在諦聽自己心跳的聲響，以及薄暮中的每一種可怕的響動。他的眼光始終落在地上，一隻手弄着扭扣，好像他是站在長官面前受訓一樣，但他仍然習慣了似的應聲着，一直到他的兄弟發覺了他的張惶失措。於是那青年人迫視着他問道：

「哼！你怎麼不開口呢？你害怕麼？」

斷腿天兵只是更加放低了腦袋。

「你是不是害怕？——說呀！甚麼人會把你吃了麼？」

「我害怕！」他突然用顫抖的聲音叫道，「我們會被抓轉來的，——我們耐下去罷！我知道都是我拖累了你！……」

那青年人竟氣得發抖起來，他啐了一口，「難怪什麼人都說你沒出息！」於是怔怔地望了他一眼，從廟堂里衝出去了。

他一個人留在黑暗裏面。他呆了一會，然後抽出一口氣，把臉孔埋在手掌上去了。他傷心他自己的命運，同時又扣心着他的兄弟。他已經沒有再打算逃走的勇氣了，但他依舊

不敢和他接近，因為從這一夜以後，那青年人對他便很冷淡，而他自己又老是感着慚愧，一碰見他便會毫不知覺地放低他的視線，彷彿罪犯一樣。他時常想到醫生的性格就會顫慄起來，他是說甚麼做甚麼的。然而一個月過去了，雖然又少了幾個同伴，但他的兄弟却照常任沙壩上踩着他的腳掌。現在他單是担心着長官們的打罵了。

那是一天禮拜六，日頭很好，吃過早飯，兵士們便全體開到大河邊去洗滌他們的衣服。因為好天氣是難得的，而且長官們早就責罵着他們身上已經有了惡氣了。斷腿天兵洗好自己的服裝，晒在沙地上，用石塊壓着，便雙手抱了肩頭，躲在沙灘邊的樹叢里去。他剛般了一塊石頭坐下，他的兄弟也裸着上身跟過來了，這還是他一個月來第一次自動地和他接近，他嘆了一口氣，在他的旁邊坐下。他們沉默了好一會，斷腿天兵忽而盯着自己的草鞋鼻子，膽怯地假咳了一聲。

「這一下你該安心了罷！」他側着頭望了他一下，「聽說以後抓回的逃兵還要弄死哩，……」

「在這里當叫化兒不是一樣麼，不餓死也終歸塞炮眼的。」

斷腿天兵驚慌了。於是他的兄弟拋開手掌中的沙石，站起來添說道，「我決心走。」

「你是怎麼的？」

「怎麼的、我爲什麼要在這裏受罪呢。吃沒吃的，還要挨打挨罵，拖死了還不好做祭文哩！」

斷腿天兵這時也掙起來了，他懇求他道，「你聽我的勸吧！」但是是一個軍官跑來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。

他的心情又被攪亂了。他決心要去勸轉他的兄弟，但他失神着，隨處都碰見探查的眼光，因此他老是找不着一個機會。他在夜里睡不落覺，那些可怕的幻想不讓他安眠。他記起了他的故鄉，他的父親，他的女人是在床上直躺着，還像他上城時候的那樣。彷彿他的兄弟真的已經被追轉來了似的，他看見他被吊起來了，就在平日吊打逃兵的地方，長官們手里拿了燃得紅朗朗的「香火」。他一時又看出他已經躺在殺人場的沙地上面，屍首邊站着一條精瘦的狗子。「這都是我害了他的，」他想着，於是他哭泣起來了。

當早上趕去點名時，全體的兵士差不多都已經排好隊子了，於是眨着乾枯的眼睛，担

心着打罵，他縮縮躡躡地加進隊伍里去。但空氣很沉靜，他沒有聽見半聲叱吼。他大着膽朝前面望去了，那些軍官們正在嚴肅而低聲的交談着，當中的一個還用下巴望他一指。連長忙把他從列子里叫出來了。他告訴他，他的兄弟在夜里和別的兩個人一道逃跑了，他應該知道一點這件事的底細。斷腿天兵起初害怕和着急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好一會他才低了頭回答說，「我——我不知道。」

「騙鬼呵，你兩兄弟都不知道麼。昨天洗衣服的時候你們還在一處談話。」

「他沒有向我說過什麼，我——我不清楚。」

「吃飯你清楚麼？」他們踢了他幾腳，把他關在禁閉室里去了。

他被禁閉了五天，一直到追轉來兩個逃兵才被釋放出來。但當他一跨出那黑暗的小屋時，他立刻在柵門邊認識出了他的兄弟；這年青人後腦邊凝着血污，背了門站着，眼光落在地上。他一時間怔住了，腦里空洞得好像一個皮球一樣。他用手摸着領口，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才好。直到那些押解犯人的大兵叱叫起來了，他這才清醒過來，於是戰戰兢兢地向着他的寢室走去。

兩三個和他同房居住的人，他們正吃過了午飯，一望見他那失神的眼色，便都立刻停止住談話，把眼光迎向他了。他們問他可曾見到他的兄弟，想出怎樣的辦法沒有。但他毫無聲息地在自己的鋪位邊坐下，於是手捧了臉，嗚咽起來了。

「又不是小孩子——！——你要想辦法呀！」

他自語般地訴苦道，「他們一定弄死他的！……！」

「你去請求一下哩。」

「我父親會和我拚命的！……！」

大家禁不住搖了搖頭，嘆氣着，沉默下去了。

斷腿天兵這時突地掙起身來，用手背揩了一下眼睛。「我要去向連長說！」他喊着，「他就是槍斃我都行！」他從鋪位間衝出去了。

他沒有遲疑一下，也沒有喊一聲報告，就一直走進連長室去了。在那裏，那些軍官們正在研究處置逃兵的方法，想着該怎樣辦才能得出更大的效果。他們一發現出他便立刻生氣了；因為他彷彿啞了似的站在他們的面前，顫抖着，一隻手掌擦着他的褲子。那個背紅

絲帶的值星官在桌子上打了一掌，喝道：

「你要甚麼？這是灶房門麼？」

「我——我請你們做點好事，……」

「做你媽的好事呵，滾出去——」

他們把他趕出去了。並且就在當天下午，他們便又逼着他去親手槍殺他的兄弟。他吃了多少打罵才服從下來，但當瞄準時，他的槍托又忽地從肩夾上滑落向地面，並且躬腰到地嚎叫了。

「他是我的兄弟呀！……」

他一連三次都不能瞄好準，於是末了，兩個軍官跑過去挾着他放了一槍。

逃 難

沙窩失陷的消息一證實，王胖先生，那地方收支所的會計，更是被憂愁塞滿了。這是一個略帶鄉氣的肥大紳士，體氣很好，以能夠一氣吸完一支清純豬勝出名。他爲人極仔細，每每謹慎到一種可笑的地步。他早已把家眷送下州里去了。

他現在担心的就是他本人的安全。他是不敢相信他那一雙尊腳的，肥而容易沁汗；一想到忽促逃難的情形他便嚇怕起來，那最妥當的辦法自然是去雇一乘轎子，如像其他被公事絆住的人們一樣。然而由於手面不寬展，需要旁人相幫才能走路的又太多，他卻老是又不能完成他的計劃。他感覺得很苦惱，因爲這一次的亂子是不能拿平常的內戰比的。

那一天下午，他又跑向南門河灘邊去了。這在縣城裏轎夫們平日聚集的地方，他希望能夠在那裏發現一個肩頭上搭着腳馬轎簾的漢子，便是一個揹着藍布滑竿帳棚的也好。他還放下決心，要是不能達到目的，他就到轎行裏去。雖然因爲一種嚇人的高價，幾天以

前，他已和那老闆吵過一次了。

他在那些由各種小食攤組成的巷道間巡行着，不時又跑去鴉片烟館門口窺視；用食指微微掠開污黑的麻布門幕，側着臉兒，好像是他要前去過癮的一樣。他總拿一種十分把細的態度去審視那些頭纏布帕，耳朵邊挾着幾段紙枚的遊民，生怕放掉一個機會。可是一個下午快過去了，他所看見的，倒多半是一些和他抱了同目的而焦灼徘徊的雇主。

在決定到轎行去的時候，他碰見了裕記洋貨舖的老闆。他們在一家粥攤前彼此站着訴苦了一陣。那生意人也是跑來找轎子的，他在最後提議他們將來不妨約着一道跑路。但這一個立刻拒絕了，身子微微一蹲，苦笑道：

「呵噲！你倒不要緊，我這樣一大堆呀！」

「你也是！」那商人佯裝氣惱地說，「誰叫你見天的吃油大啦！」

「收拾起吧！這一響簡直連龍肝鳳胆也吞之不了哩。」

他強笑着搖了搖他那車胎一樣的下頰，沿着河灘，走向一片廣大的沙地去了。這地方是每年要給洪水洗刷一次的，上面點綴着十多間零零落落的草棚。轎行老闆就住在那座傍

着小七阜搭蓋的茅房裏面，有平常屋子的三間大小，遠看來恰像窯廠裏堆磚用的敞棚一樣。屋前有一方菜園，一個露天毛坑，屋椽下堆積着引火的柴草。幾隻小豬在門口用嘴筒子掘沙土玩。

那老闆是一個狡滑精幹的人，原早也是擡轎子的，但早已只靠在床鋪上抽大煙了。他正橫在近門的鋪位上努力工作，所以當會計問起他有沒有轎子的時候，他並不即刻答覆，僅止斜視着他翻了一下眼珠。直到一錠煙抽光了，兩腳抵住床簷挺身咳嗽了一下，這才盤着腿懶懶地坐了起來。

「轎子是有，」他斜視着他說，「祇怕你捨不得那樣大的價錢哩。」
會計略帶生氣地插嘴道：

「你總要不到一元錢一里呀！」

「一元錢倒不上；別人雇得有，兩串。」

「兩串！」

肥人瞪着眼驚叫了。他怔了怔，然又向前參進一步：



「噫，我怕你要搶人了呢，前幾天才要一串二！……」

「前幾天是前幾天呀！」

老闆不耐煩地截斷他，抓起烟籤子，撥弄煙燈的火口去了。他的神情冷淡而驕傲，倒像他才是一個坐轎子的闊人一樣；這是和他從前對待雇主的巴結相反的。會計一時間沒有回過神，他閉着肥厚的嘴唇，眼睛睜大着，幾乎要叫罵出來了。

但大約怕事情弄僵，他終於笑了笑轉圓道：

「我給你說，魚兒子！不要認錢不認人！……」

可是這并沒發生良好的效果，魚兒子簡直攤身下去，重新打起煙泡來了。屋子裏很沉靜，那老闆娘開始在燒晚飯了，弄得滿屋子的烟霧。三個轎夫坐在屋角的地鋪上打「鬥十四」，專心一意的，自始至終沒有給屋子裏的情景打動一下。當會計員正想退出去，想要利用那種以退為進的生意經時，一個短打漢子，跳蚤似的鑽進來了。

這傭人也是跑來雇轎子的，他一屁股坐在床鋪上面；便嘴快而哆唆地嘮叨起來。但只有第一句話和他的差使有直接關係，其餘的都是對生活的抱怨，以及對於大大小小的主人

的攻擊。

「簡直×都給人鬧燒了！」他急急地繼續說，「一時水菓，一時糖食，不知道還那里有那樣多的臭格！其實麼，連工錢都要拖欠。……」

老闆好不容易才插上一句：

「先說清楚，兩串錢一里哇！」

「現在你就耍一元錢一里他也肯出呀！怕是平常麼，苟得連棍棒都挺不出一個小錢來！……」

這時會計從旁諷刺而氣惱地咕咕道：

「你才會花錢哩！」

他又立刻彎身轉向老闆去：

「怎麼樣，你真是做的定價生意呀？」

「你不是看見別人雇得有價錢的麼？」

「別人雇得有！像以爲我沒長得有脚脰哩……」

他搭訕似地從鼻孔裏冷笑着，蘇里蘇氣地退出去了。他是一個矜持的人，平常總愛裝出滿不在意的樣子來掩飾他的失敗。他以為老闆會把他叫轉去，但一直到沙地的盡頭，快要進入市街了，雖然他不時用一種搖搖擺擺的派頭回轉頭去，并且盡力地尖起耳朵，他却既沒瞥見轎行老闆的影子，也沒聽見他那烟灰聲氣。他於是大大地生氣了。

「無怪乎這些東西總是死在城牆邊下臺！……」

他喃喃地說，好像感到了莫大的恥辱一樣。可是等他一覺出城內不安的氣氛，却又立刻感覺到，這並非是可以用憤怒了結的了。市街上的情形很緊張，那些準備添上前綫的兵士在胡亂地穿梭着，爲着強換地方證券而和小販們爭吵。幾個保安兵在驅逐着混進城來的難民，生怕當中夾雜有便衣匪隊。難民是秀才從鄰縣上逃跑來的，大半是小商人和小糧戶，但現在已是無家可歸了。

那些躑躅在街頭的市民，他們爲謠言所煽惑，總是嘆息出這樣的話來：

「個房子！你不要亂殺人哩。……」

這給與會計一種潑刺的印象。他停下來轉了兩轉，於是瞪着眼睛吁了一口氣，又回轉

頭走開去了。那轎行老闆在門口弄轎杆子。這是不久才從竹市上買來的，他提起竹桿的一端在鼻頭下面，用了一隻眼睛審視着，恰如木匠師務考究墨線一樣。他對於會計突然的讓步並不表示歡迎，他懶懶地回答他道：

「好呀，明天來給你找一乘。」

「怎麼明天！……」

「誰叫你先不雇去呢？已經光了。」

「就是滑竿也成啦！」

「呵唷！現在難道你還想找轎子嗎？」

「這舅子……那明天靠得進麼？」

「哈哈！我魚兒子不答應別人的事就算了，若是答應了麼，莫說你一乘轎子！……」會計員安心了。雖然在進城的路上時，他想起來還不免有點失悔，而且担心那煙鬼的誇口會照例是一種吹牛。這時市街上已經點上簷燈了，一切都顯得混亂而黯淡。他對碰着三乘轎子在往城外而走，上下簾是關着的，大約是乘的女客。那個短小精幹的公安隊長，

帶着兩個武裝弁兵，旋風似的從他身邊擦過去了。

這漢子是會計員認識的，因此一種靈感驅使他快步地追躡上去。

「喂！怎麼樣？」他苦笑地喘着氣問。

「怎麼樣呀，」那一個邊走邊回答，「變不變症，就看今天夜裏哩！」

會計怔怔地停了下來。他再也沒有趕上去探聽一個明白的勇氣了。他整整失眠了一夜，耳朵一直警戒着所長室裏電話鈴子的響聲。他有三次去那文牘煙燈下消磨他的時間，爲預感而發愁；並且用那種在一個肥人少有的憂鬱訴苦：「唉！你說怎麼樣？像我這一身胖豚，他會饒過你（我）呀！……」

可是這一夜並沒有變症。等到勉強吃過早飯，那驕行老闆也終於來了。

魚兒子並沒有吹牛。他的身後帶着兩個衣服破爛的轎夫；一個肩着滑竿，一個脅下夾

着藍布帳棚，都不停地把手掌送往嘴上呵凍。他們是那種跑「流差」的苦力，大約離開農村已久，身體已經給流浪和生活磨得精瘦了。看來好像晒乾了的姜豆一樣。會計員把他們上下地打量着，於是搖了搖頭，皺着眉毛躊躇起來了。

他把下巴伸出一步，向矮小的一個問道：

「喂，我的活路大啊？」

「呵唷！他昨天抬的那位委員比你壯哩！」

不等那應該答話的人張口，老闆笑嘻嘻着把話頭接過去了。

「不是吹牛的話，」他又繼續道，「我叫的人都會錯了，那才怪哩！一上路你就清楚了，要你催一聲我都退錢！」

「說自然說得好聽呀！」

「難道我還騙你嗎？哼，不信就試抬抬看！」

因為連自己也不相信那矮子的工夫，老闆的話原是一種唐塞，然而會計却認真地要求試驗了。

這使得魚兒子慌張了一下。但他馬上便又鎮靜過來，玩着睛色，吵吵鬧鬧地催促着他的伙伴。那較高的一個，緊了緊褲帶，便即微笑着走過去了；把後面的「担肩」擱上，擺開八字腳步。而那瘦小的却揉了一會肩頭才走過去，焦眉皺眼的，好像給人才從濃睡裏叫

醒轉來一樣。會計搖着不甚信任的腦袋坐上了。

在他兩手撐着竿子，上身微躬，剛往坐兜上一掙的時候，那矮子的腳膀確是一連打了幾閃，彷彿「脚抽筋」似的。但由爲生活的鞭策，却終於熬住了；老闆於是精神煥發地笑囁起來：

「怎麼樣？我說吧，騙了你還算人麼！」

「怕上不得長路吧？」

「上不得長路！癱一過足，會像駕雲一樣的快哩！」

「你們的話都聽得……」

會計咕咕着，笑嘻嘻地檢下來了。但他並不就此滿意，他還不能對那瘦小的一個發生完全的信任。所以當他在一種不得已的划算下，把轎夫們應該給老闆的頭錢煙賬算清時，他還不肯馬上過現；却儘是把手掌插在肚袋裏面，遲疑着，弄得錢鈔磕磕作響。

他第三次啾牢他警告道：

「說實在話，不要吃胆大啊！」

「我既然答應了你！……」

那瘦小的把眼睛順在一邊咕咕着，同時魚兒子大聲地叨道：

「我的老先人！你怎麼這樣綿纏呵！」

「綿纏？——這比不得平常呀！」

會計員嚷叫着，凸出的肚子微微朝前一挺；但他畢竟把錢從衣袋邊匯出來了。

他把那兩個轎夫留下了。他就安置他們在收支所的廚房裏面，這樣既可節省伙食，那些所下雜役還會隨時幫他照料。因為在那些倒霉的日子裏，說不定駐軍會突地抓起伙來，轎夫本身也很可能爲着旁人一種高價逃跑。他此外又給他們指定一家烟館過癮。總之，凡是他們所需要的，他都全給他們辦妥貼了。

他現在已不大怕逃難了。他每天照常辦他的公事，代替全縣人招待軍隊，從糧秣谷草當中坐吃他的回扣。而一探聽到什麼不良的消息，他就丟下算盤望廚房裏跑，叫他們準備起來；把滑竿在大廳上駕起，鋪上褥子，只差沒有坐了上去。

並且每當這時候，他總是咕咕喳喳着，彷彿誓師似的向轎夫嘮叨出一套這樣的話：

「不要丟臉啦！我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呵！……」

他還隨身帶着半牛骨盒子烟灰，是從所長那裏張羅來的，預備在路上給轎夫加添力氣。他這種精細的划算，有一次被那文牘着實取笑過一回，但會計正起面相回答他道：

「你不要管我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！……」

那一天早上，因為一起床就感覺到情形的不妙，他於是又開手準備一切了。那最主要的自然是他的滑竿。其次是兩三本重要的簿記，和半「串袋」洋錢。這是他一個多月來冒險生活的代價，從採辦繩梯剋扣來的，他把牠緊圍在褲腰上了。

他焦灼不安地在大廳上慢踱着，不時又跑去大門外張望一會。他一直呆等了大半天。但到了三點鐘；他這一次的逃難，畢竟逃成功了。街道上很混亂，那些被擠脫了綫的家屬在用哭喊和咒罵取着聯絡。能夠從臉上找出笑容的只有那些久跑江湖的大兵太太。大家都在向南門城洞口擠，因為別的一道城門，早經給防軍用石板沙袋堵塞住了。

城門口還有兵士在維持秩序。並且發出各種隨心所欲的叫嚷：

「走就走啦，不准亂摸呵！」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一個下級軍官，忽然從城樓上望着下面罵道：

「我倒入他的！還隔着他媽八九十里路遠呀！」

大約是發現那些徒步的男女擠得太可憐了，他隨即就下命令，叫喝住那幾位乘坐轎子的人走下來停歇一下。這馬上被執行了，但會計直到周圍哄罵起來，這才退到一處階沿上去；而且還充滿怨憤地嘟着嘴嘮叨了好一陣。

「那樣兇就該抵住呀？……甚麼！大家的都是命！」他咕咕咕地說。

「是呀！」一個和他遭了同樣命運的附和道：「那一個人是大媽生的麼！」

別一個小聲地講了一段新聞來洩氣。他說，當他們拒守恩陽河的時候，因為丘八爺開小差的太多了，於是長官們想出主意，強着部下脫了褲子睡覺，待到吹起牀號時再又發還下去。「你們想想吧！」他結論道，「這樣的隊伍打「矢帳」呀？」

「所以說囉！唯一的長處就是兇老百姓！」會計嘟着嘴表示同意。

他們呆等了個多鐘頭街上才逐漸移動起來。但當會計也轉過頭去關照自己的轎夫時，他發覺出那最小的一個沒有了；那較高的一個則靠在柱脚下翻看褲腰上的虱子，顯得很是

悠閒。他於是失神地旋了兩轉，大大地生氣了。

「你就看你媽的虱子！」他嗚叫道，「還有的人呢！！」

「嗡嗡——剛才還在！」

轎夫怔了一下，捲着褲腰站起來了。

他開始叫嗶了。會計在一邊嘮嘮叨叨地責罵。他還跺着腳放出威嚇的話來，要是找不着人，他便要把他往軍隊上送。他栽污他們是老早就串通了的。對於這些過火的申斥，那下力人沒有回嘴一句。然而當他的祖宗受到株連時，他却狠狠地反駁過去了。

「怎麼亂叨呀！」他歪着臉怒吼道，「我的媽還是和你的媽一樣！」

「你配！……我養一條狗都養家了，一天烟飯兩開，……」

這時文牆慢條斯理地從人叢中順過來，驚奇地笑道：

「呵唷！我想你已經過了四方碑了啊！」

「這個狗入的！……」

「你老罵我做什麼——張洪「順兒」！」

那苦力還在叫嚷，聲音已經帶點破啞了。他想往附近的煙館裏去找看一下；但是他才一車轉身，曾經同意過他的會計却又把他拖了轉來。他提防自己再會遭到同樣的打擊。但他別無辦法，而那幾個和他一同停小來的，都已經陸續地走掉完了。

他直覺到自己處境的困難了。他恐慌了，於是在最後，他決定自己幫着擡了滑竿出城，再去另找人填補。但這計劃直到經過兩個場鎮後才成功；而當他達到目的地時，那些州里的富室，却又正忙着逃向成都的種種準備了。

一九三六年九月



爲了兩升口糧的緣故

我們立在山徑上躊躇起來了，大家好久都放不下決心，不知道是再回轉去的好，或是索性遺漏掉那孤立在對面山徑上的小屋。

一家不漏地調查到，這自然是我們的責任。但爲了一戶人家，我們必須退轉山徑的一端去，從那里渡過索橋，然後再又回到三丈以內的原地來，實在是是一件煩人的事。想嬰涉水過去也不可能。峽谷實在太深沉了，當中隨時激起巨大的浪頭，而那陡削的岩壁也不容易讓我們找一個托腳的地方。

我們給義務心和懶惰心交攻着，全身都感覺得不自在了。

到底還是那個凡事推委的科長開口：

「我看，還是讓他去吧！」

「這不大好，」

特派員抓着鼻端遲疑着，但他隨又把手望了對方一甩，笑囔道：

「你呀！……別人那樣險的工程都要做哩！」

他紅着鼻子逼視着他，嘻皮笑臉的，同時反過右手向那終年積雪的老山一指。

我毫不知覺地隨着他的手臂望過去了。雖然我並不是第一次才聽到這樣的提示。我凝視着那馱着遠古的積雪的山頂。想像着那寬大半整的馬路，馬路兩邊用竹樹支紮起的簡陋的營帳；這種巨大的設備竟會綿亘三四百里，而且是在他們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完成的。我從新感到一種類似悲壯的情懷了。

那科長還在推脫着，設想要動搖特派員的信心：

「走路倒不要緊呵，我就怕又撲空哩！」

「那麼，老顧！你先吆喝幾聲看看？」特派員瞅着響導問。

但麂皮褲子懶懶地回答他道：

「要去就去吧；有這樣多說話的時候，已經走到了！」

他白眉白眼地望了我們一瞥，帶着頭的先走掉了。我們互相望了一眼，隨即便也跟了

上去。許是因爲走轉路的原故，我們大家都走得不很起勁，彷彿路是給誰挪長了些的一樣。單調的水聲使人感到渴睡。眼睛望出去也是單調的，臭蒿占據的耕地顯出一例褐色；只於有時可以發見出幾粒餓兵糧的紅色籽實，或者幾匹濃綠而肥大的堤草。此外便是那綿亘不斷的雪山的慘白光影。

在橋頭的山岩上，我們發現一株被剝了皮的枇杷樹，科長於是借題發揮地叫罵了。

「入的！這年景連樹子也遭劫啦！」他哼聲嘆氣地說。

我們沒有誰搭他的白。但在前些日子，這一定會引起一大堆感慨來的。我們一定會從頭推斷起那種慘痛的災荒的一般情形來，甚至關於枇杷樹皮對於人類的營養等等，好像大家突然對於人體和食物的研究有了沒大的與會一樣。我們的感觸已經給這惱人的工作弄渾鈍了，就是發見一具死尸也和發見一匹僵斃的甲虫不差上下。

我們一點鐘以後才達到目的地。科長沒有猜錯，我們是撲了空了。那冤我們走轉路的人家竟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。這是一家地主人家。我們沒有得到預期的眼淚和訴苦，以及那種千篇一律，簡單而真切的控訴：「胡里糊塗裁這樣大的一個筋斗呀！」正屋的牆壁遠

存留着幾個土紅寫的大字：槍斃田東瓜！

我從牛欄邊的亂草裏指出一只天靈蓋，嘆息說：

「半年以前，他像還在盤算怎樣湊足他的零頭哩！」

特派員在讀着柱子上的油印捷報：

「……活捉營長一條……！」

科長先是咒罵着，一面弄掉着軍服上粘滿了的惹子，隨即却又一切不管地在階石上躺下去了。因為那些倒霉的東西是很難收拾的，而他的氣惱又只能惹起我們的訕笑。現在他突然翻身起來嘆道：

「老順！把點心取出來吃了再說！」

這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，我們像皮克里克一樣地吃吃喝喝喝起來了。

但，皮克里克！這是何等的不相稱呵！……我們胡亂地蹲坐着，我們周圍不絕地發散

着草和木料的腐爛氣息。夕陽映照在荒廢的院牆上，那裏有着一堆鷄毛，一支鬆了圈的糞桶，殘缺的木質磨盤陷入在泥土裏，裂縫中盪着幾莖香忍子草；小而細長，彷彿走了油的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蠟燭一樣。一切都是黯淡的和褪色的，便是從屋後俯瞰下來的岩壁也像出自拙劣的工匠之手。

我默默地咀嚼着，心想，在這荒涼的大地上，這時候也許正有甚麼災民無聲無臭地斷氣哩！……

那些美好的食物並沒有銷解掉科長的怨氣。在歸途上他還不住的嘆氣着，彷彿吃過甚麼說不出口的大虧來的一樣。我們本是沿着老路走的，但在一處突起的土邱旁邊，響導忽地站立住了，他聳了一下夾背，然後兩隻手往背心裏一插，尋思道：

「唏，走這裏上去像要捷些吧！」

他立刻伸長頸項，打量起山勢來；科長從齒縫里咕咕道：

「又要想甚麼鬼花頭了！」

「不錯，」響導繼續道：「喏，那不是紀家坪的大柏樹？上一個坡，向那裏澗槽邊樓下去就是，……」

但并不十分相信自己的估量似的，順下夾背，爬過土邱，他實地探察去了。我們坐在

石塊上抽起煙來。我們大家都沒有說話，太陽已經在默默地斜落了，幾團破絮似的雲塊在望西南角的山巔流聚着，天空逐漸黯下來。水聲已帶着昏黃的意味。這裏離縣城還有十五里路遠近呢。

當我從懷裏摸出錢來看時，響導顯着不愉快的臉色走轉來了。

「碰牠媽條鬼呵！」他啾啾的咒罵着。

「怎樣，不好走麼？」特派員站起來問。

「怎麼不好走，」他回答着，一下便把夾背搯上。「上面窩堂裏像還有人住呢！」

科長吃驚道：

「你不是說那溝裏的人已經死光了麼？」

「曉得個舅子是怎樣活出來的呀，——我倒入他的！……」

我們順了土丘繞行過去。一登上聯接着小道的陡坡，隨即便望見那人家的黑色屋頂了。屋子就孤立在窩堂邊的斜坡上，四面空蕩蕩的，屋頂上裊起一縷乳色的烟影。我們撥開荒草，踏着耕地斜降下去，然後再又沿了坡道前進。一個小孩子在大門邊出奇地張望

着，但馬上却又沒蹤沒影了。

我們所經過的地主家的房屋構造，通是一律的。一排五開間或七開間的正屋，正屋的對面是儲玉米的棚架，兩邊是倉房和豬牛欄；就這樣構成一個口字，幾面轉角處都可以出進。當我們從豬欄邊走進院壩的時候，那個先前在門首張望的小人，正小儉似地由那裏奔向階沿邊去。麂皮褲子帶玩笑地把他喝住了。

「不要動！」

他大聲地嚷叫着，隨又問道：

「你是陳么檔檔的鬼兒子麼？」

「不！」小人驚慌地說，「么檔檔是我么爸。」

「那麼，是二跨子的？」

「不是，……我爹叫陳邦福。」

「噲！個瞎精還在呀？」

孩子含含糊糊地動了動腦袋。

特派員和科長，分頭走進屋去查看去了。小人忽地慌張起來，想要跟了進去，但我好奇地留住了他。這是一個十一二歲光景，叫化兒一般破爛的少年，面色很白淨，看了他那深黑的瞳仁，誰也會相信他是怪聰明的；雖然他的神情叫人感到一種冷氣。我輕聲地問他道：

「你們現在吃些甚麼？」

「未必還有糧食你吃不，」他嘆了一口氣，蹲笑了笑，回答說，「橫豎是豬屁股根根些。」

「哪你過得慣嗎？」

「怎麼會過得慣呢！」響導插嘴道，「原來是在錢窩窩裏長大的呀。」

於是不待催問，麀皮襖子講起這家人的歷史來了。這孩子的祖父原是下河人，因為在家鄉裏把生意做爛了，於是就按照當地的風氣，來這山城一帶販賣雜貨；終至成爲一個擁有一兩百畝山地的糧戶。陳邦福是他的大兒子，他的眼睛是在三十五歲時一場大病裏害瞎的。但這並不妨礙他用骨牌打「花拐子」，「扯招」，以及吹肥皂泡似的把自己的產業漲

大起來。他渾名大跨子，失明以後，却又叫瞎跨子了。

對於這些略帶暴露性質的談話，小人顯得很窘，不時打插他道：

「那裏咧！」

「那裏！你娃娃那時候還在用拳頭揩鼻涕呢，怎麼知道！……好吧，我問你，么橋橋一家人呢？」

「么爸他們死光了。」

「那個舅子！你是怎麼逃出來的？」

「我和爸爸在老林裏躲了兩個月。……」

觀察的人退出來了。爲了詳實起見，每一家人戶我們都要像檢舉贓證似的查看一番的。我坐向一隻裝滿乾豬屁股的木桶上去，拿出冊據來，準備填寫表格。特派員在懶懶地叫道：

「出來呀，我們不會把你吃掉了的！」

「倒還有玉米吃哩，」科長自言自語說。

而接着，那小地主却認真地分辯起來：

「不！……那還是么舅拿來的。」

「個入的，嚇，你爹才說買了幾根屋料！……」

「我還有甚麼怕的麼，又沒損人害人，……」

恰在這時，一個人影，唧唧噥噥地，在堂屋裏出現了。我向瞎跨子端詳了起來：這人長而枯瘦，沒有鬍子，襤褸得恰像一支洗過很多地板的「拖翻」一樣。他的頭上套着一頂附有耳罩的僧式棉帽。他從幽暗裏摸出來，嘴裏咕咕咕咕着，不時朝上翻轉一下他那人造大理石一般的眼珠。十分顯然，他對我們的檢查發生了誤會了呢！

我們原是要查問清楚才該說明來意的，但我破例地提醒他道：

「你曉甚麼！瞎，我們又不是派款挪夫！」

「還要派款哩！」

「你老是又瞎又聾嗎！」響導怒吼道，「委員他們是放賬的，怎麼連人話也聽不來呀！」

「呵！……」

瞎子遲疑地驚叫出來，於是仰起瘦臉，奇怪地舐舐嘴唇，垂下頭沉默了。

「發賬麼，」隔了一會，他才咽嚥道，「真也該給我們想個辦法才好呢。……」

我開始填起調查表來。這家庭就只有兩父子，別的五個人，已經從這世界上烟消了。在問到損失的時候，當事人照例含糊了一陣，好像我們是要按照財產的多少分派「抬墊」一樣。我們寫給他一張口糧票子便忙匆匆地退了出去。但剛好穿過院壩，瞎子地主又從後面叫起來了。

「請等一等！……委員！……」

他靠在門枋上叫喚着，揮着手臂，一面還小聲咒罵着他的兒子：

「個雜種！你是啞巴嗎？」

我們停留下來了。瞎子的目的是想幫他的佃客再討一分口糧。這是他原來從沒有提起過的。

「可憐哩！」他向我們哀告說，「兒子通跟匪跑掉了，一點吃的沒有，十天就有九天嘴巴「放棚。」」

特派員氣惱地插嘴道：

「你先就該說一聲呀。」

「我把她忘掉了，我有點昏昏懂懂的，……」

「她本人在那裏呢？」

「她本人麼？……她本人出去找吃去了。她寄住在我這裏的，一個孤老婆子。……」

科長忽然指出豬欄裏一堆破棉絮問道：

「怎麼，你們這裏還住人嗎？」

「她出去了！」

小地主出人意料地呼叫出來。

他的聲調微微使我感覺奇怪，而在同時，科長的手杖已經插進豬欄裏去了。一個襤褸的身體從破被下鑽了出來：是一個老女人；她平整地仰倒着，腦袋不大順勢地扭向一邊；一條烏紅的刀口突出在頸子上，破碎而且噁心，恰像是用石塊扎開來的一樣。我們怔了一下，立刻走近豬欄去了。

我們一齊擁在乾涸的毛坑邊上。響導突地發呆道：

「這是矢耗子他她呀！」

特派員徧過頭來驚問：

「你認得嗎？」

「怎麼不認得！前天在磨房邊碰見那個爛眼睛就是他兒子呀：說是在唐家沱金廠里當馬尾子，才給他媽送了兩升口糧回來，……」

「哪這入的有點講究！」

科長猛地吡吼出來，於是大家受了電感似的，急行向堂屋面前去了。

我給一種沉重的苦惱壓抑着，沒有移動一下。雖然和我的同伴相似，那來歷含糊的玉米，以及主人們前後的慌張，已經叫我懷疑到這可悲的謀殺內幕了。我的心思離開追究還遠。簡直就沒有想到那上面去過。

我依舊凝視着那漠然不動的尸體；她平攤在亂草上，看不出多少血跡，全漏在茅草下面去了。也許是在我們來到以前重新蓋過一次草料。她的顏面枯黑的可怕，鼻子是尖的，

看來好像烏喙一樣，她的眼睛全閉着，表情冷淡，似乎倒並不爲她自己的被害抱恨呢！……

科長的考問早已進行着了。他在不斷的騾鬧着，這像比查災本身還使他感到興會。特派員和嚮導從旁打着和聲。當我正想望他們走去時，瞎跨子恰給從門檻內面拖扭出來，他順勢跪下去了。

「我完全認承着就是了呀！」他開始嚎叫了，「難道我願意麼？……我原先也是有吃有喝的！——我寧肯早點死！……」

我倒抽了口冷氣，車身走出外面去了。四周靜寂到悶人的程度。黃昏已經臨頭，月亮爬起來了；眼前的山嶺恰像粘土模型一樣。一種噫噫嚶嚶的呼聲從遠處傳來：是雁鳥，——也是這裏全部春天唯一的點綴哩！我感到迷惘了。……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

代理縣長

在身份上雖然是縣衙門，但在私人談話間，即使是縣長自己，也把牠叫做標準「靈房」。因爲這只是一排長五間的房屋，除掉柱頭和嶺子是道地的木料，其餘都是用竹子紮成的。代替屋瓦的是茅草，周圍欄着牛眼睛蔑笆。夜里的時間最討厭，山風從四面的山峽中兜灌下來，每每吹破蔑笆上的糊紙，於是老爺們就不能不儘量把頭縮進被窩里去，睡做一團，做出那種鄉下人叫作「狗撞對」的睡眠姿式。

縣長到省城公幹去了。他自己宣佈的目的是請賑，但實際上是去活動政費的。他已經去了兩月，起初時常給同僚來信，告訴他們一些接洽上的煩難，最近却少有信來了。他是軍官出身，又住過半年縣政訓練班，所以當接到委任時，一看是災區，便很熱情地表示他要苦幹一下，不過一走進這殘破的城市，他却又立刻灰心了。用他自己的話來講，他「馬上冷了半截，」因爲他「連做夢也沒夢到這樣的糟！」

現在，留在衙門里的只有第一科和第三科科長，以及代理縣長職務的秘書。秘書名叫賀熙，是個年近四十的漢子，面孔白淨，毛眼却極粗大。他當過小學教員，後來又在招安軍隊里混過很長的時間。本是有烟癖的，但早已只吞服一兩顆泡子「吊癮」了。他的動作活潑，臉上很會表情，簡直是「要哭有哭，要笑有笑」的。他常常自誇他是一個老「跑灘匠」，見過很多稀奇古怪的場面。

他這時正在謄寫禁止災民出境的告示。第三科科長也在埋着頭寫，別一個却還攤在床，這本甚健旺的老人已經弄出毛病來了，他緊裹在被窩里，只留一張黃而打皺的大臉露在被外，頭上纏着一條「祝君早安」的毛巾。他在嘮嘮叨叨地抱怨着，很不滿意縣長。他早年曾經做過一兩度衙門的收發員，是個肝火極旺的人。

「簡直是胡塗虫，」他忽然認真地說，微微欠身起來；「胡塗虫還曉得爬一下！……才接到委任狀我就對他講，我說：要把政費靠穩呵！——；本來地方就苦寒！——這這恍字號！」

他突地搖着頭哼聲嘆氣起來，重新躺下去了。跟着來的是一聲沉重的嘆息。他覺得這

一次的出門大失策，倒是蹲在家里坐冷板凳好些。那第三科科长沒有答理他，這是一個沉悶而少說話的青年人，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幾顆面皰。他便在清閒的時候也只會擠出着面皰里的油脂消遣。到底秘書轉過臉來，用筆管搔着鼻翼，笑道：

「他是太相信苦幹了呀！」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。

但老頭兒却是嚴肅的和認真的，這使他更加生氣起來，他拍着牀怒吼道：

「苦幹個屁！……：麻我麼？一來就清查這門款子，那門款子，看出沒有指望，就溜了，……：真好意思得！」

秘書沒有回答，僅只從鼻孔里嗤嗤地笑了兩聲。屋子里立刻沉靜了，時鐘滴搭地細語着，炖在火盆上的水罐發出幽微的聲響。這時是早晨九點鐘。爲要趕忙把告示張貼出去，他們一起牀就動手工作，所以屋子里還弄得亂七八糟的。地上散亂着口痰，谷草和火柴頭，被蓋毯子聳做一團。秘書甚至連臉也沒有洗。末後他膽寫好自己担任下的幾分，大大地伸個懶腰，擲下筆站起來了。

「天底下那有那樣多認得真的事啊！」他用嘆氣一般地聲調說，兩隻手按着頭髮往後

一攏。「我這個人就這樣：沒關係！到那匹山唱那個山歌，……」

他懶懶地自言自語着，一面校讎着寫好的告示，搔着頭和肩膀，好像剛從灰堆里洗過澡來的雞婆一樣。這當中沒有誰插他的嘴。他穿着一身灰布軍服，只有三個黃銅鈕扣，棉外套的領子高聳在肩頭上。他隨後走近火盆邊去，拿食指在水罐里兩攪，探探溫度，於是動手洗起臉來。

他從床架上扯了一條毛巾，自負地嘆息道：

「這種爛帳日子我過的多哩！……」

他的洗臉是有一種特別的派頭的。要滾鍋的水洗，洗的時候把臉全浸進水里去，拿手巾按着原是發癢的鼻子揉搓，息里呼喚，好像在水裏搓洗衣服一樣。隨後還要打掃煙筒似的，用毛巾的一角盡量塞進鼻孔裏去，不住地轉動。「別的不要緊，」他常常這樣愉快她說，「這怕臉非洗舒服不可！」

因為老頭子又講到要走的話，他就把水流水滴的臉略抬起來，打插他道：

「好好養你的病吧——既來之，則安之！」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「我沒有什麼安不安的！」老科長回答道，「住孤老院還比你這裏強得多！……我
也登過一些衙門，從沒有這樣喪德！……真是做賊還要約一個好伙伴！……」

他說得很憤激，秘書繼續收拾他的鼻子去了，息裏呼喚的。那個年輕科長也已膽好了
自己担任的幾分告示，他把牠們疊在代理縣長的抬子上，用硯盒壓好，便撇着厚嘴唇走向
火盆邊去，在一張沒有背靠的大圈椅上坐下。他並不當心烤火，只是悶起臉呆想着，一隻
手弄着面炮，他出其不意地把眼射向老頭兒毛茸茸的嘴上去，申訴道：

「他再不來信我們一道走！……」

「怎麼？」秘書把毛巾從鼻孔裏扯出來，故作驚異道，「你也想不開了麼？……算
了吧，老弟！這種生活就出十萬元也買不到呢！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山，還是雪景！又一點
不受拘束，又可以隨便把老百姓拖來打屁股，高興的時候，……」

他的僚友一起面孔叫道：

「說正經話哇！」

「好，說正經話！」代理縣長馬上同意，「我敢向你們担保，這些告示一兩天就會生效。索橋邊給我派兩個人守住，看還長得有翅膀麼！一天平均拿十五個人計算吧！一個人五角，五的五，五五二塊五，……」

老頭子嘆息說：「杯水車薪呵？」

「你難道一鋤頭就想挖一個金娃娃麼？哈哈，所以呀！……我給你說，不要慌：久坐必有一禪！」

他隔了好一會才收拾停妥。於是照例用手掌擦着臉，嘆息了一句「哎呀，這帕臉洗舒服了！」隨即便推開那扇頗為別緻的篾笆窗門。從這裏望出去，便可以一眼看清那些俯瞰城市的山嶺，一條黑狗在殘缺的城牆上找死人吃。秘書憑着窗門呼叫了幾聲用人，但沒有回聲。幾個一同跑來「發財」的隨從，都陸續逃光了。現在為老爺們服役的是幾名襤褸的壯丁。他們是從鄉鎮上徵調來的。由當地居民湊集口糧餵養，下雪的時候還要供給柴火。這些可憐人住的是一間小茅棚，好像趕鴨人的窩棚一樣，每天就在那裏吃喝睡眠，並且正正經經地為這全縣最高機關服役。茅棚就建造在一段焚毀過的地基上，那原是縣署頭

門的所在，現在只賸有四個石頭門臼了，兩根盤繞「豬矢練子」的石樁突出在地面上。秘書因爲許久沒人應聲，跋起鞋子，拍達拍達的跑出去了，他張望了一會，然後才發現出一個真正守衛着的公民。

這是一個十四五歲的青年，衣衫襤褸，黑布頭帕上箝着一頂灰色軍帽，已經睡着了。他蹲在門臼邊的谷草上，頭臉緊埋在膝頭上，只有那根夾在腋里，飾着紅布纓絡的矛桿子還是挺立着的，看來倒像插在垃圾堆上的一樣。秘書忍不住發笑了，他望那纏着牛皮襪子的腿桿踢了一腳，嘿叫道：

「嚇，這才好看哩！」

壯丁給立刻吵醒了，他怔了一下，隨即右手在耳朵邊一攔，趕緊扶着矛子撐起身來。

「敬禮！」他顫聲說，又把手向耳朵邊攔了一下。

「倒還沒有忘記敬禮哩！」秘書作弄地說。「我問你，你們夜裏是在做賊麼？」

「沒有睡，報告。」

「你聽！啼，還說沒有睡！」

「我只暈了一下，因為，——」

代理縣長急急地打斷他的解釋，道：

「你們的道理總是多得很呀！好吧！我下一次才同你講：咳，你記着吧！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！」

他拿一串囉囉嗦嗦的談話把壯丁支吾開去，原來他已猜到那「因為」後面跟來的照例的訴苦，口糧沒有了，腳餓酸了，而接着便總是請給一點吃食的話，所以他不讓他再說下去。本想追問別外幾個人的下落，也就不再提起。他們大約是到城外山間找尋可吃的草類去了。他催促他趕快去請聯保主任。待得壯丁陰縮縮地車開身去，他這才忍不住苦笑了一聲，向着那襤褸的背影，搖搖頭哼道：

「還要在那裏去找告化兒呵！……」

當秘書正為病人炖好粥罐，聯保主任走進來了。這人面貌黑瘦，渾身打扮得像寒暑表樣，頭戴雪帽，灰布單衫上罩着花緞馬褂，下面是牛毛襪子的裹腿。他窮困了二十多年，現在才好容易找着一個替桑梓服務的機會。一進縣衙門，他總要說幾句壞話，生怕那些還

在外鄉亡命的紳士回來把他擠掉。他日夜都担心着這件意外。

他的眼睛是向外凸出的，在縣長提起應該多邀幾位正紳，回來幫忙地方上的「復興」時，他就骨碌碌地轉動着牠們，佯笑道：

「他們肯給你回來呀？……哼，你怕是原先麼！……說不得，縣長！沒錢的事只有我們這些傻子才肯幹呀！……」

這一天他又找機會說了兩三句壞話，隨後秘書就同他談起告示的事，以及禁止災民出增的有效辦法。代理縣長說完過後，主任默默地想了一會，於是斯斯文文地站立起來，手背揩擦掉鼻尖上的水珠，強笑道：

「要報告秘書長，這個辦法恐怕不行呢。」

「怎麼不行？——只要你們肯辦就行了呀：我懂得的！哈哈……」

「的確的！」主任認真地說，「秘書長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每個人至多只有一口爛鍋……」

「呵噲，難怪！你以為我們的目的是在籌款呀！……」

「不是不是！秘書長的意思是想爲地方上保存點原氣，這我是知道的；還消說麼？……決不是！不過我試驗過來，你一阻擋，他們就橫扯，說，好呀！那你就供養我們：簡直難纏得很！……」

秘書諷刺地插嘴道：

「完了，你都這樣講，那只有讓他們走好了」

他說這話時，眼睛略略向上一閉，兩手一攤，隨即往枕頭邊找尋香煙去了。聯保主任沒有再說下去，好像突地失掉了記憶一樣。他依舊呆立着，帶着不甚自然的笑容，不時抿一抿嘴唇；病人從被蓋邊怒視着他，第三科科長一逕在摸着面龐發愁。

待得秘書找出一枝壓縮了的香煙，在炭火上吸燃，他這才又重新擦去鼻尖上的水珠，佯笑着說：

「我看根本要請點賬款才行。……」

「你們這些人！」秘書裝出不愉快的神氣，把頸項一偏；「我還要怎樣說呢？康縣長去省里就是請賑的；我們起碼要叫他們撥五萬元！」

主任不大相信地笑道：「有一萬元都好了唷。……」

「五萬！是一萬麼？我們就讓他們自己來，請他們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些什麼東

西！……」

「呵！我還沒有報告，五狼溝又發現一家吃人肉的呵！」

「你詳詳細細寫個報告來，姓名籍貫通寫上，要不然又以為是我們騙人！……一定
要他們撥五萬；決無問題！……你像還不大相信呀？看你的神氣，……」

「不是不相信，要快一點才好哩。嘻嘻！」

「快一點，又不是點火吃烟呀！……不要担空心，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。省賑會和
總部里老康都有熟人，只要他去吹一聲，就行了。」

「能夠這樣，那地方上就受福不淺了呵！可是我說在這裏看，一聽到賑款，許多人都
會馬上回來的！……」

主任搖了搖頭，於是發着感慨，訴說起紳士們原早承辦賑務的黑幕來了。他們常是用
八角的升子發賑，而且只有自己的親族佃戶有份。還有叫老百姓先出錢買了票據來領賑

的。他在結束添說道：

「呵唷！他們的話都說得麼？就只有沒把大河里的水喝乾！」

他的神氣顯得十分憂懼，但秘書却立刻給他保證，說是他決不能讓這些「爛紳」染手。

「我們挨都不准他們挨，」他萬分認真地說，「你得即刻就去辦；你將來可以多出一點力。……」

「沒有說的——秘書長是外鄉人都這樣熱心理！」

「不過這一件事呢」，代理縣長指着告示說，「你得即刻就去辦，最好一個都不要他們逃掉。」

「我總盡力就是了呀，沒說的，白廟子安幾個人，索橋邊安幾個人，看他還長得有翅膀麼！哈哈！」

主任自負地挺了挺胸部，同時用手掌擦了一下清鼻涕，於是搓搓兩手，挾起告示，很低地鞠躬了幾下，退出去了。秘書搖頭擺腦地微笑起來，懶懶地吁出一口長氣。老科長在床上嘆息道：

「一說到賑款，就喉嚨里都伸出手來了！……」

「你讓他個舅子去蠢想呀！」秘書打着哈哈說：

十二點鐘一敲過，那年輕人伸伸懶腰，走出衙門午餐去了。自從廚子逃走以後，他就選在郵局搭火食，代理縣長却是自己開鍋。因為依照科長的辦法雖然方便，但這城裏只有郵政局長的東西才敢放心大胆吃，而那裏的空氣却又十分拘謹。加之秘書對於口味很是講究，戒烟以後，他是更把精神集中到腸胃這方面來了。

和許多慣常出門的人一樣，他自己也能夠弄菜。那最得意的傑作是麻婆豆腐，回鍋肉和烘蛋。但在這邊地而兼災區的地方，他却只好每天吃「豬驃」，炒潼川豆豉，而且還還是他上任時準備就的。衙門里不大便於開火，所以，每天餐飯時，他總得出衙去臨時借用老百姓家的鍋灶。當作報酬，他每次給他們一個值銀一分的大銅釵，或者半碗贖飯。

他飄飄蕩蕩地從街而上經過着，一隻手擰着包米的手帕，一隻手擰着穿掛豬驃的草繩，探出頭腦，挨門挨戶地問道：

「鍋空麼？——幫我燒一下子！」

倘若每一家人的鍋灶都占用着在，他就坐在那家全城唯一無二的茶堂里等待一會。這城里現在只有臨時搭湊的半段街道，一共不上三十戶人，他全都和他們熟識，好像他自己的那只寶貝鼻子一樣。所以要是甚麼人家的吃食下肚了，總不會忘記站在門首給他打一個招呼的。他們大都樂意給這清寒的老爺服役。

這一天幫他燒鍋的是一個老年的孤孀。他吃過飯，打了兩個略帶烟熏氣味的飽隔，於是照例把豬鬃提在眉毛邊瞧瞧，自語道：「看還吃得到一個禮拜麼？」隨即高高興興回衙門去了。因為當他正在揮動鍋鏟，而那一片一片的豬鬃，也正在蜷縮，透油的時候，聯保主任跑來報告他，說是索橋邊已扣留下二十個以上的異民了；所以他想誇耀一下他的智謀。

才一走進屋里，還來不及把豬鬃掛向籬壁的竹釘上，他便掀起指姆笑道：

「如何？——說馬上見效就馬上見效！……」

「你看一下那里的信再高興吧！」老科員捶着床噤叫道，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「你又怎麼了呵？老太爺！」秘書滑稽地瞪着眼睛問。

「又怎麼了嗎？」老頭子繼續道，「還不是那個混蛋！……真說得漂亮！叫我們再忍

「耐一兩個月看！」

「呵唷，哈哈！我怕甚麼？……你讓他個舅子去昏呀！橫豎打飯平夥樣，吃一節剝一節！」

「飯平夥也要打的勻稱才好哩！……再這樣下去真會連婆娘娃娃都對不住……」
那第三科科长突地把手掌從面龐移開，喚叫道：

「真太狗矢了！」

「我決定走，」老頭子繼續說。「難道我還要把幾根老骨頭送葬在這裡麼？……我明天就寫信回去要盤川；自己墊錢就是了。……我不信在這里拖得出甚麼好處來的。死了會連簾摺子都找不到一張哩。……」

他的聲調忽然咽哽起來，於是秘書嘆息道：

「不要瞎想吧，你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病哩！……」停了一會，爲要使得他的同僚振作來，便又做聲道：「呵唷，我先前還沒有講完呢，早上商量的事已經生效了呀，這個舅子！……」

他於是開始重述起聯保主任的報告來。在應該使同僚寬心這一個道誼的見地上，他還逐句誇張着，似乎那些災民準定出錢無疑。但當他正在笑嘻嘻道，「管他媽的，弄一個算一個呀！」而老頭子也快被說服下來的時候，聯保主任走進來了。他已經改變了面目，滿面血痕，額頭上粘貼着很厚的黑色灰燼；顯然是鄉下人醫治生傷時常用的紙灰。

秘書神了一下，站起來驚問：

「你是怎麼攪的！！」他忍不住嘆噎一聲笑出來了。

「怎麼的嗎！」主任喘着氣說，「我才擋了一下，這些狗人的……他們要強着過，我才擋了一下他們就蠻幹起來……他們曉得幾桿槍都是爛行頭……」

老頭子突地從床上欠身起來，懇求道：

「請你們把墨盒子給我！」

他的臉色枯黃，聲調略帶顫抖，彷彿是在請求一件與生命有關的事情一樣。秘書怔了

一下，隨即佯笑道，「好吧，我們一齊滾蛋！」於是他兩手盡量一揚，直捷了當他同床上

躺去了。……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然而秘書並沒有決心走。聯保主任去後，他又重新振作起來；把他的同僚也勸轉來了。與其失業，他們不如再呆下去。這時是夜間，科長們都已睡着了，屋子里黑暗而靜寂。代理縣長還「團」在被窩里想心思。

他忽然爲一種靈感所激動，覺得要是叫災民買票候賑，這倒是一種十分可靠的辦法。他把老科長叫醒，急想告慰他。但那一個才應聲，陡地一陣冷風灌來，他又趕快把頭縮進被窩去了，一面喘道：

「嚇，你愁甚麼！——瘦狗還要煉他三斤油哩！……」

他愈縮愈深，而當他重新蜷成一團時，他那新的計劃也就愈加明確起來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



祖父的故事

我已經記不清是在民國十年，或者還要早些日子，但總之，那年冬天，「駐軍」才一換防，祖父忽然想出主意來，要給我們住宅的門面改裝了。

這意見是他一天傍晚向祖母提出的，目的自然在避免軍隊再來駐紮我們的房子，他說得很詳細，竟連如何改裝，以及改裝後的佈置，通通都說到了。他原來就是一個細心慎重的人，但使我永久忘不掉的，倒是他老人家那一天高興的神氣。他在階沿上十分輕快地踱着，但走不上幾步，便又忽而停下來了，笑問了祖母。

「怎麼樣，我們就這樣辦吧？」他揪牢她問道：

「還沒有受夠麼，當然就這樣辦！」祖母斷然地回答。

於是她嘟一嘟嘴，又照例嘮叨一遍歷年來「駐軍」帶給我們的晦氣，他們的蠻橫，以及一切反主爲奴的行動。她對於每一件微末的損害都很記得，比如，某一次，一個排長或

班長烤火烤掉我們的桌凳，以及諸如此類的事，真好像上邊賬簿一樣。他更沒有忘記那一批新近才移防的，因為爲了一點細故，那連長曾經辱罵過祖母一頓，叫她做「老鷄婆」，聲言要抽她的一簍麻條子。」而在臨走時，更特意搗毀了我們的窗戶，用具等等。

對於祖父的計劃，不消說，我也是十分同情的。雖然我的目的是想玩一玩蔣木匠老頭兒的斧頭鋸子，檢幾方木塊，央他做一只蠟風箏綫用的「拐扒」。這並沒使我等好久，不上三天，祖母便把那個紅眼睛，滿嘴鬍子的手藝人請到了。

這是一個沉悶而驕傲，不多說話，一開口却又是硬枝硬桿的腳色，他一走進大廳，便把他裝家私的木箱和木馬，從肩頭上移下來，靠着板壁一頓，彷彿我們是叫他來「做官差」似的。

「說呀，做甚麼呵？」他悶聲悶氣地問。

祖父把他的計劃告訴了他，並且驚問道：

「哼，……你的老大呢？」

「他不得閒。」

「你去叫他來吧，我的事情急呢。」

「我家裏就不要人了麼！」

祖母插嘴道，「你家裏的生活可以攔一下呀！」

「攔一下，——你們才這樣說！」

聽了他這毫無通融的口氣，祖父和祖母沉默了，他們不安地互相望着，約有一分鐘。這其間我猜想他們一定想起了張木匠，轉着要辭退這倔強老頭子的念頭；但大約怕反而耽擱了時間，祖母雙手拍了一下衣包，終於拿出主意來了。

「好，不要說了！」她氣沖沖地站起來，「你現在是該傲一手呀！」

「我家裏不用人倒好啦！」

老頭子咕咕着，用手背擦了一下鬍子，抓起「丈尺」，走向大門口去了。

祖父嘆了一口氣，便也跟着走了出去。我們住的是三進深的房子，五開間闊。當街的一進，其中有四間是店舖形式，只是沒有人居住；牘下的一間便是我們的八字龍門，門堂很深，夜裏要是沒有人伴送，我一個人是不敢單獨進出的。祖父的計劃是想把那四間舖面

各開一道小門，招租幾家小家戶住。而龍門則改裝成鋪面，並且已經想定一兩家裁縫之類的手藝人，打算招請他們開設店舖。

現在，祖父就正在和蔣木匠老頭子計議着改裝的工程。他面向門堂站着，劃着他那長的手臂；恰像一個樂隊的指導人一樣；他一面說着他的意見，但他那緩慢的敘述不時爲老頭子否定的回答所打斷，於是他的手臂便像吃了一擊似的，垂下來了。

「那麼，依你又怎麼樣呢？」祖父充滿煩憂的問：

「挑枋和柱頭通通要換過，……」

「這不太倍工麼？」

「是倍工呀！」

木匠回答着，橫了祖父一眼，好像要強迫人承認的意見似的，於是拖着丈尺，又逕向屋子裏面走過去了。

祖父從他背後嘆道：「你是怎麼的，……」

「我已經看清楚瞭，——是那個樣子！」

他走進大廳，在他的木箱子上面坐下，然後慢慢騰騰地從懷包裏取菸葉，捏作幾段，包卷好，打起火石，吸燃起來。他這一切動作都顯得很莊嚴，一點也不留心跟進來追問的祖父。可是，等他暢暢快快的吸了幾口，隨意吐了一口唾沫之後，却又平心靜氣地說出他的意見來，而且竟使得祖父完全滿意了。

他老人家表示贊成道：「好的，就這樣做吧……」

「那倒聽你的便呵！」木匠繼續道。「材料好壞是用在你身上的，我又不曾咬牠一口……」

「沒有說的……不過，要請你做得爽利一點。」

「一個人只有一雙手呀！」

「呵……」

祖父忽而出神了一下，於是又很嚴重地問道：

「這樣，大門不是裝修死了麼？」

「是裝修死了呀！」

「那以後要還原，不是很麻煩麼？」

對於這進一步的追問，老頭子裝做不會聽見，只把煙斗在鞋底邊一磕，磕出烟蒂，便起身來，悶聲悶氣地問道：

「木料呢？」

我當時以為祖父是定要得到一個答覆才安心的。因為那時候他還照常憧憬着太平景象，彷彿只需三五年，人們便可以重新安安靜靜地吃，喝，睡覺，他的八字龍門也可以恢復舊觀，而他母親那塊藍底金字的節孝旌表也可以重新掛上的。他沒有料到那些年代還不過是一種苦難的開頭，不會料到我們那可愛的老屋，以後竟連一個四不像的門面也保不牢了，只賸下幾行牆腳，在那裏替災禍和死亡，血和火的悲苦經歷作着見證。

幸福的是他老人家早已躺進坟墓了。……

他並沒有迫着那個木匠司務使他滿意。他想着甚麼似的哼了一聲，就把老頭子引進堆存木料的柴房裏去了。但當早飯時，他却忽而把筷子停在飯碗裏面，又拿他的疑慮向祖母提出。她那時候正和我的孀居的母親賭過氣，她嚙着嘴忤他道：

「管牠裝死裝活做甚麼呵，只要避得開那些瘟牲！」

祖母的口氣雖然刺耳，話語一觸住筋脈，他老人家倒也立刻就安靜了。他之願意犧牲我們那體面的門面，本來就是爲了要避免駐兵的。他很擔心蔣木匠不能在換防軍隊開來之前完工，因而一有空閒，就要跑去催促他；每餐照例的動酒動肉，可是老頭子却不管這些。有時候，祖父才一開口，他便雙手揪住鏢子的耳朵，生氣的把臉抬起來了。

「你看我兩支手都在做哇！」他堵住他說。

於是再也沒有聲音，重新嘩嘩地推鏢起來。但不清楚是爲了甚麼，不久老木匠却又叫了他的二兒來幫工，因此裝修門面的工作，總算很快地就完成了。

真的，要想描寫祖父那時候的興高采烈，是太費事了。我現在只想說一說他邀同祖母去觀光他的成績時的經過。時候是下午，祖母和母親，和我那年青寡處的姨母，都正在堂屋邊裝乾鹽白菜，忽然他老人家笑着進來了。但又並不一直走進堂屋，只在耳門邊停住腳，左手提着衣岔，右手舉着他的硬頂瓜皮帽，像在給誰還禮一樣。

「怎麼樣，你就去看一看罷？」他略帶驚惶地笑說。

「已經完工了麼？」祖母滿不在意地反問。

「早完工了！」

「好，那我們就去吧！看你的樣子，像是等不得呢。」

於是祖母叫我從手腕上放下她那捲得高高的袖管，幫她解去圍裙的紐扣。這費去三四分鐘，但祖父却不曾改變一下他的姿式，也沒有絲毫感到掃興，像去趕赴酒席一樣，我們可也終於出發了。

祖父一路上很少停過嘴。他傍着祖母走着，指手劃腳的，就像他老人家發現了一樁值得開心的秘密似的。當走出大門時，他更激動得像一個新郎了。不過，和許多軟弱的人類一樣，我看出他正在被一種自信和隨伴自信而來的懷疑交攻着，終究不知道怎樣去理會他自己的命運。有三四次，他本已堅決而愉快地判斷過，從此不會有人發現出他那座三進的住宅了，但不一會，他又忽而脫掉帽子，搔着腦頂，開始動搖起來。

「怎麼樣，是看不出來吧？」他賊牢了祖母問。

「這怎麼看得出！」祖母斷然地回答。

隣人楊花豬捧着響水烟袋，從對面階沿上讚賞道：「這個想法真妙。」於是祖父略一回顧，便又移動過他那高大的軀幹，轉向我們那可愛的街鄰去了。

他笑瞅住他問道：「你看，看得出來麼？」

「簡直看不出來！」花豬認真地說。

祖父鬆了一口氣，愉快而平靜的微笑了。回轉屋裏，他又立刻叫母親和姨母去試一試她們的眼力。她們平日是不許在大門口停留的，這回是特別破例。她們自然也給他帶回一份滿意的報告，而且還不等他開口，她們便搶先似的說道：「那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出來了！……」

然而祖父好像沒有聽見。他嘆息地響了一聲嘴唇，於是自言自語道：「真夠麻煩！」他臉上的高興全褪盡了。

他隨即立起身，向着祖母發愁道：

「駝公爺的事究竟怎麼辦呢？」

「怎麼辦，」祖母回答着，向「倒罐」裏塞進一把白菜，「少了四十串錢，我就冒肯

把房子空起！我們是唐僧肉麼？甚麼人都想咬你一口！」

「不過，你下細想想看，……」

「我想來的——我怎麼沒有想！我不相信端起豬頭還找不着廟門！」

祖父擺擺頭，嘆一口氣，不響了。這招租的事使他重新碰到了煩惱，若是依照他的意思，對租金不太頂真，這本已該全部辦妥了的。我們早已租出了四間住屋，只贖下一間鋪面沒有說妥。但祖母不願在租金上多讓一步，而那裁縫司務認清了我們的弱點，於是事情就弄僵了。

那一晚祖父比平常更少說話，而且更顯得拘謹。好像和誰發氣一樣，他背着燈光坐在堂屋角裏一把圈椅上，不時用手指抹一抹椅靠，嘆一口氣。他原來也很害怕祖母的，縣城裏早就流傳着一兩則關於他懼內的逸聞。我一覺察出他的苦惱和軟弱，立刻連書也唸不下去了，只是隨口哼着，從燈台柱子邊偷望着他。至於祖母，却一心一意地和佣人算着小菜帳，責罵他們浪費了柴火，好像這屋裏根本就沒有祖父這人一樣。

但是這惱人的局面並沒有延長多久。因為祖母次日到觀音堂燒早香回來，竟信了路

上人的謠傳，說是州裏正在拉夫，軍隊就快開來縣城「填防」了。她一到家，便一屁股坐在堂屋內邊的大板凳上，脫着半截手套，禿頭禿腦的嚷起來了。

「這一下我又看怎麼來得及！……」

她把新聞告訴了我們，於是祖父的臉色立刻變白了。

「這擊來怎麼做呢？」他攤開手說。

「只有把駝公爺找來囉！」祖母黑着臉回答道，「這還有甚麼說頭呢！」

「四十串他不一定答應的。」

「那就依他三十串好了呀！橫豎吃虧吃定了的！」

然而，當那個身矮背駝，周身輕快，隨常把鬍子刮得很光的裁縫走來時，却推說爲了搬家麻煩，他已經改變過主意了。這意外竟使祖母那樣結實的人竟也不免震動了一下，於是在指搗了他幾句之後，她又只好給他甜頭吃了。

她請他放心，說以後決不催逼他的租錢，還稱贊他是個很受抬舉的人。但這些似乎一點也不能夠打動那個正直的工匠，他依舊一支手搭在那支微跛的右腿蓋上，左手前後搖盪

着，若無其事的笑著回絕了她。

「那我是知道的！……那是我知道的！……」

「你這個人！」祖母認真地說，「那你就搬過來呀！」

「呵唷，麻煩哩！你老人家不清楚！」

「話又說轉來了！」

祖母氣急了，竟自走近他去，用食指點着他那微聳的背峯，一字一板地說道：

「老太爺也才說過，你搬的時候可以叫我們用人相幫的！——聽明白了麼，哎唷！」

「那我是知道的，還消說麼？都是自己人……」

「呵，這樣想就對了囉！你明天就搬吧，老太爺已經翻過皇曆……」

「呵唷！你老人家說得這樣輕鬆！」

「那末後天也是好日子。」

「呵……不成！」

駝子擺擺頭，手掌在大腿上一拍，好像覺得難於應付似的，準備就走掉了。

祖母生氣道，「你這個人才怪！」同時祖父也忽而脫掉了他的帽子，向前移動了一步。於是駝子裁縫抹一抹頸項，回轉臉來，渾身表情地嘆息了。

「你們兩位老人家替我想想吧！」他攤開手大聲道「生意這樣清淡，三十串錢的房租我吃不消呀！你就是把我駝公爺的骨頭車作紐子……」

一提到房租，祖母雖然略把臉一黑，可是祖父却顯見得活潑起來了。在這以前，他彷彿找不出適當的話來似的，只是十分嚴重地縐着眉頭，一時望着祖母的嘴巴，一時又轉向駝公爺的。現在，他走避那個殘廢的手藝人，充滿外交意味的笑了。

「那容易商量！你轉來，這好商量的很！」他情急的說。

他們重新談判起來，很快地就把契約弄妥當了。條件很簡單，二十串一年，分四期繳納，此外還有一條附件，在五年之內不加租金。這自然是很使祖父吃虧的，但我想，即使駝公爺那時候要脅迫他倒貼他二十串，他老人家也決不會推口的。因為就是找遍全城，我們再也尋不出一個像他那樣的人物來救急了。

並且在駝子輕輕快快跛出大廳以後，竟連祖母也僅僅這樣嘟囔了一句：

「我甯肯送給他住還好聽些！……」

不上三天裁縫司務帶着他的毡包等等搬來了，祖父也立刻安靜了，只有時向一位生客提起他的計策時，還不免重新激動一下。可是我呢，却再也在家裏坐不牢了。

我一天總想往屋子外面跑，不是溜去和那幾個陌生的房客瞎鬧，便是站在駝公爺的裁縫案子邊，幫他吹幾口熨斗，玩一會他那削得尖尖的光亮亮的漿糊刮子，或者設法和別人家的孩子接近，向他誇耀一下祖父的成功。這後一件事，尤其使我得到過更大的滿足；只在東街頭鐘狗少爺跟前，我却吃了一回小小的掃興。

一天上午，我在大門邊欄住那個小潑皮打賭道：

「是好的，你看得出來這是大門麼？」

「呵唷稀奇！」狗少爺藐視地回答道，「我們還不是要這樣做！」

我當時很想生氣，但一轉念到祖父的智慧已經有人模仿，却也立刻間高興了。

那時候還有使我不能安靜的，便是關於軍隊的事。我時刻都在希望他們開來，這動機許是想實地試驗一下祖父的聰明，或者別的。從一些談話裏，我相信祖父本人也曾經有過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這種奇怪的念頭。因為曾經有兩三次，他一個人忽而無原無故地微笑起來了。

「莫就這樣永遠不會有軍隊來了哩……」他自語的說。

等到灰綫包和熨斗漸漸對我失掉了興趣，我更是坐立不安了，幾乎一聽見號聲，就往屋子外面跑。但每次發見的，却總照例是一些略帶笨相的團隊，和三五名揹着紙標赴刑場的土匪。在這種晦氣的機遇裏，我是開始痛恨捆着人類去屠殺這惡習了。

但是半個月又過去了，我的期待也慢慢移到準備「過年」的熱心上去了。我於是很少關心到祖父的妙計，每天只想上「扯謊場」看熱鬧。一到年終，那裏每日都有市集。我在那些地攤間巡視着，或者見識一個戴着「耳朵罩」的老先生寫對聯，看他們把多餘的墨汁往瓜皮帽上塗抹。

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瞧塾師張剝皮寫神匾，忽而一個老頭子走來，矮矮的，撇着一節毛辮，他把「烘籠」提近鼻子邊吹了幾口，然後蹇進跨下去，苦笑道：

「大家倒還在想過清靜年哩」

「你聽見甚麼風聲麼？」一個人張大眼睛問。

「還要聽見甚麼風聲！城裏又快住滿了哩。……」

我立刻離開張剝皮和他那紅砂石硯台子。街上冷靜得奇怪，彷彿大年初一一樣。城門口守衛的團丁已經讓了位了，一陣火夫正抬着蒸飯的大木桶通過去，打着吆喝。幾家大院子門首飄蕩着紅邊尖角的軍旗。兵士們在大街上搖擺着，隨意談笑，有的又忽而蹲在街當中，把一塊銀元在青石鋪道上叮叮的擲着，看是否真貨，茶館裏只賸有堂倌和桌凳了。

才一走穿過鼓樓時，我便聽見街鄰們在嘆息祖父的失敗了。我們大門口已經聚集着不少生客，有的靠了柱脚坐着，有的在水桶裏洗臉。駝公爺鋪搭案子的木板，在階沿脚堆集起來了，街當中擺着他的一行灶；而他的駝背正在被兵士們嘲笑着。因為這手藝人抱了筍包，恰從鋪堂裏很狼狽地走出來，嘴裏咕咕着自己的氣運。

我在門檻邊毫未留心的撞了他一下，裁縫司務於是惡聲惡氣地叫吼了。

「嚇！你眼睛瞎了呀……我怎麼處處碰着這些晦氣！」

我在粗野的笑聲裏穿過大廳，想走進後院去。但耳關門上了。我就敲打起來，直到家裏的人認定了打門的是誰。母親和姨母已經瘋起來了。院子裏很沉悶。我胆怯地爬上一把

圈椅，正像要受責罰的時候一樣。祖父就在我的對面，他端坐着，手掌摩擦着圈椅的靠手眼光顯得憔悴。他不時嘆一口氣，伸伸腰，於是又假咳一聲，摸一摸帽子，彷彿生怕自己忘却戴上一樣。

祖母坐在一張矮椅上嘟囔着：

「冤冤枉枉花他媽一大堆錢……」

那個女傭人跑來向她請示，細聲道：

「灶簷上的臘肉通都檢掉麼？」

「檢牠做甚麼呵，橫豎沒有清靜日子過的！」

祖父假咳了一聲，耳門乒乒乓乓地響起來了。

祖母咕咕着站起來，準備向堂屋外面走去。和那些灰色朋友辦交道，總照例是她老人家出馬的。她已經一支腳跨出門檻去了，却又停留住，回轉頭來瞪了祖父一眼。

「那樣會興妖作怪，就自己去好囉。」他怨憤的說。

「想想，就是不裝修……」

祖父的辯解還沒有說到底，祖母已逕自走掉了，於是他手脚無措地佇立了一會，然後摸一摸帽子，擺擺頭，嘆息道：

「這個日子真夠活！……」

可是祖父！要是你老人家再能從坟墓裏走出來看看，你會覺得你的判斷是太早了！……

一九四三年七月

獸道

是一個風雨夾雜的秋天，因為時局吃緊，我給姑父紀顯模叫進城去住下了。市面上的情形確也不大對勁，隨處都可以看見熨斗帽子，以及各種穿着便服的雜色部隊，而在老百姓一方面，自從流竄涪江的消息證實後，名氣大一點的，如像毛金牛之類，早走掉了，沒有走的也都要架起走的勢子，養着大批夫役，穿了衣服睡覺，好像給嚇慌了的兔子一樣。總之，一切都亂糟糟的，真像大禍就快要臨頭了。

我的姑父是一個廩生，在女學校教國文，聲望還好，他隨帶一個人關在書房里很響的打着噴嚏。家里人口很簡單，只有姑母和他自己，此外就是一個半老的女僕。我在城裏前後住了三個月，結果那些謠傳着要踐踏人類神聖的私產，和另一種私產女人的傢伙並沒有來。不過雖是這樣，這當中的變動也夠大了。

單說我們貼身的幾個吧。姑父的頭髮白了大半，就是打起噴嚏來也沒有從前響亮了，

多病的姑母更加衰弱下去，一提到她損失掉的碗盞被蓋便要哭訴一遍，直到咳喘起來才會住嘴。至於魏老婆子，那個可憐的女僕，後來竟發狂了；她成天在街上游蕩着，赤裸了下身，使得我們那劫後的都市更加荒涼起來。

她原來自然是好好的。就在我進城那天，她也還是有說有笑的，和平日差不了多少。比起那些時刻都在準備逃命的人來，她倒反而十分平靜，好像那一切的謠言和恐慌，獨於對她是毫無關係的一樣。她在姑父家裏傭工，已經有十年之久了。

她的身體矮小，有人叫她做朝天椒，但實際上她的性情却極和善，還帶點孩子氣。雖然她是多話的，碰着喝了酒總要沒頭沒腦地哭罵，以為有誰對她存着惡意，時常阻礙着她，但她終於活出來了，靠着自已一雙手把兒子養大了，而且還討了媳婦。早寡的生活，大約曾經使她遭受到過比一般窮人更多的困難。她是本地人，一響在西門城牆邊的破巷子里坐家。她的丈夫幹過打更匠的職務。

媳婦的娘家是莊稼人；兒子在當腳夫，常常代城里人去省城買辦雜貨；有時也自己做生意，担了鹽巴上小河一帶去賣，從那里販些藥材回來。在那些擾亂的日子里，因為路上

不易通行，他給在成都阻留住了，他的女人又恰當不久才生了小孩。因此，爲了產婦母子的方便和安全，老婆子向姑母求得通融，每天夜間歇在自己家裏照料，但在我進城的第一夜，還以爲她的回去是爲着便於逃難呢。

所以當我問起時，老婆子竟十分得意似的發笑了。

「啊喲，」她驚叫着，「我們怕甚麼哇！吃的在肚皮里，穿的在身上。」

她把那真正的原因告訴了我，並且添說道：

「一個脾氣大，一個不懂事，若是有了一差二誤，沒把我這個老婆子罵死了哩！」

她很高興地撇一撇她那打縐的小嘴，於是照燃了「亮油壺子」，走向人馬雜沓的街上去了。我跟她出去幫姑父撞了大門。次日她來得很早，以後幾天也少有趕不上搭早火的時候。她在工作時比較以前爽快，似乎她不是在工作，倒是在玩着一種甚麼遊戲一樣。可是同時，她的嘴巴也比以前更囉嗦了；而且話題老是離不開她的孫兒和媳婦。

「現在的年青人都當得陣呀，」她用力地刷着灶頭說，「屁股簡直給尿爛完了！」

「你就咬着一句話儘說麼！」姑母有時阻止她。

「怎麼儘說，」但她回嘴道，「你沒有去試試看！硬懶得燒蛇吃哩，常言說：人窮水不窮，多洗一塊尿布會犯天煞麼！」

間或她也告訴我們一些外面聽來的消息，如像江麻子的媳婦被人蹂躪了，陳三老爺在石梯子遭了搶劫，諸如此類。但是一天早上，連多病的姑母都起床了，我們還沒有看見魏老婆子的影子。本來，若是在平日，姑母自己也是可以勉強弄好一頓便飯的，但因為一連熬了幾天夜，她的精神更壞了，並且家裏還養着五六名長伕，要動大鍋大灶，她的身體更不會讓她勝任。所以等了一會以後，大家都不免着急起來了。

姑父終於生氣了，他嚷叫道：

「看你把這些不宜好的東西將就得好吧！」

「你就是吵，」姑母叫喚着，「叫人去看一轉呀！」

然而姑父自己是不高興出門的，那些長伕又不能夠輕易地許他們在街上露面，恐怕軍隊拉伕，或者給別的人家用更多的貨價運動起去；雖然他們當中有一半人知道魏老婆子的住處。於是再經過一番期待和忍耐，套上壯丁隊的臂章，我被分派出去了。

大門口喂養着的軍馬，已經牽到城外放牧去了。街道上散亂着矢尿和谷草。長順號的簷燈還在燃照着，慘淡的好像鬼火一樣。城門只打開半扇，一邊門角落里燃着柴堆，有幾個兵士正圍着牠在盡情地享受。我沒有發見魏老婆子，她的破門給誰倒扣着了。

我叫喊了幾聲，並且用拳頭擂着門板。但好一會，才從隔壁門首探出一個戴着金黃色氈窩的頭來，咕咕道：

「你搯起些吧，別人家裏昨天晚上天都鬧紅了哩！」

這是一個獨眼龍老頭子，滿臉堆着粗大的縐紋，他很仔細地望了我一回，於是肝一熱鼻涕，然後摸擦着手掌，懶拖拖地告訴我說，魏老婆子的媳婦在天亮時上吊死了；爾她本人正在衙門口「喊冤」，想要告發那一羣輪姦一個產婦的大兵。我摸着後腦勺子大吃了一驚，趕緊跑回家里去了。

我在姑父堂屋門邊認識那個神態狼狽的女僕。她看來好像比原先更矮小了，滿臉淚水，懷里抱着她的孫兒。她很可憐地站在階沿腳下，姑父姑母和長伙們四面圍繞着她。她正在向他們敘述事件的經過，夾着哭聲，有時又頓着腳咒罵幾句。她的髮髻已經散巴巴地

落在背心上。

當她轉了頭去安撫那尖聲哭叫着的嬰兒時，姑母突然拉長了臉，插嘴道：「你也是唷，你該給他們說她是在月子裏呀！」

「我還要怎樣說呀！」老婆子叫喊了，「我說，「她身上不乾淨，她才生了娃兒，」我說，「我跟你們來哩！」……」

姑母驚叫了一聲，老婆子於是突然感到失口似的不響了；但她隨即又哭罵道：

「這些塞炮眼的呀！……」

然而好像一下子失掉了記憶似的，她並沒有照習慣一聯串罵下去；她哭泣起來了。

她哭得很長久，十分傷心，使我一時不相信這站在我們面前的會是一個堅實活潑的女人。但一想到「我跟你來哩」這句話，和她說這句話時的心情，我又立刻相信了，並且還相信她絕望的眼淚。我們默默地望着她，誰也找不到一句適當的安慰話來。

姑父深深地嘆息了，他唏噓道：

「這樣傷天理的事都有，怎麼不遭劫呵。」

他不贊成她再去喊冤，但老婆子不很甘心。然而結果姑父的判斷正確了。政府並沒有接受她的狀紙，他們僅僅命令保長向施材局幫她討了一付棺材，並且還用一遍大道理開通她，叫她不要隨便製造謠言來敗壞風俗。她隔了三天才來上工。她的孫兒寄養到別人家去了。

可是老婆子並沒有就此忘掉了她的侮辱和損害。雖然她的腰背好像比從前彎曲了，她的眼睛顯出憔悴，看人時像是直對着強烈的陽光一樣，但她的嘴巴還是囉嗦的，而且和以前一樣硬朗。她一有空閒就要咒罵一通。而在結末，她却往往會突地頹唐下來，淌着眼淚哭噯了：

「這些砍腦壳的叫我怎樣報帳呀！……」

她最耽心的的是她的兒子和親家。她不知道將來怎樣對付他們。一天晌午，姑父正在堂屋裏煮氣，他的谷倉被縣政府封存了。幾個長伙坐在階沿上晒太陽，那個扁肥的麻臉漢子，一面吹着菸筒，一面在講故事；在繒子場一個少女被丘八們拖在茗田裏受用了，於是半月後她竟養了三個娃兒，只有兩寸多長，一個紅的，一個黑的，一個白的，頭上都戴着

軍帽，……

我正很上勁地傾聽着那種鄉下式的怪誕和幻想，忽然，一個腳脛上纏着綠布裹腿的女人，從耳門邊走進來了，體格很大，身後跟着三個縮頭縮腦的同伴。魏老婆子拖着濕漉漉的兩手站立起來；她已經看見她們，於是吃了一驚，立刻停止下她那洗滌衣服的工作。

「親家母好呀，」她胆怯地打着招呼。

但那一個走去揪住她就朝外面拖，並且嚷叫道：

「走！我們不要在別人家里吵！」

「大家好好說呀！」長伙中有人站起來勸解着。

「我們說有說的！就是把人給我煮起吃了也該還我一個骨頭！」

「嚇，親家母，你怎麼要橫呵！」

「你還有臉罵我要橫嗎？你個惡鷄婆！」

老婆子吃了一巴掌，她們互相揪打起來了；但她很少還擊，她僅能用手肘去掩護她的

頭部。那三個同來的鄉下婦人在隨便地勸解着，沒有參加進去，大約已經認清了這不過是

一種多餘而招訾議的舉動。她們哭鬧了半頓飯時才被姑父趕了出去，但一到大門。那種村婦式的瞎打瞎罵又開始了。

那時候，聚集起來的閒人已經很多了，他們認真地鑒賞着，有時拍着手掌來表示他們滿意。隨後大家又一致贊成她們去吃講茶。我沒有擠進茶堂去，我站立在人堆外面。她們爭扯了半天才又說到本題。可是老婆子的解說不時遭遇到頑固的打岔，而當她正在描繪那幾個大兵最後的蠻相時，她的親家母，忽地哭嚷着向她撲過去了，嚷叫道：

「那你怎麼不向他們說呀！你的嘴巴是屁股嗎！」

「我甚麼好話沒有說呀！」她不平地嗚叫了，「我說，「她身上不乾淨，」我說，「我跟你們來哩！」……」

這時突地起了一陣哄笑，我跑轉家里去了。姑父在門口問起我講理的情形我只搖了搖頭，便一直走進房間去了，老婆子挨黑時才回來；她的衣領給扯破了，額頭上帶着幾搭傷痕。她默默地走向灶門前去，也不張理我們的詢問，灣着腰桿，看來好像一團影子一樣。從這一天起，我們很少聽見她那種潑辣的咒罵了，她僅於有時紅着眼圈子咕囔幾句：

「倒活出怪來了呢，我的男人都沒打過我，……」

能夠使她安慰的似乎只有她的孫兒。她一有空閒便要跑出去看他，但她回來時却總是喪着臉，有時悶聲不响，有時一面走過通到灶房去的階沿，一面微微攤開兩手，沒頭沒腦地咽哽道：

「這就是沒有娘的娃兒呀！」

她有一次逕自走去姑母面前訴苦：

「簡直瘦得來只贖一張皮了！」

「那你另自換一個人養吧？」姑母勸告她。

「這樣兵慌馬亂的，你說得好容易啊！」

那個小小的生命不久就完結了。在他生病的幾天中，老婆子沒有一刻安靜，她一弄好飯食就匆匆忙忙地跑出去，而對於我們關於病况的詢問呢，照例是含着眼淚擺手。他死在一天早上。這消息立刻使她陷於錯亂了，她呆呆地從灶門口立起來，顫聲道：

「這拿來怎麼做呵。」

請保持本書
之清潔完整

她說這話時臉上毫無表情，好像說着夢話一樣，但她隨即哭出聲來，滿頭柴灰的奔跑出去了。

然而命運並不就此滿足，當她下午回來時她竟把一點小小的意外，給她添搭上了。原來在姑父對門住着一個兵太太，身體肥大，頭髮是截短了的，隨常一個人叉開腿坐在門檻上「看街」。她一看見魏老婆子便要設法娛樂一下，慫恿她的小兒子兩手撩開褲襠，夾纏着她奔跑，一面嚷叫道：

「嚇，我跟你來哩！」

她平常總是彎了頭走過的，不敢沾惹，但那一天，她突地忍耐不住了：

「這個褡褳子裝的短命鬼呵！」

她哭罵着，反身追奔上去，但小孩子十分靈活地溜上了階沿，而在同時，那個該短的母親過來了，她逼視着她嚷叫道：

「你是個甚麼東西！個老子！你敢罵他嗎？」

「我每回走過他都講我的怪話？」

「他講你甚麼怪話！」

老婆子嗚嗚着，兵太太陰險地暗笑了，而且趕緊追問一句：

「你快告訴我呀！」

「這些天殺的沒有好昌盛的呀！你們欺負我吧……」

她忽然盡情地哭噴了出來，但她的髮髻立刻就被兵太太揪住了，她的臉上隨即一連吃了幾個耳光。……

這天以後，老婆子變成畏縮而沉默了，她隨常做繡事情，而姑母才一責罵，她便又立刻賭起啞氣來，一個人坐在角落里哭泣。姑父幾次嚷着要開銷她，直到她的兒子跑來把她接了回去。那時候市面上已漸平靜，那些在流言中蹂躪人類似的匪類竄往南路去了。

時間是一天下午，天在落雨。我們大家都在堂屋里清檢什物，看有些甚麼東西失掉了，急於要用的，應該從扎好的包裹里檢取出來。隨地卻擺滿着籬筐和包袱，堂屋里零亂的好像輪船碼頭一樣。姑母不時在嘆氣着，間或又冒幾句，因為有許多意料不到的損失，都被她陸續發覺了出來。

她一面翻騰着一個粘滿塵土的包袱，一面噤噤咕咕地抱怨道：

「認真是給賊偷了我還想得過些！」

「怎麼站着就不動了喇！」姑父責罵着魏老婆子，「你再到來牆里去找一下呀！」

於是那個可憐的女僕怔了怔，向着堂屋門口走去，她的頭上頂着一塊藍布帕子，臉上蒙着灰塵，看來好像一個告化婆子一樣。她的行動很延緩，才一跨出門檻，却又忽地停止住了；她的兒子出現在階沿邊上。我們大家都吃了一驚，立刻啞聲地停止下工作。

那個粗大的腳夫走近門口來了，他悶聲悶氣地說道：

「走呀！我們回去。」他並不看護，也不摘下他的斗笠。

老婆子忽然用圍裙遮了臉，哽咽起來；

「你不要氣我，我就只有二隻眼睛在轉了。」

「我氣你做什麼呀！」

「魏大哩，」姑母勸解道，「事情都過去了，誰又願意麼？不是我說的話，你媽也苦

過一節。……」

但脚夫沒有回答她，僅止很古怪地笑了笑。

「別人家里有忌諱哇，」他隔了一會說道「要哭，回自己家里去哭，你看我都不傷心哩，快去收拾東西呀！」

在一種迫人的靜肅里，於是老婆子嗚嗚咽咽地走進廚房隔壁的小屋子去了，我們大家覺得十分拘束，好像進了天主教堂一樣。脚夫轉過臉去對了天井，雨還在淅淅瀝瀝着，天空很是低暗。姑父的臉孔忽然繃縮起來；但他的噴嚏沒有打成功，完全失敗了。

那個可憐的僕人好一會才出來，脅下夾着一個臃腫的包袱，她也不告辭，連頭也不回轉一下，便灣着腦袋走出去了；脚夫緊跟在她的身後。我想問他們要不要雨具，但我沒有說出來。我們大家望着細密的雨脚歎息了。……

隔了二天，我便離開了姑父家里，等我正月間再進城時，魏老婆子已經發狂好久了。我一天在西街上碰見她，身上穿着一件大鑲大滾的衣服，下身是赤裸了的，披散着頭髮，街上很冷落，幾個站在門口消遣的女人，老遠就焦眉繃眼地移進門檻內面去了。

她正搖搖擺擺地游蕩過來，一隻手拿着她的褲子，一隻手舞着一節破竹篙。她走上十

多步，便又忽然地停下來，奇異地張望了一會，於是拿着竹篙敲擊着街道上的鋪石，一面嚷叫着：

「給你們說她身上不乾淨！我跟你們來呀！……」

我當時呆了一下，趕緊埋着頭跑開了，爲的不要讓自己狂叫出來。

一九三六年五月



在祠堂裏

一放下晚飯筷子，那些散處在祠堂里的破落家族，又重新聚集在七公公的門口了。天色慢慢黑了下來。在院壩里，鴨羣寂寞而懶散地鳴叫着，伸長頸項，踱過着秋澀的積水。大堂屋里已經點上神燈了，但因此院落里却更顯得清冷，好像同着暗夜一道，一切都正在走向黑暗里去。

聚集起來的大半是女人，他們帶着一種探究的神氣，有的平靜而曖昧地講說着，有的不時發出問詢，大多數則都靜默着，把一天來生活疲倦了的身體靠在柱頭上，尖起耳朵，大張着嘴，只是有時歎口氣來表明他們的關心和存在。

那個發話最多的是經理員六叔，一個平穩而自負的漢子，他似乎早就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結果，恰像他自己做過的一樣。但當他正在陳說一種自以為高明的假定時，那個老年的主人，突然地掀起沒有鬍子的下巴，大聲地苦笑了。

「你也是過後與兵呀！」

他帶着責斥的口氣切斷他：

「老實說，我們原早就不該讓他倆母子搬進來才對，常言說，嫁出去的女，潑出去的
水……」

經理員咕咕道：「現在倒說這些話！」

老頭子吃驚一下，感到內疚似的不響了。但他掀着嘴想了一想，接着啐了一口，便又
拍着膝頭喚叫起來：

「這些話！我親自聽見她叫我七瘋子哩！她不瘋，養出他媽這樣一個現世寶來。昏頭
昏腦的，也不想想，兵太太你的都惹得呀！——自己倒跑了！」

「是呀，自己倒跑掉了呵！」一個女人附和着他。

大家於是都十分擔心地歎息了。想起了那個連長的粗暴和威嚇，他們就免不了嚇怕起
來，這是一個黧黑而粗壯的人，濃眉大眼，說話好像吵架一樣，但對人却極和氣，他很喜
歡同孩子們玩，時常用一支手把他們舉得高高的，給他們糖吃。他是那種所謂「裹腿幫」

出身的軍官，原來是一個兵士，大約曾經在龍泉驛浮圖關一帶的火綫上拚過不少數次的死命，才一直升遷到現任的地位。他平常總顯得隨隨便便的，不大生氣，雖然有一回幾乎用矮凳打斷了一個買柴人的腳脛。因為老頭兒自己算錯了柴帳，倒反申言給吃了剋扣了。

他們現在回想到他昨夜里咆哮的情形。而在城牆上，號兵們每天照例的「翻音」又開始了，其中一個人毫無止境似地吹出一種單音，搖曳而悠長，直到快要接不上氣了，別人再又繼續下去；就這樣反覆着，使人想到那種被人扼殺時的情景。經理員懶懶地從門檻上站起來了。

「你們這些人的話也難講，」他說，「總是驚風扯火的！請問，搜查也搜查了，他還會把誰抓去槍斃麼，不會的！就是顯庭姑母也不會再「吃碰」。」

有人提醒他道：「說是又跑去找張局長去了哩。」

「這個老姐子呵！」

那個渾名臊電報的寡婦趕緊接過嘴去：

「已經碰了一鼻子灰，不知道她還要跑去做甚麼呵！要是他肯幫忙，他早就該把那個

瘟牲安頓下去，也不會鬧出這一場鬼事！」

「又恰恰碰着那個狐狸精！」

「還有臉說自己是女學生呵，真羞人！」

寡婦狠狠地把嘴一嚮，住了口，於是別的兩三個女人接起頭，把話題展開了。她們開始批評那個眉毛很淡，生着一付倔強的，直而短俏的鼻子的太太，她的裝束和神氣。這女人寬裕的生活和身份引起了她們的忌妒。她驕傲而冷淡，隨時架了腿，坐在自己的堂門邊磕瓜子，挺直腰脾，彷彿要想將自身和那平俗的環境分開似的。她見了誰也不理睬，就是對自己丈夫的殷勤也很冷淡。可是她這種不合適宜的脾味，昨夜里卻也得着過豐富的報賞了。

那個抱着娃兒的布客大嫂，忍不住哎喲了一聲，做聲做氣的叫道：

「是我，打都把我打死了呵！」

從耳門外傳來一陣沉重而緩慢的皮鞋聲響，人們的饒舌馬上停止了。連長李海山從外面走了進來。他的臉色比平日更黝黑了，他的腦袋已經低垂了下去。一手插在褲袋里面。

他一直朝着自己的門口走去，但看起來卻又像并無一定的目的的一樣。那個發育未全的小兵照例尾隨着他，穿着一件普通兵士的上裝，一直蓋過膝頭。

上尉疲倦地坐落在門邊的躺椅上面，含糊道：「把洋燈照起。」於是，在悶人的靜寂裏，小兵在堂屋里取下洋燈，尋找着火柴，他尋了一會，一連刮上幾根又都沒有效果；他乳聲乳氣抱怨道：

「我怕有鬼哩！」

「你背着風呀。」

「又沒有風呢。」

連長忍耐着甚麼似的吁出一口氣，全身躺在椅子上了；他把手肘擱在額頭上面。那個枯瘦矮小的丈母娘毫無聲音地出現在堂屋門邊。她遞給小兵一根燃着的紙枚，隨即十分謹慎似的向女婿問道：

「我給你熱飯麼？」

「沒有這樣容易的事！」

幾乎同時，他從躺椅上翻身起來了，並且在靠手上打着他的拳頭：

「我十五歲就在外面『跑爛灘』，我沒有給人剪過眉毛？」

「你息一下氣再說哩。」

「我是受氣寶嗎？」

「她已經向我認錯了！」

「你挪住我做甚麼？」

他掙脫自己的手臂，跨入堂屋，衝進寢室里去了。老太婆吃了一嚇，便也蹣跚着跟了進去。她在這室里算是一個可憐的存在，那女兒隨常爲自己的婚姻抱怨着她，而上尉也只當她是一個娘姨看待，對她那種老年人的囉唆存着鄙視。可是她卻不管這些，一樣把他們當成自己的親人，老是想辦法消解掉他們當中漠然的隔膜。爲了這，她是很用過一些心思的，而且試驗過不少糊塗手段。她才一跟進門，卻又慌慌張張地退出來了。

她帶着一種嚴重，但是近於滑稽的神情，迫視着小兵，壓低聲音囑道，

「呀！怎麼站在那裏就槓子也槓不動呵！還不快去！……」

她於是說出一串軍官們的姓名來，以及找不到他們時他會得到的責斥。但在臥室內，咆哮和拳頭，已經開始活動起來了。和昨夜一樣，那女的依舊很少聲張，她依舊祇在緊要處湊上一句。而上尉則老是重覆着這些話：

「你還要嘴硬呀！」

或者是：

「我知道你的供口硬得很！」

接着便是一陣撲打，或者一段長長的，痛苦而低沉的申斥，隨即，咆哮又開始了。天已經黑定了。是一個悶鬱的晚上，城上的號音還在沒命地繼續着。在七公公的堂屋門口，那些旁觀者已經管束住他們的嘴巴了。他們只是更加尖起他們的耳朵，胆怯地給他們聽來的響動加上一兩句說明：並且監視着一二個青年人，禁止他們太走近廂房邊去，顯庭姑母也在他們里面，但她沒有他們那樣好的興致，她的心被那個相信愛情的兒子占滿了。

由於一種奇妙的關聯，當上尉咆哮起來時，她便滾着眼淚哭道：

「天呀！我不知道那輩子給他張家措了多大的『黃包袱』了呵！……」

「所以你這個老姐子就是！」

膝電報馬上切住她：

「你有甚麼哭的哩，旁人連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住，何況是兒子！」

她又忍住笑提醒衆人：

「這個老鷄婆！」於是大家聽見那個可憐的丈母娘，正在長聲天天地嚷叫着：

「快還一個價錢呀？說是下回不了！……」

「我怕你老糊塗了麼！」女兒和女婿同時怒止住她。

一時間沒有聲音，但突然地上尉又爆發了：

「狗入的，我總要讓你認得我！……」

「一槍只有一個窟窿呀！」

「你還不配！你是我用錢買來的！」

「我們原早講過不是買賣婚姻呵，」老太婆胆怯地分辯着。

「沒有你張嘴的！」上尉威嚇她。「我餵一條狗，牠還會向我搖尾巴！」

於是那種千篇一律的譴責又閉頭了。從他的敘述和口氣看來，她簡直應該把他看成衣食父母，因為要不是他把她從那個破爛的「十家院壩」里提出來，使她從一個洗衣婆的女兒變成一個太太，給她漂亮的服飾，並且替她供養她的母親，恐怕她早已在那種難堪的貧困里完事了。

他說得矜持而鎖碎，以致經理員大叔忍不住從門檻上站起來，厭煩道：

「太把人說得不值錢了！」

「要是值錢又對囉！」

七公公冷笑了，他斜視着他反駁過去：

「你看她那付神氣哩，簡直是她媽個賤皮子，過不來好日子的。」

「拿到福享不來呵！」
「滕電報立刻表示了同意。」
「要吃有吃，要穿有穿，是別的人麼，恐怕屁股也是喜歡的哩！」

「你們聽！」

布客大嫂忽然吃驚地報告着；於是大家立刻聽見一種低沉而顫慄的嚷叫：

「你再說一遍！」

「我是喜歡他！你醜不了我！」

突地靜寂下來；他們沒有再聽見回聲，但都無意識地屏住了呼吸，好像準備要毫無抵抗地遭駕一下打擊一樣。而接着，新的撲打來臨了。不過這和以前有點二樣，奔跑聲和撞着木器的聲響一停止，便一切靜寂，只有一種低沉而吃緊的擾嚷繼續着。丈母娘放聲哭嚷了。

「我就是這一個女花花呵！」

她隨即又奔到堂屋口去：

「他快要把她扼死了！」

好像磁石下面的鐵砂一樣，人們立刻湧向連長門口去了；僅止七公公和顯庭姑母沒有移動，她全身顫慄，扯了衣角在揩眼淚，而老頭子則在不平地申斥着，咒罵那些好管閒事的人將會得到他們應得的報償。他忽然搔着下巴給她建議道：

「噢！我看你還是避一下好點吧？」

同着小兵一道，一個矮小的軍官走進院子里來了。他走起路來跳跳跳的，一到連長門口，便立即驅散着那些充滿了關心的芳隣。然而他的聲調是輕鬆的，好像在開玩笑一樣。

「把戲麼？——快倒了尿去睡！」他笑嘻嘻地嚷叫着。

連長隨即從堂屋里走了出來，搖着頭慘笑道：

「狗入的硬把我『恨乾』了。」

他攤身在躺椅上去，雙手掩了面孔。

「你這個老弟！」小軍官灣身向了他。「常言說，婆娘家，洗腳水，洗了一盆又一盆……」

「我十五歲就在外面跑灘……」

「快收拾起吧！一會『熱覺』睡起就半個錢事都沒有了！」

「看我得罪人哇！」

「那你要怎麼哩？」

看見並非玩笑的事，小軍官輕鬆的聲調，忽然變得低沉而略帶苦惱了；他把臉逼近連長的去。誰也沒有聽見那回答是什麼。但不一會，他懶懶地撐起腰牌站起來了。於是摸一會頸項，躊躇道：

「我看倒犯不着這樣認真吧？」

「我總是『空子』啦！」連長猛地撐起身來，「就是當活烏龜也不要出氣！」

這時候，二個新來的軍官把他們不滿意的談話打斷了。其中一個身體很肥大，他一路大聲地自言自語着，好像一匹剛才生過蛋的鷄婆一樣，當他向他們問詢了幾句以後，便更是口沫亂濺地嚷叫了。

「她！」他大叫道，「這還有甚麼說得哩！連上叫兩個兵把盤子（臉）給她花了就是了，打發給棲流所的告化兒去。再不然讓那幾個伙子拖她到城外去，點她的牌牌紅，（翰姦）……」

他說得刻毒而猥褻。竟連隊電報也禁不住耳根子發燒了，她唏噓道；

「怎麼打這些爛條呵，我的天公兒！」

「這就稀奇了麼，」經理員小聲道，「你還沒有看見好看的呢！女人家在他們就像爛草鞋樣。七公公總還記得吧，那個場員子排長就叫毒呢！他把他的女人——」

「快少造些口孽吧！」

想起場員做出的那猥褻而毒狠的舉

老頭兒把他的敘述阻攔住了。

人們有的噴嚮着嘴唇，有的嘆氣了，但這也不過是幾分鐘中間的事，那種容易使人變成旁觀者的好心理，那刻就把他們的同情和不安趕開了；他們又重新爲一種漠然的期待所占據。然而經過一通曖昧難領的密談之後，連長家里的空氣倒反而平靜下來，似乎並沒有發生任何奇觀的預兆。隨後，那些客人們隨意地談笑着，連長則垂頭喪氣的，一齊向外面走去了。

「我說會冷下台吧，」隊電報員送着他們說。

布客娘子接着道：「究竟是兩夫婦呀！」

「沒把正事給我耽擱了哩！」

七公公咕咕着；他又向着媳婦嘆道：

「你像看熱鬧看忘記了呀，我的酒罐呢？」

他每天睡前照例是要喝幾杯的。在一張小方棍上，他一個人獨自飲着，面前擺幾顆炒落花生。那些窮家族還在發舒各色的意見，似乎不大滿意。打更匠王童子已經在行使他的職權了，可是依舊沒有人想到睡覺的事。

「這樣其實也好，」際電報開始安慰着自己和大家，「至少那個霉鬼子的事情取鬆了。我們也少担些心，你看他媽哭哭啼啼的那個樣子呵！」

「那只怪她自己想不通呀！」老頭子呷了口酒，說：「是我麼，好對付得很，兒子的足脾長在他自己的身上在，當娘的管得着？會見怪的該怪自己，拿到一個年輕婆娘，一天有事沒事都花花草草的！常言道母狗不搖尾……」

「你再說好聽一點吧！」經理員插嘴說，「像沒有逼死兩個人你還不甘心哩！」

「這才把我嚇倒了呀——他逼死逼活有我屁事！就這樣：有點看不慣！」

他們互相爭吵起來了。有人在慢聲地勸解着：

「烏呵！別人打婆娘，你們倒來爭嘴！」

「我爭甚麼？我又不想當娘屋人！」

老頭兒略帶諷刺地叫嚷着，掀起下巴，進屋裏睡覺去了。他躺在床上還嘮叨了一會，但人們已經陸續走散，於是過了不久，他也在燒酒的效果下打起鼾來。而當他口渴醒轉時，時間早已是去半夜不遠了。

「我的茶壺呢，噫？」

他嘟囔着，但沒有聽見老婆的回聲。他自己爬起來才找到那把小小的宜興壺。然而恰當要盡情享受的時候，院子里一種低沉而吃緊的響動，把他引誘出去了。

在正屋子和一邊廂房轉拐處的黑角落里，他發見了他的老伴，膝電報和布客大嫂；她們灣了腰半蹲在那里，咕聲不動，好像影子一樣。恰如孫子們「學樣」似的，雙手捧了茶壺，老頭子毫無聲息地，也跟着他們蹲在一起了。

那響動，是從連長家里發出的，而且還沒有完結。堂屋里的洋燈還在照耀着，正中擺着一口白木棺材，附近站有兩三個兵士，那張眉張眼的神氣好像戲台下的觀眾一樣。幾個軍官把連長太太從臥室中拖了出來；她的嘴是用手巾包紮着的，他們十分迅速地把她塞進

棺材里去了。

這一切都彷彿在做啞劇一樣，祇是當棺材蓋合攏時，那個胖大軍官才十分明顯地嘍叫了一聲：

「趕快釘起！」

「死了？」

老婆子顫聲道，「我怕你做夢呢，鬧了這半夜！」

「這未免太『莽』了，唉！」

吃驚了一下，七公公明白過來，於是深深地嘆息了。驟電報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從安靜的寢室里，那個丈母娘突然哭叫了一聲，但隨即就在低沉而迫人的叱咤中啞了下去；只贖有一種糶糊不明的咽哽了。

夜很深，四近沒有一點聲息。錘子打在棺材蓋上的聲音，恰如打在木桶上的一樣，空洞而不着實。而在遠處，突地響了一陣清脆的「司刀」聲，接着便跟來一種悠長而淒厲的叫聲。

「……………三魂七魄回來沒有呵！……………」
狗陣叫着……………



一九三六年六月



一九二六年六月

夜 霧

S. y 著
長篇小說

作者把深切的同情，寄與了一羣卑下的人物，而一面含着淚鞭打他們。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個叫做白麗英的女戲子，從他們童年一直寫到他悲劇地死在北平偽警察局的監獄里。這里貫穿着一根時代的線索——自九一八到抗戰後二年，我們為作者精密工緻的筆觸，更深深地為這雄壯巨大的時代畫幅激動着。



人性的恢復

沈起予著 · 報告文學

這是一本報告文學，是作者親身參加訓練並教育日本俘虜，由「博愛村」到「反戰同盟總部」成立的翔實紀錄，作者以「牧師般的毅力來恢復他們的『人性』，使其瞭解日本軍閥的罪過而自動地走上反戰之路。」





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青銅時代 | 與十批判書姊妹篇合名為「先秦學術森林」，學術論文集。 |
| 十批判書 | 計包括「古代社會研究自我批判」等批判性論文十篇。 |
| 屈原研究 | 包括屈原身世及其作品，屈原時代，屈原思想，離騷今譯四篇。 |
| 羽書集 | 本書為一九四一年前全部論文中以武漢時代之政治論文最為精彩。 |
| 童年時代 | 是郭先生自傳之一，幼年起到小學到中學（一九〇九年）十七年的童年生活。 |
| 反正前後 | 一九一〇年起，武昌起義前後，包括其結婚時期的生活。 |
| 創造十年 | 一九一八年起，包括其留東學生時期及創造社時期之文學生活。 |
| 波 | 包括一九四一年以後之散文集，計「剛波」等十三篇。 |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重慶臨江路四十號

上海圓明園路五十號





本社陸續刊行郭沫若先生文集

- 棠棣之花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一，是聶政聶嬰刺韓國丞相以抗秦之故事。滬再版。
- 屈原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二，是屈原被讒屈辱亡命之故事。滬再版。
- 虎符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三，取材自信陵君竊符救趙之史實。滬再版。
- 筑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四，是高漸離擊筑刺秦王為荊軻復仇之故事。滬再版。
- 孔雀胆 四幕歷史悲劇，以明朝末年時雲南為背景，取材自新元史梁王傳史實。滬再版。
- 南冠草 五幕歷史劇，清順治年間「神童」夏完淳之故事。滬再版。
- 浮士德 德國歌德著，詩劇，第二部續譯中。另附原版插圖一冊。
- 少年維特之煩惱 德國歌德著，譯者三版前言：「一本有價值的書，看來總是年輕的。」
- 茵夢湖 德司東著，原作是一排測的戀愛故事。



羣益出版社

戲劇三叢書

本社刊行三大戲劇叢書：(一)歷史劇：棠棣之花，屈原，虎符，
翻譯劇：浮士德(第一部)，煙草路，歐那尼；(二)創作劇：水
鄉吟，歲寒圖，陸官圖。均前後於渝，桂，昆，蓉等地上演，
現吟，歲寒圖，陸官圖。約稿中有聶紺弩的「小東西」，余所亞的「仙
笛」及S. Y. 譯的「浮士德」(第二部)。本年底可望出齊。

天國春秋

• 陽翰笙著 •

本劇係根據太平天國史實，以楊韋之變為主題，作者正確精
關的歷史觀，為我們闡述了太平軍覆滅的最大原因——分裂。
因古鑒今，揭示出寶貴的經驗教訓。

草莽英雄

• 陽翰笙著 •

本劇以辛亥革命時四川為背景，中國的革命運動得到秘密會
社「跑哥」等的參加而呈現勝利。原稿因被檢，歷置三年方
能出版，勝利後在陪都上演。

大渡河

• 陳白塵著 •

清末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終因滿清貴族及漢族大地主漢奸
強盜所鎮壓，翼王石達開悲壯的走向「末路」的前後故事。
檢歷數年，遲至今日方與讀者見面。

煙草路

• 賀孟斧譯 •

原作E. 科爾德威爾，J. 考克蘭德改編而成，曾在百老匯
各地上演達十三年之久，在美國被譽為「現代不可多得的經
典作品」描寫着一羣貧窮保守昏惑的拓荒者，走上純然無救
的悲劇道路。

歐那尼

· 陳瘦竹譯 ·

法國雨果著，一八三〇年，歐那尼演出，為法國戲劇史上一大盛舉。是浪漫派作品戰勝古典派作品的先聲，全劇以西班牙為背景，並以西班牙國王卡洛王，大盜歐那尼，公爵呂古柏同愛公爵姪女麥克小姐，相互對照而寫的喜劇。

水鄉吟

· 夏衍著 ·

本劇描寫抗戰期中，浙西淪陷區敵我雙方如何展開政治經濟戰的場面，以及我方經濟游擊隊與敵偽堅持作戰的情形，並為青年們解答了戀愛與革命，及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之間的矛盾。

歲寒圖

· 陳白塵著 ·

抗戰期中武漢失守之後，社會呈現出貪污枉法敗壞貞節的黑暗現象；然而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」作者塑出一個忠貞嚴動的醫生來向社會黑暗搏鬥。

陞官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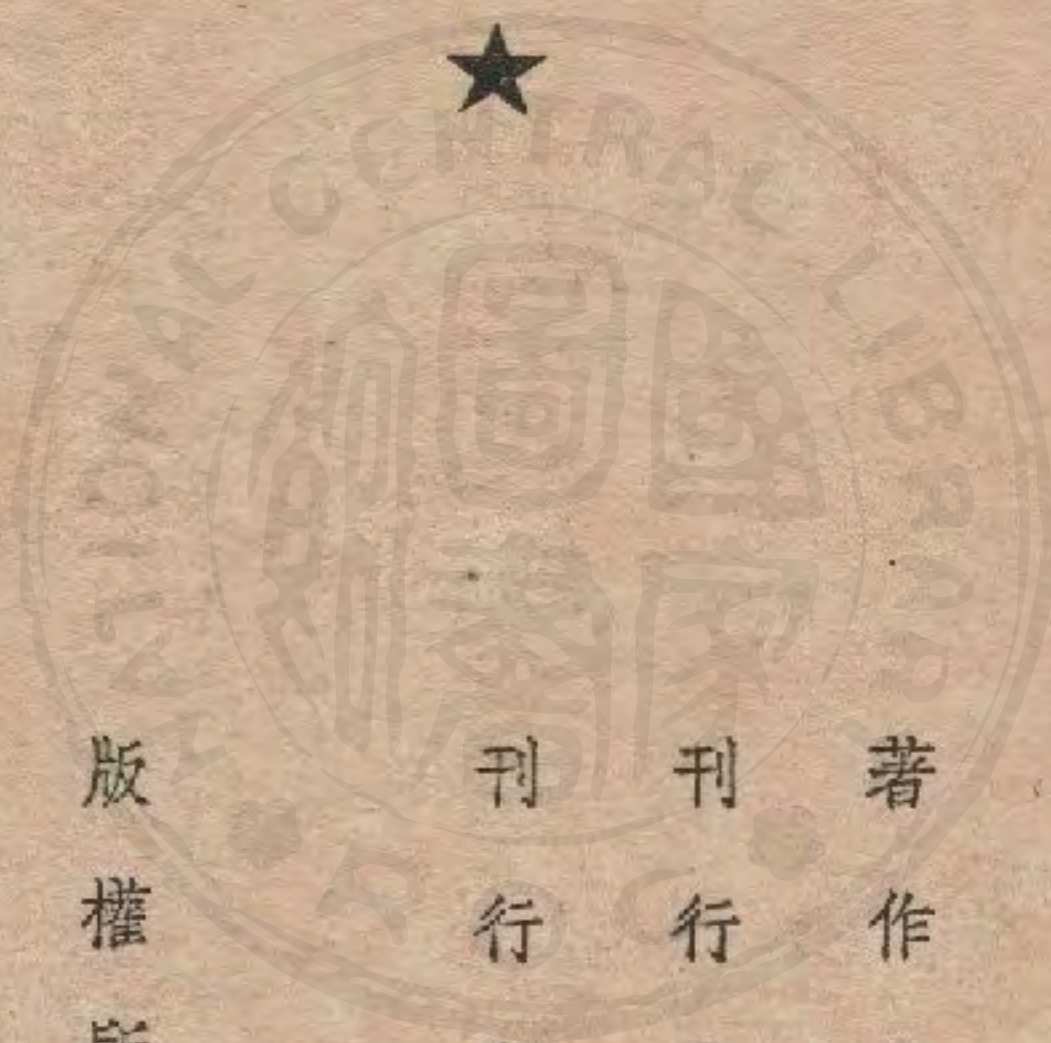
· 陳白塵著 ·

繼「結婚進行曲」「羣魔亂舞」「亂世男女」後的一個諷刺喜劇，是大後方官僚政治的橫斷面，是中國的「巡按使」，像果戈里的筆觸所指，使人帶淚的笑，而懷着最大的憤恨。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重慶臨江路西來街四十號
上海圓明園路五十號

道 獸



著 者 沙 汀
刊 行 者 羣 益 出 版 社
刊 行 期 卅 五 年 四 月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

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陸日

贈送



法務部調查局
資料室

分類號 657.63

著者號 157

登記號 64174

法務部調查局



064174

國家圖書館



004636882



1940

請保持本書
清潔完整